

年

卷

期

4

3-6

第

第

# 新五卅紀念

版出會分江浙會育保童免時戰



中日戰事史料徵

3-4



本期目錄

哨崗

從女子無才便是德說起(文)不能視女學生為囚犯(谷)男女學生不能在一起歌詠(莎)  
從兒童節聯想到流浪街頭的難童(祝)從廚房到工廠(銀)

日寇南進與中國抗戰(時論)

慕耜(三)

時事報告

姚琪(八)

談幾種對婦女錯誤的態度(專論)

如甯(九)

駁「策士」對婦女們所擬具的「策劃」(特載)

吳珊(一一)

對負女子教育責任者的希求

芷茵(一五)

談女學生的各種生活傾向

波(二三)

女學生生活點滴

野華(二六)

我的大學生活

學校的節日

濟園(二七)

教授說親

介紹一個女同學

共羶(二八)

一位女博士的高見

我們不要這樣的導師

夏陽(二九)

從理能到實踐

實習軍事看護

徐凌(五一)

去學校的路上

憶我的學校生活

潘逸耕(三〇)

我們愉快地工作

女學生專稿

駱赦(五三)

茶葉的身世(婦女生產常識講座)

非德(五六)

孩子們的節日(第二保育院慶祝兒童節經過)

張夷天(五七)

地方 上海女學生側影

葉木(六〇)

通訊 產職校在天台

老戈(三七)

馬華婦運動態

杉木(三八)

止水裏掀起的陣浪潮

丁羣(三九)

女學生和農婦的同樂會

詹月光(四二)

女工不該參加三八紀念會

南克(四三)

收縮了跳動的心

夏紫(四四)

夜行

藍瓔(四五)

臨安婦運新紀錄

余醒坤(四六)

要團結婦女的力量

梁紅(四八)

鄉村女教師要接近農婦

秋華(四九)

三八以後我想說句話

孔毅(五〇)

各地三八

文

節約家(小說)

徐凌(五一)

一個小女漢奸(報告)

非德(五六)

妹妹的出走(小說)

張夷天(五七)

三月的春燕(詩)

葉木(六〇)

阿金妹的厄運(報告)

葉木(六〇)

縫洗隊(詩)

葉木(六〇)

婦女呼聲

葉木(六〇)

女學生是囚犯?

葉木(六〇)

封而木刻：幾種不同女學生生活

野夫(一二)

編後

編者(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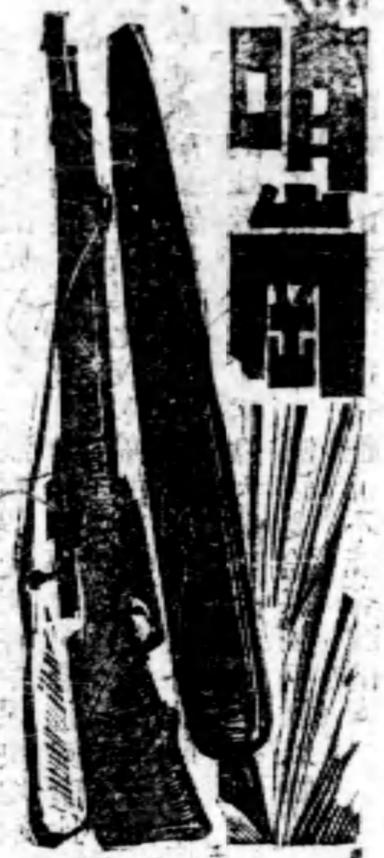
致讀者

編者(四一)

本刊緊要啓事

編者(四一)

代郵(四九)



### 從「女子無才便是德」說起

女子，在中國男人的眼中，一向視為「奴隸」的。「奴隸」，自然不需要有才幹的。所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也毫不足奇的好像成了「金科玉律」一樣。

雖說，現在時代已經進步了，現在的「洋學堂」裏，也早已有不少的女學生了。

但是，女學生在一般男子眼中，却還是一「另眼看待」的。

不少的男子，他們還把婦女看作「賠錢貨」，還頑固地迷信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信條。所以雖然「洋學堂」裏，早已有男女同學的事情了，但是女子入學的機會還沒有男子那樣的普遍。

不少的男子，他們不怪現社會對婦女職業的限制與打擊，相反的，看見女子回家了，便「洋洋自得」的說着：「女子還是沒有智識好，你看讀了書，還不是一樣的在家做太太。」

不少的男子，他們不看見大多數富有者生活的荒淫與糜爛，而見了少數智識婦女生活的墮落，就特別強調地「儉然有介事」的發着感慨：「她們貪圖現實，單顧「胃」與「眼」的放縱，沒為光明的憧憬，沒有完整的人生觀……」（端木露而，蔚藍中暗澹的一點）

不少的男子，他們不瞭解教育也是社會的「上

層建築」之一，教育不能獨立，不能超然於現社會制度之外；而祇徒然的嘆息着現代教育的無用與不進步。

這些畸形的病態的現象，自然，也毫不足奇的正是我們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必有的現象。

因此，我們感到，今天中國的婦女，特別是已經覺醒了的智識婦女，她不僅要領導并教育廣大的婦女，做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而且還要使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堅。

這雙重的使命是艱巨的。然而，這使命落在我們的肩上，它需要我們來擔當，來完成。（文）

### 不能視女學生為囚犯

女學生是婦女的先進，是婦女運動的幹部，在抗戰期間，女學生負有領導婦女羣衆參與抗戰建國的責任，也就是要領導婦女在民族解放事業中謀求自身的解放。

學生運動時常是推進時代的巨輪，最顯著的，有北伐前的五四運動，抗戰前的一二九運動。青年學生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列。在每一次運動中，女學生也同樣地和男同學共同努力於工作，有的則更顯得進步些；這是爲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女學生所感受的苦痛更深，所以，只要是已經覺悟的進步女學生，她們爭取解放的要求也更迫切。

「革命沒有婦女參加是不會成功的，向樣，抗戰沒有婦女參加也不會成功。」這是 總裁所再三訓示我們的。

然而，抗戰到第五個年頭的今天，時代的渣滓也在這艱苦時期浮湧起來了，壓迫婦女工作者，摧殘女權，裁用禁用女職員，高唱「婦女回家庭去……種種現象層出不窮。對於在學女學生更是無

故壓抑得她們透不過氣來，如果出發點是在愛護女

學生，應以正當的態度善導們她；而事實却得偏又不是正當的合理的管束方法，簡直以非人的待遇對付女學生。這在男女同校的學校中更爲明顯，女學生會客要受監視，女學生信件要受檢查，女學生出外要受限制……幾乎成了所有中等以上學校對待女生的法規。除了各種形式上條例上的束縛，還以精神上的打擊加諸女學生。福建省立XX學校就是一例：男女學生吃飯分開二個飯廳，女生自修室的門要上鎖（寢室更不必說），成天把女生像囚犯般看守着，禁錮着；對男生則完全不然。這實在抹殺了教育的真諦，倒不如索性明令各學校禁收女學生，像禁用女職員一樣，倒也乾脆痛快，何必粉飾美麗的外表呢？

但是女學生畢竟不能當囚犯看待的！讓社會人士來公正地說一說吧：「女子是不是不必受教育的？男女教育平等這條法律是否應該取消？」

賢明的教育當局會回答這一問題，那末應該怎樣善導女學生？使培養她們成優秀的中華女兒，抗戰建國過程中的重要基柱。（谷）

### 男女學生不能在一起歌詠

義烏XX中學，是男女同學的，有學生一千五百餘人，看起來好像擠擠一堂，一個自由的學府，但其實學生非常不自由，尤其是女生，課外的書籍、雜誌一概不准看，檢查出來就付之一炬，還要受處罰。對於女生的信件更要特別的檢查，深怕她們鬧戀愛和異性發生關係；至於參加學生運動和男生一起過集體生活也是不允許的，若是女生參加抗戰工作和民衆教育工作，就認爲大逆不道，甚至於和男生在一起組織學術研究的團體也認爲是非法。有一次，男女同學三四十人組織一個歌詠班，唱的都是些救亡歌曲，剛剛成立起來，就被訓育主任勒令

解散。

解散，絕對不准男女學生在一起唱救亡歌曲，並且  
 瞋目怒罵：「男女學生在一起唱歌像什麼樣子？男  
 生和女生在一起唱甜蜜蜜的唱着，簡直和娼妓一般  
 ，不顧羞恥……唱救亡歌曲根本不需要，還是用  
 功利功課上去，唱了這些東西，反而會衝昏頭腦……」

抗戰到了現階段，困難不斷的増加，敵人和漢  
 奸政治進攻的加緊，和我們政治上進步不夠，對青  
 年男女學生沒有做到「少干涉，多培育」的地步。  
 同時隱蔽在抗戰陣綫里的汗派，竊據教育機關，對  
 學生用封建官僚化的統治，把原來莊嚴神聖的學府  
 ，也弄得烏煙瘴氣。是以中央所頒佈的實施戰時教  
 育法令被視為具文，而抗戰建國綱領內改變學制的  
 規定，也被陰謀家頑抗而不遵行，藉口學生應該用  
 功，讀死書，死讀書，實際上限制學生一切的行動  
 ，並以舊禮教的封建枷鎖箝制女生，阻止其參加救  
 亡工作。這實在是教育界的深重危機，也是抗戰前  
 途的重大障礙。（莎）

## 從兒童節聯想到流浪街頭 的兒童

三十年的兒童節，在熱烈的慶祝聲中很快地過  
 去了，分糖果，穿新衣，參加遊藝會，參加健康比  
 賽……，在幸福與比較幸福的小朋友們，這一天可  
 以在家庭裏或學校裏，得到了父母的額外的賜予，  
 和集體的狂歡。固然，這偉大的紀念節，是給每個  
 兒童帶來了無限的歡樂，應該要給每個兒童以物質  
 上和精神上的安慰，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可是現在享受得到快樂的，還不過是一些幸福

的和比較幸福的兒童，至於那些流浪街頭的形容枯  
 槁和衣不蔽體的小乞兒，他們可說享受不到這應有  
 的快樂，而且每天都在飢寒中掙扎。當我們每天在  
 清晨或不論什麼時候經過繁盛的市區，或僻靜的小  
 巷時，隨便可以看到那些以水泥路當做床舖，蜷縮  
 在露天裏睡覺的兒童，還有穿着不蔽體的破衣，伸  
 着一隻枯瘦的小手或拿着一只污穢的破碗向人求乞  
 的兒童，這些可憐的小生命，他們難道不也是中國  
 的未來主人翁嗎？可是，他們整天在街頭蹣跚着，  
 整天在飢寒中掙扎着，有誰來理會他們？憐憫他們  
 ？而且他們大多數正是學齡兒童，更有誰來教育他  
 們？他們的結果，因為不能生活以及得不到教育，  
 不是淪於死亡，就是淪為小竊之類，這在國家在民  
 族，是多麼大的一筆損失啊！

誰都知道，兒童是未來的戰士，在這抗戰的巨  
 浪中，我們應該與怎樣地愛護兒童，教育兒童，把  
 這批小生命在患難中培養起來，將來為國家為民族  
 而奮鬥。可是相反地，人們對於這些在飢餓綫上的  
 小生命，竟絕少同情的援助，雖然，負責保育工作  
 者是熱心工作者，關心着，希望能夠幫助每個無生  
 活能力而無人理會的兒童；可是，終於是因了經濟  
 上的限制，工作難以大量地開展，不能使流浪的兒  
 童都得救，這實在是負責保育工作者抱憾的事。不  
 過，現在我們既不能給這些流浪的兒童以大量援助  
 ，我們願為這些可憐的小生命向政府當局以及士紳  
 富商們呼籲，希望政府當局及士紳富商們多多出錢  
 出力，籌辦救濟或慈幼機關，廣事收容流浪兒童及

淪陷區兒童，並予以良好的教育，使每個流浪無依  
 的小生命，都成為未來的民族戰士。  
 這一種工作的開展，在廣義上說，是為國家  
 民族的利益，在狹義上說，也就是熱心人士的慈善  
 美舉啊！（祝）

## 從廚房到工廠

法西斯蒂的國王——希特勒，以前無恥的造了  
 許多虛偽的理由，論婦女的位置應該在教堂，在廚  
 房，在床上，用強力把千百萬的婦女從社會趕到「  
 廚房」去，來挽救他國內失業的恐慌。

可是，當希特勒發動了新的侵略的戰爭，把千  
 百萬男子強迫的送到了戰場的時候。希特勒却又不  
 得不撕破了以前的虛偽的臉面，不得不再三的向千  
 百萬婦女求救呼籲了。他最近在一「國會」上要求數  
 百萬的德國婦女，從廚房走向工廠，來「代替男子  
 之工作」；并要求數百萬已在各工廠各機關工作的  
 婦女，「克盡其職」，「為其他數千萬之模範，使  
 亦起而效尤」。

的確，婦女是很大的力量，誰埋沒這個力量，  
 誰就等於犯罪。  
 但是，我們中國的一些所謂「策士」之流，正  
 當抗戰轉入更艱苦階段，需要動員全民力量來爭取  
 最後勝利的時候，却「陰陽怪氣」的叫婦女乖乖的  
 回到家裏去求「生物的不平等」，叫婦女要明瞭「母  
 職母道」，在家裏盡心的做「賢妻良母」哩！  
 這真是奇怪的事情。（銀）



# 日寇南進與中國抗戰

慕 耘

自敵人正式加入軸心集團以後，東西兩個戰場事實上已經打成一片，近以敵人爲配合着希特勒的春季攻勢，更大規模的南進行動是如箭在絃上非發不可了。而敵人的南進與我抗戰前途是息息相關的，萬一敵人實行南進，我們究應採取怎樣的態度呢？目前國內輿論界以至於我政府當局紛紛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積極的主張，頗值得我們參考。關於日寇南進和我們應否參戰的問題，時人大概有下列三種的說法：第一、中英美同盟說。這說的主張者是認爲「中國與英美共存亡，抗戰與歐戰共始終」。孫院長在「利用國際時機促成我抗戰勝利」一文中也這樣說：「遠東方面如果英美與日人發生戰爭，中國和英美自然立於同盟地位」，而且說：「這種同盟是我們爲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生存應有的事」，但他否認若果是三國同盟，中國就做了帝國主席的工具，抗戰就變了質。特別是最近英國的但尼

斯中將奉派來華，與羅斯福私人秘書居里不遠千里而來以後，中英美同盟之說更甚囂塵上。有人說：「過去我們要求英美的援助，此刻是到了我們援助英美的時候了」，又說：「蔣委員長已決定負責遠東方面的陸軍統帥」，這種樂觀的傳說，沒經而走到的處傳播着。第二、出兵南洋說。主張這說者，以爲「我們要把南洋問題認爲自己的問題，把南洋安危認爲自己的安危」，王荃生先生更具體的提出三大辦法：（一）調集大軍於西南邊境，日本如侵犯緬甸，我們便援助緬甸，它如壓迫泰國，我們便援助泰國，它如攻擊馬來半島，我們便通過泰國而

赴援；（二）把南洋華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幫助所在地政府；（三）在文化宣傳上發動我們的力量，使在精神與實質上溝通中國與南洋的關係，打成一片，安危與共。第三、抗戰無性質說。這部分人認爲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根據着該國家的利益做出發點，利益之所在，就是外交政策之所向，根本否認什麼「性質」與「不性質」的問題，更沒有什麼「變」與「不變」的問題。這些見解，抗戰以來，也不時見諸言論界。

我們的抗戰的確是越打越強了，中國在今日的國際地位上，世界問題已少不了我們的份兒，遠東問題，掉開了我們更無從談起，我們已經有資格被人稱爲「遠東的安定力」了。目前世界戰爭已將擴展到遠東，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戰爭已迫在眉睫，那個時候，我們是否也要和英美並肩作戰呢？聯合作戰是需要的，事實上這個戰爭我們已開始打了三年多了；但是關於以上的第一說，中英美同盟的問題，我們却有點意見加以補充。有人這樣說，過去帝國主義的國家給與吾人的教訓是太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好容易響應了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的號召，派了數十萬的人馬赴歐參戰，結果中國還是大吃其虧；甲午中日之後，我們失敗，割地賠款，帝俄幫助我們索回遼東半島，結果也得以廢除大連作報酬。由於歷史上過去的慘痛事蹟教訓了我們，所以國父說：「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十

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這幾句話實足以發吾人深省。那末，假如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發生了戰爭，我們難道就袖手旁觀嗎？不是的，我們有我們神聖的任務，英美對日作戰，我們自然也得參加一份兒，因爲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我們當前的敵人既被捲入別一方面的戰爭，我們也更加不要放鬆它，我們只有聯合作戰，但不必一定要結爲同盟，固爲同盟的主要條件，起碼要做到攻守互助，利害與共的地步，而我們目前似乎不需要這樣做，我們的作戰目的與英美等國家的作戰目的有顯著的不同，作戰的結果，如德義的失敗，未必就是我們的勝利，反過來說，我們的勝利也與德義的成敗無關，所以我們只能在一個共同敵人面前採取聯合陣線的行動，而不是成敗與共的攻守同盟。而這個聯合陣線的關係，是有限度的，只有在對我抗戰有利的原則之下，這個關係才能存在，同時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多結友，少樹敵」，我們不能因爲與英美相爲接近，而掉了別方面最可靠的友邦。

關於第二說，出兵南洋的問題。這就是涉及我們的力量與作戰形勢的問題來了，估計我們目前的力量和抗戰的形勢。抗戰三年多以來，我們的力量的確是比前增強多了，但我們得坦白的檢討一下，我們新生的力量似乎還未達到與敵人作堂堂正正的陣地戰的地步，我們的機械化部隊以至於各種重兵器的配備，還未達到應有的水準，我們在國內打仗

（下接第七頁）

# 時報



- 1 蘇浙贛粵敵大舉蠢動
- 2 敵寇大規模蠢動的作用
- 3 中國新聞學會的成立
- 4 二屆國民參政會首次開會
- 5 五屆八中全會的舉行
- 6 浙省厲行節食運動
- 7 美國通過援助民主國家法案
- 8 希特勒前途的陰影
- 9 英美荷舉行遠東聯防會議
- 10 蘇倭成立中立條約

## 蘇浙贛粵敵大舉蠢動

關於最近敵人的軍事陰謀，前一次的時事報告裏我們已經談過，希望國人「戒慎恐懼」，這一個月來，敵人更加來得瘋狂了，敵寇自在宜昌集結敵軍二萬餘向西猛犯遭受慘敗以後，近復在蘇浙贛粵等處大舉蠢動。蘇浙方面，敵近由滬杭等處調來萬餘寇軍，於二十日起分三路來犯：一路由長興進犯泗安，一路從宜興向張渚南犯，另一路則由溧陽攻我戴埠；經我數週來的迎擊，敵已表現總崩潰之象，長興，我軍克復溧陽，溧陽方面，我軍冒險炮火猛進，衝入城內，殲敵無算。贛北方面，敵集中軍隊八千，戰車三十餘輛，向我奉新綏西犯，經我軍反復搏戰，先後收復高安獨城等據點，鍾江以南，已無敵蹤，近又圍死恢復，敵增援反撲，高安以北地區在激戰中。廣東方面，粵南沿海一帶，經我軍予以痛擊以後，現台山海康等地已相繼克復，敵勢已挫，惟粵東方面，敵分乘汽艇數十隻，在海豐縣屬汕尾港登陸，陷我海豐縣城，續向公平進犯，又窺我揭陽，我敵在激戰中的。晉東南方面亦有激戰。記得 委座在第二屆參政會報告中曾經警告過我們：「敵人的南進不過是一種手段，而滅華實在是他目的目標，而且在他南進之初，必定對我有一個最後的攻勢，所以侵華與南進是一件事」，敵人的陰謀果然不出我最高當局所料。

## 敵寇大規模蠢動的作用

最近敵寇爲什麼發動這樣大規模的攻勢呢？具體的說，大概可分爲下列兩點來說明：第一、企圖加緊封鎖我沿海，擴大走私路線，建立南進據點，打擊我對外貿易。據通訊，日海軍當局已宣佈自三月廿五日起封鎖我沿海，禁止任何國籍船隻駛近華南沿海岸。誠自抗戰以來，我國主要的幾個大商埠已先後被敵封鎖了，可是沿海各地比較次要的口岸，仍然交通頻繁，據最近的調查，粵沿海各口岸出口貿易數額仍相當可觀，另一方面敵人多佔我一個口岸，無殊是增多一條走私的路線。此外敵人的南進已前在紋上，爲要維持其南進的物資補給，不得不在我沿海加開據點，大鵬灣粵人於軍事佔領後，即開爲補給站，於此可見其用心所在。第二、想藉此來鞏固其佔領區，控制大據點的外圍，例如敵人在蘇浙邊境的蠢動，顯然是要減少南京偽都的威脅；其次，在宜昌附近向我進攻，爲的是要擴大武漢的外圍綫；又向我贛北奉新等地進攻，爲的是要鞏固南昌的佔據；在晉東南的所謂「掃蕩」，爲的是要安定華北的已佔領區，總括一句，是爲着準備南進。

## 中國新聞學會的成立

第一次歐洲大戰，協約國獲得最後的勝利，有人歸功於當時的泰晤士報，這未免有點誇大其詞，可是這正是說明了新聞界在作戰中的重要性，我國新聞界，在平時已盡其領導社會、教育羣衆的應有努力，戰後更分佈到前線敵後，出生入死，拿起了它特有的武器——「紙彈」與敵偽相週旋，前後爲國犧牲的有柳乃夫、朱惺公、張似旭、邵虛白、程振華、金華亭等等，這種忠於國家民族慷慨赴義的精神，誠足以使全國人民肅然起敬。抗戰到了今天，前途雖然現了曙光，可是距離最後勝利的階段仍然遼遠，這個未完的路程正需要我們後死者踏着諸先烈的血跡，向前邁進。我國新聞界過去各地也多有記者協會之類的組織，可是全國性的組織今次算是第一次。中國新聞學會是在政府積極領導之下宣告成立了，成立大會於本月十六日在陪都舉行，會後並發表宣言，鼓勵報業同人踴躍參加，團結奮鬥，宣言中有說：「痛念多年以來，各省地方官吏，大抵漠視報界應有的地位，施政不容批評，事實不欲發表，一部分官吏亦未嘗不假借戰時統制之名義，杜塞民意之伸張」，今後「惟有動員輿論，公開檢討，不偏不倚，不隱不諱，始能根本革除一部分敷衍粉飾之弊端，積極加強大後方抗建工作之成績」。概乎言之，一言一語都是一般報界同人平日心坎中欲言

不出的苦語。在不違反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抗戰建國綱領中早已明白的規定着，目前的问题是怎樣把這些規定百分之百兌現出來，而怎樣才能使之兌現呢？一方面如宣言中所述：「願望政府予以便利，加以保障」，他方面是靠着新聞界同人本着過夫諸先烈犧牲奮鬥的精神，不為勢迫，不為利誘，忠貞為國，努力去爭取！

### ▲二屆國民參政會首次開會▼

國民參政會乃為適應着抗戰的迫切要求而設立，自成立以來，對於加強團結共同抗戰的任務，已有彪炳成績表現；本屆參政會，參政員的名額已由二百名增至二百四十名，而新增的參政員多屬各省一時俊彥，在地域方面來說，較前屆更來得普遍，在社會份子方面來說，較前屆更來得廣泛，各方面的人材，首次大會於本月一日正式開幕，全場空氣肅穆，充分表現團結精誠共赴國難的精神，討論重要議案多起，都是針對現階段抗戰的需要。惟這次的會議尚覺有點美中不足者，就是共產黨籍的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竟因故沒有出席，參政員王雲五等曾臨時動議請大會對此事「應有所表示」，即經全體一致通過，對於「毛澤東等參政員未能出席，引為遺憾」，並說明政府對於「全國團結」，非常「重視」，蔣委員長更於第六次會議中說明政府對於此事的態度，對毛參政員等所提出的一善後辦法一及「臨時解決辦法」各十二條，予以駁辯。委員長的態度非常寬大而懇切，他說：「政府對於全國政治，就是使政治民主化，凡在國家法律與政令之下，無論國民個人或團體，只要他各守紀律，各負責任，各盡義務，各享權利，人人皆有其自由」，對於黨派方面說：「現在國內黨派，由於歷史演進的結果，事實上雖有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分，以及各黨大小與歷史久暫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的」，這可見政府對於政治和黨派已採取光明磊落的態度。末了，希望參政員諸君，懇切向毛澤東等參政員勸勉，出席會議，對於「解決這一事件」已交由參政會討論解決辦法，「所有決議規定政府如何處理的，政府必尊重貴會的決議，絕對接受，徹底執行，毫不猶豫」，至於參政會決議如何呢？現在還沒有公佈出來，全國人民正在迫切的盼望着，而由於我國內少許事件發生，敵人又一次獲得便宜的造謠材料，什麼「敵人在中國內地設立獨立蘇維埃地帶」呀！「不一而足」，言之鑿鑿！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政府會有事實答覆敵人這種無恥的謠言的。

### ▲五屆八中全會的舉行▼

國內另一件重大的事件，便是國民黨第五屆八中全會的舉行；本屆到會中央執監委員共一百五十九人，較歷屆為熱烈，總裁親自出席訓話，說我們的抗戰危機已經過去，但要特別警惕，「不可有一點疏忽和懈怠之意」，「要兢兢業業，戒慎恐懼，以求獲得最後勝利」；抗戰到了現在，經濟鬥爭已被提到第一位，所以總裁特別指出「今後敵我成敗的決定力，經濟要佔七分，軍事僅佔三分」，關於政治方面說，「我們今後要完成建國，必須從刷新政治着手」，最後並鼓勵黨員「從最下層的事業上去努力，從最接近民衆的地方去服務」，根據這個正確的指示，本屆大會決議重要議案多項，其中最要者為實施戰時三年建設計劃，為要達到「抗戰必須爭取最後勝利，建設必須達到國防絕對安全」起見，大會決定實施統制經濟政策，以「滿足抗戰軍事的要求，而安定人民的生活」，又視乎「抗戰之初，我國內部雖已團結而尚未趨於堅實，雖已統一而未臻於具體」，故議決「加強國內各民族及宗教之融洽團結，以達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目的」，尤特別注意於「基督政治機構之建立，以奠定民治之基礎」，這是抗戰現階段的一件大事，從今以後，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有重大的變化，而我抗戰形勢又將步入另一個新階段了。

### ▲浙省厲行節食運動▼

浙省本來就是一個缺糧的省份，加以近來一般奸商巨富居奇操縱，更加使這個已經缺糧的省份愈感不足了，糧食的來源一天天的缺乏，積價跳躍式的向上飛漲，弄到一般貧苦的人家無法過活；最近黃主席為要救濟糧食的不足，特發動節食的革命運動，規定全省自本月二十九日起，缺糧縣實行二粥一飯，餘糧縣實行二飯一粥，並制定強制實行辦法三項：(一)在已實行計口授糧及糧食分店之縣或地區，自實行日起，即將應售數減去十分之二。(二)無論餘糧缺糧，凡在糧食總調查時報有留足自食之戶，縣府及鄉鎮保長得強制將其十分之二糧食出售以濟缺糧戶或缺糧縣。(三)如缺糧縣有不實行二粥一飯者，縣府及鄉鎮保長得強制收購其全部食糧十分之二，並糧縣有不實行二飯一粥者，縣府及鄉鎮保長得強制收購其食糧十分之二。這的確是一個解決目前糧食問題的革命運動，我們除熱烈地響應這個號召以外，更有一點補充的意見，就是希望一般開老闊少們拿出良心來：第一、要節省一切多餘的茶點小吃，第二、要節省一切奢侈酒席的大小宴會，把餘下來的食物供給那些嗷嗷待哺的貧苦人民

。目前有一種最不平的現象，就是有些人飽的太飽了，飽到自己吃的山珍海錯，吃不完還要倒出去喂豬養狗；餓的人太餓了，餓到了妻孥不繼，據黃主席的報告，「紹興道路已有餓殍，而富人大戶，仍大吃大喝如故」，這就是一種「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富人一杯酒，貧者十年糧」的真實寫照啊！我們提倡的節約運動，並不是說餓的人要他更餓一點，而是希望過飽的人把生活水準壓低下來，而本餓的仍須設法把他提高一點，使其得遂所生，這不僅僅是法理上的問題，而且是道德上的問題，嚴格言之，也是本身的利害問題，俗話說：「天下皆秋，一葉無獨榮之理」，餓的人太多了，飽的人也不能高枕而臥呢！希望有錢人家激發天良，大家從即日起，從碗頭上口頭節省下來，救救那些快要餓死的同胞們！

### ▲美國通過援助民主國家法案

喧騰了多時的援助民主國家法案，參議院最後終於以三百七十七票對七十一票壓倒多數而獲得通過了，接着七十萬萬現款援助民主國家法案，三十四萬萬四千六百萬元繼續建造兩洋海軍法案以及四萬萬三千四百元空軍法案亦先後獲得通過。羅斯福總統更於本月十五日在白宫招待新聞記者晚會宴席上發表意義重大的演說，一般人均認爲此乃歐戰發生後美國元首第一次最大胆的言論，可以說是對軸心的一種間接軍事的挑戰，美總統演說的主要含意是在說明美國已決心支持對軸心國的作戰，直至將軸心國打倒而後已，因此將以全力援助中英希三國，使獲得最後的勝利。而德義日各國輿論則明白指出此項演說已等於宣戰，鈞國輿論界的觀察，「羅斯福大總統對於參戰也許已早下決心，若不然，身爲一國元首，豈可毫不客氣地廣播那樣挑撥的言論，且作準備參戰的措置」。并認此舉爲「美國加入戰爭之第一步」；墨索里尼的代言人蓋達直認「美國通過該法案一舉，等於直接干涉戰事」。法案通過以後，德美關係更加惡化了，美國外交觀察家咸信「希特勒或有對美斷絕外交關係之可能」。希特勒爲要破壞大西洋的航運，又派遠程潛艇及軍艦赴美領海活動，美國更在大西洋沿岸舉行大規模的潛艇演習，當愛爾蘭國防部長赴美時，美方並擬要求轉讓

根據地，美艦隊正式訪問澳洲，美轟炸機二百架已飛往新加坡及香港各地，這些都是說明了美利堅一步一步地走向戰爭的邊緣了。

### ▲希特勒前途的陰影

希特勒幾乎席捲了整個歐洲，佔領了面積達五十三萬四千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了一億七千七百萬人民，英倫三島的約翰牛爲之震恐，西半球的山姆叔叔爲之不安，全世界人士爲之側目，今日的希特勒真所謂無敵天下，一世之雄了；可是希特勒真的會永遠勝利嗎？不！侵略者是永遠不會勝利的，希特勒的前途陰影已經在開始擴大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各國，由於新聞政策統制的嚴密，對於各地革命運動的消息，我們很難得到，然而一手也難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破綻終必有露出來的一天，最近由國際社透露出來的消息，關於荷蘭方面的反叛運動說得很詳細：「阿姆斯特丹境發生反德示威遊行及暴動，死六人，傷百餘人，……搗毀德人商店門窗，並襲擊德國衛兵……續有多人被捕」（三月一日各報），又路透社倫敦廿二日電：「據柏林消息，德官方通訊社稱，駐荷蘭總方長官近已揚言，如屬必要，將在荷蘭全部或一部實施戒嚴令，維持公安與秩序，倘戒嚴令果予實施，凡參加陰謀危害公共秩序，或違反德長官命令者，得依照戒嚴法予以懲辦……荷蘭各城近來屢有發生騷擾及罷工，現時有受罰情事，一週前有荷人十五名，被控暗中破壞與間諜罪，致遭德人槍斃」。南斯拉夫簽訂公約，墨漬未乾，英勇的南斯拉夫民衆就羣起把賣國的政府推翻。各國的人民革命也在醞釀着，由於這些一鱗半爪的消息，可以窺見納粹統治下的枕枕不安和情勢的嚴重了。這「一點也不覺得奇怪，納粹統治下的地方，到處充滿着黑暗、殺害、奸淫、擄掠、奴役，人到底是有血性的動物，對於強暴者所加與的慘酷壓迫，怎得不起而反抗，未來的問題正是多着呢！

### ▲英美荷舉行遠東聯防會議

歐洲的戰火快要延及遠東，英美荷非施行緊急措置不可，於是乎有馬尼刺遠東聯防會議的召集，會議的詳細內容如何，當局未予以公開披露，據荷印官方宣稱：「談判進行甚爲愉快……各種題目均會論及」，另一消息則說：「討

論利用荷屬東印度資源問題，并在泗水建立軍事根據地，以鞏固太平洋各防禦問題，而美政府且撥五千萬美元作為菲島防禦經費，由以上的消息看來，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第一、菲律賓今日在太平洋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美國對於菲島的防務特別注意，第二、荷印是新加坡與澳洲以及菲律賓的聯絡中點，而荷印過去都是南洋上防務最弱的一環，所以泗水建立軍事根據地，在未來打擊日寇南進的夢想上，是負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現松岡在歐遊與正濃，巴爾幹戰事方酣，太平洋上的戰事，隨時有爆發的可能。英美荷的緊急措施，正是戰端展開前的必要措施。

### ▲蘇倭成立中立條約▼

松岡這次的遊歐，名義上是說被希特勒的邀請，而主要作用還是在於尋求與蘇聯取得諒解，松岡遊歐柏林羅馬以後，歸途經莫斯科，蘇倭中立條約就於十三日正式簽字，並發表共同宣言；依蘇聯的外交政策而論，她可與一所有領土相連的國家維持一種和平親密及睦鄰的關係，所以蘇倭的成立諒解早已是意中之事，近以倭寇要配合軸心的新攻勢而企圖南進，要求與蘇聯成立諒解使其一後門一無後顧之憂，更來得迫切，因此蘇倭的中立條約遂告成立。無疑義的這條約的成立，對我抗戰將有重大的影響，但我們所應注意的不是條約本身的如何規定，而應嚴密注意蘇聯的援華問題，自蘇倭中立條約成立以後，合衆社華盛頓電訊中有說：「蘇聯與日本所簽定之條約，並未作任何停止援華之諾言，……蘇聯將保有繼續援華之自由，」由此可知蘇聯對於援華政策是始終一貫的，祇有我們對於自力更生的國策把握得定，必定獲得蘇聯正義的援助。

### 問題討論

- 1 倭人大舉進攻蘇浙贛粵等地用意何在？
- 2 怎麼爭取言論出版的自由？
- 3 二屆參政會所未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 4 八中全會對政治經濟上有何重要決議？你對這些決議有何意見？
- 5 浙省的節食運動要如何才能更爲有效？
- 6 美國會不會參戰？如參戰將用何種方式出現？
- 7 希特勒會永遠勝利嗎？那些是他的致命傷？
- 8 英美荷在遠東有些什麼重要措施？
- 9 蘇倭成立中立條約以後會不會影響蘇聯一貫的援華政策？

(上接第三頁)

的有利條件是天時地利人和，戰場是在本國的地方，人民是本國的同胞，至於出兵南洋，則這些條件就根本不存在；在理論上說，南洋雖然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地理關係都密切，但南洋的當地民族却是南洋最道地的主人翁，革命不是一可輸入的，惟有南洋當地民族自動和中國海外僑胞密切攜手來，擺脫帝國主義加於他們的命運，才能真正爭取自身的徹底解放，才能粉碎日寇的南進企圖，到那時候，我們從旁來幫助當更加來得有效。敵人真的有大舉南進的一天，我們最有效的行動便是加緊國內各戰場的反攻，牽制敵人，來一個「敵南進我反攻」的戰略，使它首尾不能相顧。這麼一來，實際上就與「出兵南洋」無異，這結果也就是等於「中英美同盟」，英美各友邦所望於我們的也就在此。

關於抗戰的性質問題。抗戰以來，國內賢達之士也發表過不少的偉論，我們的對日抗戰是民族革命的自衛戰爭，抗戰本質上是進步的，是革命的；這與英德間的爭霸戰有顯著的不同的，我們的抗戰目的是在掙脫日本帝國主義，所加予我們的枷鎖，這個利益是全國一致的。英德間戰爭，則大異其趣，戰爭的結果，無論誰勝誰敗，都是擴大爲役他人的範圍，這個戰爭只是代表着一小部分的利益，大多數人民是反對的。我們抗戰的本質是始終不變，所變的是一「戰術」，而不是一「戰略」，「戰術」是隨着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而「戰略」則是固定的，就是蔣委員長所說的「以不變應萬變」。我們抗戰的利益，不但全國一致，而且與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的利益以及國際間和下力量的鬥爭是一致的，唯有把握着這一點，我們鬥爭方向才不至於中途迷失，我們的前途才有光明之望。

在這國際關係瞬息千變的今日，我們對於每一個當前的問題，都需要用冷靜的頭腦去加以思索，估量不要爲不可捉摸的「勝利」冲昏了頭腦，不要爲目前的面面現象迷惑了理智，我們要誇大，不投機，不取巧，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本着自力更生的國策，實幹，苦幹，硬幹，一直幹到底！最後勝利才是屬於我們的！

姚琪

# 談幾種對婦女錯誤的態度

自從「婦女回到家庭去」的舊調被一般執有偏見的先生們重彈起以後，反映在一般報紙雜誌上談婦女問題的文章就驟然增多了。這固然顯示出一般對婦女問題的關心，同時也說明了婦女問題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在今日尤其和民族解放運動是有着分不開的聯繫。

讀過各種討論婦女問題的文章以後，我有一點感想，就是一般人多半着重於原則上的討論。很少在具體現象中指出應該如何如何，這自然不能說不對，但如果能在具體的事實中指出一些今後婦運工作者應該努力爭取的地方，對於婦女解放運動也不無補益吧！

談到男女間的態度問題，我就想到今日的一些表面異常動聽的字樣，如「女先男後」，「相敬如賓」，從這些字面看來，也許天真一點的朋友會歡呼着男女間態度已絕對立於平等地位。可是我們剝開這一層好看的外衣，就將發現到原來裏面滿不是這一回事。

首先談到的是表現有普通男女關係上的不正確態度。

在我們社會中，很普遍的一種現象——輕視婦女。這種意識如膠似漆的黏着於一般入頭腦中，他們不去看看事實，也不去找找什麼是造成婦女低能的社會根源，而一味地只是閉口閉口就罵「女人沒有獨立性」，「女人什麼都不中用」。有的則表面說得漂亮，在公共場所集會演說時「男女平等」叫得滿響，彷彿他是真正贊助婦女運動者，而下台之後，或遇着牢騷滿腹時却又咀咒：「天下女子皆瘋水」，「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還有一種人堅持着說男女自有天然分工，「男人做大事，女人做小事，女人本分就是燒火做飯，養兒抱孫」，充其量也只能再做些他們認為卑不足道的事務工作，技術工作。在今日情形之下，堅持這種偏見的人是異常之多，不說別的，就以我們文壇宿將著名教授的沈從文先生來說吧，他雖然在西南高原文化之宮裏寫過幾篇丁玲，讚美着那個背叛舊社會的新女性，然而一轉眼間却又拿起那支同樣的筆高聲疾呼着要婦女重新回到家庭去，他引理據典的說教了一番之後就下了這樣的結論：「婦女的真正位置在家庭」，天賦與婦女的責任只是去佈置「一個除了溫暖軟和之外尚須講求美的舒適的小家庭」。和上面這種態度表面上反對，而最後却是異途同歸的人們，則不估計社會因素，甚至不估計生理上的因素，只一味盡叫着，要求婦女也和男性一樣作劇烈的體力勞動，如果做不了那便是「廢料」。而女性

特有的痛苦如懷孕月經等他們一概抹殺了不管，有時甚至還拿來做嘲笑的資料。從這些不正確的觀點出發，表現於工作上輕視婦女的事實，自然就層出不窮了。同如在家裏裏女人的問題得依着丈夫去解決。機關團體裏，女同志的工作被她的男同志或男上司去辦了，女同志就在工作中不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再就說到對於婦女的冷談，不幫助和不負責任了，這似乎沒有前一種嚴重，但實際上却是和輕視婦女出於同樣的原因，也能達到同樣的結果。誰要不輕視婦女，誰就該重視婦女，誰要主張男女平等，誰就該給婦女更多的幫助，婦女工作比較落後，婦女幹部工作能力較低，是誰都清楚的，但是真正積極加以幫助的人有幾個呢？遇到關於婦女的工作，照例的都難到婦女身上，一這是她們二萬萬的事情，於是這羣男士袖手旁觀了。不但不幫忙，遇到有挫折或失敗的時候，他們還在旁放冷箭，「看嘛！婦女中間的事情真難！」有些求知慾很強的妻子，要求丈夫教他們識字讀書，不但遭受拒絕，還經常被惡毒的嘲笑

着，她們哭了，他們却笑了。另外在某些機關哩，男同事們歡喜對稍有能力的，或容貌較美的女性無原則的「捧」，或藉口對她們不應過事苛求，完全讓她們去「混」，該受檢討或勸告的時候，也馬虎放過，到她們一交跌下來，却又幸災樂禍，於是飛來許多罪名：「花瓶」啦，「藍藍中的一點暗淡」啦，「一點綴品」啦！在這種社會里對於一個被縛了手足，倒在地上的弱者，是只有更多的踐踏而不會寄與一分一絲同情的。他們把婦女看作「異類」，忘記了大家都是人，都是苦難的中國兒女，很多男性專歡喜在婦女身上評頭論腳，研究她面兒

聲調怎樣？服飾姿態如何？戀愛過幾次？結婚過幾次？她的生平有沒有什麼趣史可供「擺龍門陣」或「廣播」？她的一舉一動有什麼私生活方面的動機？好像女同志生來就再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這種愈普遍發展的結果，必將使男女間的鴻溝愈來愈深，使婦女處處受到精神上壓迫，連活動也不得自由，甚至無法立足容身，而引起嚴重的結果。

由於對婦女抱着輕視和冷淡的態度，在戀愛與婚姻問題上必然也產生了許多錯誤的觀點。主要的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戀愛與婚姻的不謹慎，犯性急病和遊戲的心理，他們常用「找愛人」的態度去接近周圍女性，動輒就是「一見鍾情」，也不管對方是否情投意合，只顧這戲速決，而一面却又搭起架子

(下接第十頁)

如甯：

# 駁「策士」對婦女們所擬具的「策劃」

據說西南有一批所謂「憂時憂國」的學者，他們以為現階段的中日戰爭已「進變至戰國局面」了。於是，就以「策士」的姿態挺身而出，創辦了「戰國策」。想以此來代替那「三寸不爛之舌」，發表一些高見妙論。

有一位「策士」叫尹及先生者，寫了一篇「談婦女」，登在「戰國策」第十一期上，立論委實奇特；茲將其原文摘錄一段如下：

「我們如從眼觀察生物界中雌雄絕對『平等』，在牛馬貓狗虫魚鳥獸的世界裏，絕無男性壓迫女性的事，若有則只有女性欺負男性……，普通講來，生物界裏，在性的要求上，雄的是可憐的一方，雌的不答應，他簡直沒有一點辦法……。自然界似乎早就安排好：在「性的親暱」上（Sexual Intinction），男女二性，不能有上下、優劣、高低之分，不然就會失却性的作用。性的作用，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盡致；在性的行為上，男女相遇絕對是「平等者」（Equal）的相遇，在那親暱的剎那間，絕無貧富、智愚、貴賤、賢不肖、上司下屬之分；雙方是生物的一員，平等分坦延續生命的責任。最平等的時候是在那時，最快活的時候也在那時。所以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上自皇帝下及庶民，老爺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這相罵就是「平等」的表現。性的平等是自然的，註定的，生物的（Biological）……其他種種的平等是人為的，不自然的，強做的。

從這個基本觀點我們又可以推得以下的論斷：即女人的真正位置在「家」（Home）裏，因為只有在「家」裏才能得到真的，生物的，長久的平等，在「家」外——譬如說，參政會——得到的平等是假的，人做的，暫時的……」

這一套話裏，一看就知道是婦女職業的反對論。同時我們再讀他的全文，更曉得他的女性觀是希特勒主義與中國「國粹」的混血兒；他不但贊成希氏的「三K主義」（Kirch 禮拜堂、Küche 廚房、Kinder 孩子。）並且還懂得中國「賢妻良母」的真諦，熟悉「枕頭狀」，「帳中語」等道地的國產。

不錯，在生物界的一般現象中，雌雄間有絕對的「平等」，雄的沒有什麼特權，兩性間不會有什麼壓迫與欺負等事情發生。其實這也是很明顯的道理，生

物只是生物，它們只有本能的動作，沒有一種超本能的支配自然的能力，因而也不會有超本能的支配異性的本領的。但人終究是人呀！雖云人類是從低等生物進化來的。可是人們有一種用以思索的頭腦，有創造和積累「文化」的本領，這本領是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憑着這些特殊的本領，則人類的二性間卻偏有壓迫與欺負的事情發生。

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經濟權操在女子手裏，男子是女子的附屬品；那時候，男子們反要離開氏族出謀到其他的氏族去，以妻姓為姓，而且連聖人也不能倖免的；如「舜象兄弟，舜屬有虞氏，象屬有卑氏。一堯姓陶唐，而其子丹朱則姓有扈。這時代，維持的不久，就倒轉過來，男子佔了上風，女子受其支配，一直支配到現在（當然有些地方是例外的）。在這冗長的時期裏，女子在「性的親暱」的「剎那間」真是得到了一「真正的平等」麼？事實呢，在歐洲中古時代，地主對農奴女兒的「初夜權」。在中國的專制君主時代，一個皇帝擁有一后二妃五夫人之外，還有成千的宮嬪，足供他一人獸慾的發洩，真一點兒不稱意，便是一殺無赦」。這些無辜的女子，那「剎那間」的「生物平等」在那裏？另外還有一種女性，叫做：「一雙玉臂千人枕，半點櫻唇萬客嘗」。那「剎那間」，如何「生物的平等」？天知道！總之，在封建社會裏，男人不一定要徵求女人的同意就可以作性的行為，而且還縱慾，放肆，威迫和奪掠。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人之命運也是差不了多少。這時候，是女性們不懂得「性的親暱」的威力，還是用了不奏效？這大概只有聰明的「策士」才懂得的。

就算是「性的親暱」力暫時失效吧！當然囉，策士們是不肯承認的。因為他相信人們就是等於牛馬貓狗虫魚鳥獸呀！這種「性的親暱」力在牛馬等世界裏應用的絲毫不爽，在人間那能有例外呢？並且這位「策士」又指出人世間有「上自皇帝下及庶民，老爺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的「平等表現」。若是說「相屬」就是「平等」。那麼，假使有一個臨刑的囚犯當面痛罵皇帝一頓，那個犯人的地位就算是提高與皇帝一樣的平等了麼？我想：誰也不會有這糊塗的想法。所以，我們應該肯定的說：相屬不是平等的，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平等未得到以前，女人反抗的效果是不會大的，何況還有無形的禮教宗教在抑止着



吳珊：

# 對負女子教育責任者的希求

「動員婦女的先決條件是：提高婦女文化水準。」這是蔣夫人在動員全民參加抗戰的緊急號召下，所提出的簡扼指示。

可是，怎樣地提高婦女文化水準，才能吸收和組織佔全民半數的婦女力量到抗日陣綫上來？這個艱巨的工作，除去需要社會人士和各界先進的熱心輔導與鼓勵外，沉重的担子，當然要落在知識婦女的肩上。知識婦女是廣大婦女羣的先鋒，女學生女青年是知識婦女的急先鋒，而女教師，女青年的教育者或領導者，又是女學生的引擎；因此，知識婦女要為動員廣大落後的散漫的婦女而努力，首先在領導知識婦女的女教育家和教育女青年的教育家們，有着重大的意義和決定作用。

我們深信戰時婦女教育的重要，更堅信全國從事女子教育的男女教育家們能够擔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來。所以，我們以最大的熱忱，期待着教育方針隨着時代的要求而合理的改進外，對於教育女青年的教育家們，也不得不有一點希求。雖然，照表面上看，現在男女在教育上已取消了不平等，似乎沒有再特別提出女子教育方面意見的必要了，但恰相反，正因為女子教育已被看作與男子相同，無特殊意義，而目前中國社會，又確實還沒有達到男女機會完全平等和同樣發展的階段；並且在抗戰中，所需要女子的工作和力量，也不一定和男子處處相同。

因此，在同一的教育方針下，並不能使女子全然不受歷史的限制而成長，發展，它必然要有更多的注意和補充，才能迅速趕上男子，迅速與男子共同擔負起抗建事業中的責任來。

這裏，我們虛心，誠意，爾懇切地將我們熱望於女青年的教育者們的意見，寫在下面：

第一，把學校作為訓練幹部的大本營：因為中國教育不發達，特別是女子教育不普及的原故。使今天婦女能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而參加工作的數量不够廣大，然而過去教育方針，教育內容之不切合實際，不能適應時代要求，也是最大的原因。所以，抗戰需要大批婦女幹部的時候，就感到人才缺乏，因而訓練幹部成了動員婦女的先決問題。過去，在敵後，在戰區，在後方各軍隊各機關會不斷地訓練幹部，可是爲了適應急切需要或戰局關係，時間常不能很多，一個月二個月或者三個月，甚至有訓練二星期就分發工作的。這些速成的幹部，當然不能和在後方過着較爲安靜的生活而培養出來的相提並論，那末這一重要的工作，若由教育女青年的男女教育家們來擔任，自然是最適宜不過的了。當我們看見有些地方出了校門的女學生們不能勝任工作時，就該怎樣以最大的努力和決心來使自已教育下的女學生能成爲抗建事業中的一名有力的戰士；不但如此，而且要扶導她們，幫助她們，使她們成

爲優秀健全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抗建事業中的動力。

第二，解除封建的桎梏確定女子教育的新目標：過去會有人主張賢妻良母爲女子生活教育唯一的目标，抗戰發動以後，這樣方針的女子教育已經被否定了，因爲在賢妻良母沒有提出新內容和新意義的時候，賢妻良母就是中國的三從四德的解釋，就是養孩子，燒飯，服從，服從，再服從，根本和家庭以外的社會，國家，民族不發生關係；試問在這種教育目標下，教育出來的女學生怎能趕得上抗戰建國綱領上的一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一的迫切要求呢？

真正的事實又究竟怎樣呢？只要接觸一些女學校的校長，教師和學生們，從她們師生不同的談話和態度中，便可以看出目前女子教育還沒有恰如抗戰所需要的。

女子已經不是丈夫，孩子，廚房的附屬品，而應是國家民族的一員，一個沒有折扣的公民了，她不止爲一個家庭服務，而要爲千百萬幸福家庭而奮鬥，她不止要供獻出自己全部精力，而且要爲使千百萬落後姊妹共同參加抗戰而努力，這樣才是今天女子教育的新目標。

第三，推行生產教育培養專技人才：生產教育的重要，早就爲一般人所公認，不過，戰時後方的

生產教育，却更與婦女有密切關係，今天，不祇是要求女子職業學校的學生會養蠶，製絲，製茶，染織，縫紉，而且向着廣大的婦女大眾要求，要求每一個女性，至少具備一種生產勞動的知識和技能。

專門技術的教育要特別精細和嚴厲，否則，儘是功課表上定了許多項目而沒有切實地對學生督促，到應用實際學問的時候，就會樣樣稀鬆。這當然女同學自己也該負一部分責任，但爲了更信任師長的熱心和努力，更信任領導和教育的重要，還是希望在工具和方法的一點上，能適量地給學生督促和啓示，不管學習時間長短，總要在學習過程中，抓住一個重心，規定一個步驟，最低限度要使每個學生一出校門，立刻就能以她所學的最精粹的一點貢獻社會。

第四，加強女學生的政治教育：向來婦女總缺乏研究政治的興趣和學習理論的機會與熱情。因此，許多女學生在工作上常表現出熱情有餘，認識不足的弱點。因爲這是很自然的，一個運動，一個革命事業，沒有健全的，正確的理論來領導，這工作不是浪費，無成績，便是盲動和錯誤。這些現象都是很危險的，然而它們都是我們女同學所易犯的。現在抗戰正踏上更艱苦的階段，需要我們有堅強的忍耐和認識，需要我們有更積極的行動，於是，其間正確的政治認識，高度的政治警覺，就是必須具備的武器。

政治教育自然是以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爲基礎，在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的眞正意義的準繩之下，來提高和加強女同學研究與學習理論的興趣，使女學生在工作熱情高漲之餘。還能冷靜地客觀地去分析事實，把握問題中心，以及決定最適當

正確與最有效的行動。

第五，扶助和加強女學生的組織：像一座機器一樣，如果不加油，就不會發生力量，有了學校，有了學生，也不一定就能說有組織，必定要教育者和領導者加一分組織力量進去，才達理想。學生有了組織，不但能實際培養她們的組織能力，領導能力，並且還可以本身的組織與地方上的婦女團體取得聯繫，這里，女學生的組織，我們希望它能特別健全，活潑和積極，雖然不希求它成爲地方婦運的領導機構，但至少它該是推動和發展地方婦運的中堅。

此外，師生互助合作共信，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不違反抗建最高綱領的共同目標和一致行動的原則下，給學生以學習的自由，組織和活動的機會，學生也應以誠懇、冷靜的態度，接受師長們善意的指導。

今天，還有許多學校限制學生參加抗建工作，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爲學生是最純潔幼稚的，她們有的是爲抗建服務的熱情，如果教師能因勢利導，則能鍛鍊她們的工作能力，而且，配合着課程和理論的講授，再領導她們參加實際工作才能使理論與實踐統一，才能收學以爲用的效果，所以，參加抗建工作在不妨害課業的範圍下，是十分合理的，而且我們還可以這樣說：抗建工作是幫助教與學的活課程。

如果學生有太熱情和不理智的地方，也不是約束和封鎖所能收效的，應該耐心的以解釋，說服和領導她積極地參加工作等方式來校正她。這樣才是不失敗的教育辦法。

學校是個大熔爐，千千萬萬的婦女幹部將不息地從它鍛鍊出來，我們睜大着期望的眼睛，願她們脫離了學校，都能堅強地站在各自的崗位上戰鬥！



**編者** 本期合刊原來是在四月底出版的，原稿在三月底就編好了，四月初已經送往印刷所，原定計劃在四月底之前與讀者見面。當時印刷所工作頗忙，沒有立刻將本刊付排；而從四月十四日起，金華已成天在空襲威脅之下，印刷所更沒法開工，稿件也就一直擱在防空壕裏；四月二十日左右，諸、紹、甯各地相繼失守，浙東戰局起了突變，東陽、義烏等地也告危急，金華各界已紛紛撤退準備，印刷所便在二十一日開始向江山撤退，於是本期原稿又從印刷所中取出來。二個月來限於印刷條件的極度困難，使我們的原定計劃完全打破，這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事。

值得告慰讀者的，經過二個月的苦鬥，本刊又在江山原印刷所出版了。雖然離出版日期竟達二個月，然本期內容仍不失它的時間性。除了一時事報告（一四月的時事），「各地三八」稍覺過時外，其他寶貴的材料仍然很豐富；而某些有時間性的文章，我們已經過修改和補充了。正當敵寇企圖南進日寇奪我物資，封鎖我海口的今天，莫韜先生的「掠奪我物資，封鎖我海口」一文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本期以女學生生活爲中心，「女學生生活點滴」一欄，反映了女學生的各種生活樣式，這些文字都是女學生自己的創作。值得細讀的是吳珊先生的「一對負女子教育責任者的希望」一文，它替女學生作了正義的呼籲和要求，也指示了女學生自己的出路。「上海女學生側影」作者芳華先生，將上海女學生生活作了忠實的介紹，報道我們上海女學生是多麼英勇地和敵寇漢奸作堅決的鬭爭，該文是本期最寶貴的材料。

從本期起，本刊特闢了「婦女生產常識講座」一欄，將經常介紹一些有關婦女生產的小常識，以供婦運工作者的參考，想是讀者所歡迎的吧？此外如「孩子們的節日」、「各地三八」，雖失時效，却仍是值得珍視的史料。

最後還要聲明：本社社址現在松陽，江山只是短期內便於印刷和發行的地方，不是固定的社址。

（編者）

# 女學生怎樣開展學運？

汶源

抗戰是堅持到第五個年頭了，在過去四年中，我們——女學生——也會盡了對民族國家的天職。在無數次的勞軍、徵募等運動中女同學都踴躍的參加。也會有許多女同學從學校中跑到軍隊中，跑到醫院中，在大後方，在前方，在敵後活躍着。更有些女同學已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流盡了最後的一滴熱血，我們女學生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上，在婦女解放史上已寫下了光榮燦爛的一頁！

新的女同學不斷從家庭中，從農村中進到學校。由於她們是新的，如何把她們組織起來，使她們受抗戰的洗禮，使她們繼續踏上抗戰建國的道路，成爲民族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一員，這就有賴於開展女學生運動。

過去熱心抗戰工作的同學們，常常會感到一種痛苦，就是她們雖然甘願犧牲對功課的攻讀，犧牲休息和娛樂，一心一意的致力於喚醒同學們的工作，以及各種抗戰工作，但大多數的同學們對她們的反響並不很熱烈，有的報以微笑，有的竊竊私議，有的譏諷以救亡專家的尊稱，有的則說這是出風頭等等；而當局對她們也不諒解，往往會受到干涉，

甚至會受到被開除的危險；只有少數的同學和教師才會接受她們的熱忱。學校當局是可以和他據理力爭的，但大多數的同學爲什麼不會像自己一樣的熱心來參加抗戰工作，却是值得研究的，難道她們是冷血動物嗎？不愛國的？隨意做亡國奴的嗎？却不是，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同學們到學校里來是爲的想求學問，增進智識，所以她們認爲頂重要的事是「用功讀書」，而現在，你却硬生生地勸她們不要讀死書要參予其他活動，那怎麼會配她們的胃口呢？而且當她們看到你自已因爲熱心學運與國事而「荒廢」了學業，甚至受學校當局的干涉，自然更不敢領教了。這是因爲過去有些從事抗戰救亡工作的同學，把所有的同學都估計得像自己一樣，而忽視了她們最迫切的要求是什麼，她們今天是否都像自己一樣，深切的了解到讀書與救國的關係，和正確的讀書方法。因此，不能將大多數的同學喚醒，把她們組織起來。而只是少數人在忙碌着，形成事務化的包辦的「救亡專家」。

那麼如何克服困難，改變作風使學運開展？

以下幾點意見是應該注意且必要做到的：

第一，使自己成爲全校師生所愛護敬仰的，你要影響別人，尤其是要影響多數同學，沒有在同學間建立起威信，是不可能的。怎樣做到這點呢？首先要使自己的功課是優越的，至少要在中等以上，無論在學習上在生活上在行動上，處處以身作則，能起模範作用，使自己變成優秀的高材生；如此，會因功課好，而受到教師的嘉許，同學的欣賞，而一致愛護你尊敬你。而你並不因此而驕傲，仍舊是非常虛心，隨時對同學作可能的幫助和照顧，特別是在功課方面，那麼你的威信更會在大多數的同學中建立起來。當人家信仰你時，對於你的意見就容易接受，也樂於接受了，何況我們女子是更容易接近和熱稔的呢。所以要從事學運的和抗戰工作的同學們把功課弄得好，並不是說要去死讀書，不做學運和救亡工作；而是說祇有「本位」做的努力，才能和學校當局及全校同學建立良好的關係，尤其是常能和全校所有功課優越的同學接近，能通過她們，而使信仰她們的同學也來信仰自己；這樣就不致陷於孤獨的地位了。

第二，使大多數落後的同學參加學運和抗戰工作。單靠對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必須啓發她們的思想，使她們覺悟，然僅僅憑空的教育也還是不夠的，一定要引導她們過集團生活和參予到實際工作中去，即是參加各種學生組織和各種有益的活動。由於同學的覺悟程度不一致，嗜好和特長不相同，不可能把所有的同學都去參加一個團體和一種活動——除了學生自治會和級會是每個同學都應參加的以外。但全體同學，除了某些利益是全體一致的——這就是她們能參加全校綜合性的團體的原因——以外，其餘個性所近的，就各有不同。有的喜歡研究學術，有的喜歡運動，有的喜歡藝術，有的喜歡看小說等……怎樣滿足各種不同的嗜好呢？便是根據她們的各種不同的嗜好組織各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法：如英文，數學，化學，物理等的學術研究會或講習班，文藝研究會，時事討論會，籃球隊，排球隊，歌詠隊，劇團……所有的同學各按她的嗜好去加入某一個組織和活動，在這些組織中，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學，而且因為有志同道合的同學在一起互相砥礪，更會使自己的學識或技能不斷增進，因此，同學們是樂意參加的。之後，再按照實際情形，吸引大多數同學參加各種有關抗戰的工作，同時在實際行動過程中，打開她們對理論研究的鎖鑰。這樣才能逐漸使大多數落後的同學覺醒。

這裏有三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一、負責各種學生組織的同學要注意大多數同學的要求而設法滿

足她們。二、要以某種組織的本位工作為前提，不要使一個英文研究班變成時事討論會，一個文藝研究會變成政治研究會，甚至籃球隊也變成了讀書會，否則，自然會使參加這一組織的同學們感到失望；所以一定要認真的進行每一組織的本位工作，忠實於每一組織的本身事業，其他一切也應從本位工作為出發點；這樣才能使同學們愛護本團體，才能使這團體永遠為許多成員所擁護。三、過去領導學運的同學對於各種學生團體的組織，多半只偏重於比較有積極意義的組織與工作（如讀書會，時事座談會，壁報，宣傳等等），而對於學術的運動的組織和工作則很少注意，甚至輕視它們。在對同學方面也是如此，只注意進步的，而對多數落後的同學們不理睬，這實在是工作失敗的主因。

第三，我們在學校生活中雖然很快活，但另一方面也感到痛苦，就是我們沒有應有的自由，尤其是女學生的自由權利是特別剝奪得厲害。有助於增進學識的課外書報不准閱讀，通信要經學校當局拆閱，會朋友要受校方監視，回家也要受限制……這些約束，在男同學方面是沒有的。即使有，也是第一種的禁止外。如果這種約束是學校當局為了愛護我們女學生，那麼這種方式，不是教育我們女學生去求得婦女解放，爭取與男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的平等，而是把我們女學生束縛在舊禮教的枷鎖中，好像女學生應當比男學生來得一低賤，對於這種無理的束縛，每個女同學都應起來反對的。但過去往往只有一小部份同學是爭取這個自由，因此不能爭取全部勝利。這告訴我們：爭取自由，一定要全校大多數女同學挺身出來的，特別要聯絡全校的高材生一同去爭取。爭取的方式是全體簽呈或請願，根據法令，使學校當局取消對女生用舊禮

教的束縛。萬一學校當局固執不接受，則應用更充分的理由向校方解釋，同時爭取教職員幫助；另一方面，可向教育行政當局及社會各界先進人士等呼籲；但是切要避免和校方取對立態度，據理力爭，達到目的為止。這是女學生必要爭取的，否則大大阻礙了學運的開展，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盡量爭取校方諒解。

第四，對於同學們有切身利害的問題，也應當設法解決。例如：膳食問題是大家感到非常嚴重的，如何減輕同學負擔（因為膳費昂貴一面果由於物價高漲，但亦由於學校中管理膳食的舞弊），如何按照本省教育廳通令改進（在校膳食，學生繳納數米的辦法），學生應當組織膳食管理委員會來處理自己的膳食問題。又如：目前抗戰正進到最艱苦的時期，而許多學校所授功課，仍和平時一樣，沒有實施戰時教育，這也是該請求校方改革的。

總之，學生自治會和熱心學運的同學們，應當時時注意大多數同學們的要求——無論是求知的，生活上的，政治上的，而不斷滿足她們的要求，那大多數同學一定會從事實上認識自治會等學生組織的，確是代表她們利益的，熱心學運的同學們的確是關心她們的利益的。而把這些組織看成是她們自己的團體，自身就是團體中的一個。這樣，廣大同學才會緊緊團結在這些……

本社發售

較在中華時漲  
提高價格。將另  
年二元二角增至三  
角。這已是最低限度  
不另加價。此啓

# 談女學生的各種生活傾向

芷茵

處在這樣一個半新不舊，包含着奇難古怪的封建性，殖民地性，幼稚的資本主義性等各種複雜社會狀態的時代中。面對着無數個引誘，無數個新的召喚，又被無數個多少年來遺留在血液裏的膽怯和保守的毒素拖住了手脚，女學生們所走着的路不是一條；因此，在她們生活上，表示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傾向。

隨便走進那一個學校，女學生有着她們各種各樣不同的姿態：嘻笑的，活潑的，嚴肅的，羅曼蒂克的……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生長在女學生羣裏的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傾向，一半是由於她本人的天性，一大半是由於環境。

現在，讓我們戴上顯微鏡，把這些複雜的現象來解剖一下吧。在我們眼裏發現得最普遍的是有下面這幾種：

分數的奴隸：一天到晚埋在幾本教課書裏，爲了某一次考試，分數不能列入前茅而滿臉憂容，或因不及格而哀哀哭泣的，三二個同學聚在一起談話，談來談去常不外乎是這個幾分那個幾分；在現在的教育制度之下，學生原不能不爲分數打算，可是那樣忠心耿耿的做分數奴隸，爲分數而產生出喜怒哀樂的，實在是女學生較男學生爲多。這些可憐的女孩子們，把她整個的心靈都獻給了分數的偶像，她們不顧自己正在發育的身體，不顧自己的興趣相近於那一種愛好，拋棄了應該有的快樂，忘却了外面的世界是在起着多麼大的變化，丟開了功課以外的一切知識。一天到晚只鑽在分數裏打圈子，渴望

着從裏面獲取光榮和前途。

死讀書的：這些人跟前者有些相似，但天資往往比她們要來得多，她們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要這樣用功，好像只是一種本能的要求吧了。分數少一點沒有什麼，給先生罵兩句也沒有什麼，似乎是把「讀書」作爲她應盡的義務，永遠這樣慢吞吞地，自自然然地，幾乎有些麻木地讀着書，糊里糊塗莫明其妙的過着日子，一年兩年過去了，要問她到底從學校裏獲得了些什麼，還有點講不出來呢。

在運動場上過日子的：這一方面是虛榮的毒素在她們身上發酵，另一方面某些個學校當局的投機，想藉此來揚名。這樣就造成了學校裏的一種特殊階級——「運動家」。她們考試不須及格，有時候學費都可不繳，一天到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運動場上跳來跑去，舉行運動會的時候就成了衆人眼裏一顆亮晶晶的明星，她們也就索性自認爲是運動明星。運動以外的事，什麼都不管。不過這種現象只有幾個大都市裏所特有，內地一般學校，還沒有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學究氣派的：不講究裝束，不注意儀表，一副厚厚的近視眼鏡架在鼻樑上，臉孔是經常像一塊鐵板一樣，不愛笑，更不講說話，叫人感覺到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氣。她們有着近乎冷酷的性情，她們大多數都喜歡自然科學，堅信着將來一定要做醫師、技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人才。在她們眼裏，只有學問是最崇高最神聖的，其他的一切，不論是參加社會活動或醉心享樂舒適，不論是看政治經

濟的理論讀書或戀愛偵探的章回小說，都是浪費。除了圖書館課堂或實驗室，什麼地方顯去，她們是完全把自己和外界隔絕起來了，什麼國家民族，世界社會，一切都與她毫不相干。在學專科裏，這些人常常可以看到。

孩子氣的：她們是一羣天真的小天使，終日在嘻笑和玩樂中播着愉快的笑聲，不大高興讀書，也不大高興去顧問其他的事情，橫在她們面前的世界是金黃色的一片，沒有憂慮，沒有罪惡，至少是用不到她們去費心。雖則已經是十幾二十歲了，還像剛出世的嬰兒一樣，什麼都不懂，也根本什麼都不想去懂。

幻想享樂的：有着一個被資本主義的瓜子染黑過的靈魂，渴望着聽無線電，坐沙發椅，乘小包車的生活。這想經歷一些美國電影中的戀愛故事，她們是被社會上「視爲浪漫女性」這一類典型的。喜歡把時間放在鏡子面前費時，把心思放在捲頭髮、買皮包、做衣服的藝術上，偶爾也喜歡看看戀愛小說，唱唱中外的愛情歌曲。有些够不上這樣摩登的，但中國貨的綉綉，花布旗袍，和一個享樂的幻夢，也一樣的織成了她們整個的人生。

不敢面向現實的：剛從一個迷漫着封建毒氣的家庭裏走出來，進學校不過想混個美名或趕趕新潮流，再不然就是來消磨時光。她們的眼睛圍從來沒有超越過自己周圍的環境，現在，睜着驚異的眼睛，看着這一切新的事物，傳統下來的膽怯使她們不敢投身進去。在學校裏，她們往往是迴避着衆人的，除了書本，不大敢去看別的東西，笑聲也是輕淡得不容易叫人發現。日子久了以後，也許會比較改變一點過來，但因為家庭環境的不許可，總很難割斷這根拘束的鎖鍊。

深懂世故的：她們對於現實是有着太多的認識，準備着要在畢業以後找個好職業，和悅的笑容老是掛在臉上，她們除了把功課應付得足夠「派司」

以外，常常會跟教師們，學校負責者和一部份、有派頭一的同学，作着實際性的來往。對人總是那樣和氣，從不得罪別人，有機會的時候也很願意跟社會上的顯人達官聯絡聯絡感情。她們在學校裏也擔當着一部份學生活動的任務，但從不會做出和學校當局意旨相違背的事來。

認識不够堅定的：她們比前面的這些都要進步些，看過一些新的文藝書籍，觀察過一些社會深層的細粒，懂得一些人生哲學，她們的胸膛裏燃燒着正義的火，眼睛裏閃耀着追求真理的光。可是，不順利的環境，傳統下來的膽怯，認識的尙欠健全，再加上看不到光明的影子，目睹着醜惡和黑暗在漸漸伸展。於是，朦朧的灰影罩上了臉頰，她們一面在祈求光明，一面在狂失望的深淵裏掉。這種狀態是一段過渡時期，不久以後，不是變得更堅強，就是沉淪到更消極的路上去。

犯幼稚病的：在學校裏，她們被人家稱作「草包」「大砲」，碰到什麼不順眼的事情就要尖着嗓子大罵一頓，上至政府當局，下至學校勤工，一個都不肯放鬆。正義感是有的，但往往會用到歪曲的事情上去。她們也接受過一些新思想的薰陶，但沉不住氣，做起事情來冒冒失失，很容易遭受到打擊。學校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總是跑在最前面，說起話來總是最激烈最尖銳，學校當局最恨這些人了，開除或記過的處份常常在等候她們。這些任性的女孩子們，心地純潔得像一塊玻璃，只是性情較爲急躁，在無數次的打擊後，她們的鋒芒會慢慢磨平的，現實的鐵錘會把她們打得老練起來。

過份理想的：豐富的感情像一包沒有啓封的香粉，聞得出味兒而看不到實體。她們從沒有正眼注視過現實，從書本子，自己靈魂裏的喜惡和野馬般的思潮裏，用自己的雙手結成了一個幻夢，這是一個真理和美好的結晶，她們終日生活在這個幻夢裏

，眼睛裏跳着奇異的光。世界在她們眼裏，是一個險峻的山谷，而她們自己是山谷裏的英雄，她們把真理和光明看作是手邊的東西，一伸手就可以拿來的。對於將來充滿着奇妙的憧憬，對於理想有着崇高的敬仰和過份樂觀的把握。她們是快樂的，就是對於醜惡和腐舊發出憎惡和唾棄的時候也是快樂的，因爲這裏面含有她們的豪放和輕視。她們喜歡看書，尤其是熱情的文藝書，她們時常歡喜談着她們的幻夢和希望。

認識清楚的：這是最值得寶貴的一羣，她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努力向這方面去發展，她們知道自己不但是學校裏的一個學生，同時還是社會上的一個組織細胞，悉心的研究它，觀察它，把自己放進裏面去。努力着新的理想社會的實現。

這各種各樣不同的生活傾向，造成了學校裏面各種各樣不同的學生形象。這些生活傾向不是每個人只有一個，也不是每個人必須百分之百的完全從那個模型裏倒出來的；往往是一個人身上兼有兩種生活傾向的來源，而每一種都是沒有達到飽和點。

在學生時代的生活傾向，對於她們的將來有着極密切的關係；正像築路的工人在開始興工的時候，怎樣處置路的形狀和奠定基石一樣。在學校裏馬虎虎糊糊塗塗混日子的人，有幾個能成爲社會上有用的工作者？在學校裏拿擦胭脂和交果朋友作爲日常功課的人，將來大半嫁給人家做少奶奶。

現在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女學生應該怎樣去處置她們的生活？應該拿着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來對付功課？對付社會？對付人生？

首先，讓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觀念：求學不是爲得分數，不是爲混日子，也不是把它作爲一條升官發財的必經捷徑。進學校，爲的是學習一個人必須

要懂得的各種基本知識，培養起自己的志趣而努力使它發揚光大，漸漸走向成功。此外，我們還要認識社會，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女學生也是一個社會人，她不能脫離社會獨自存在。

因此，第一，我們要把學校裏的功課看作是活的知識，與求明白它的內容，不求死背。第二，我們要把探求知識的範圍擴大到教科書以外去，除了必須要閱讀的報紙雜誌外，可以隨各人的興趣所近選擇某種書籍閱讀如文藝，理論，社會科學。第三，我們不能一輩子做學生，做小孩子，將來總要做一個獨立生活的大人的。因此在學校裏，我們要培養起自己的工作能力，判斷力，和堅韌的毅力；要訓練自己的辦事技巧，處世方式，（不要以爲這樣會失去孩子的天真，天真並不是幼稚無知的）。所以我們要儘可能在讀書以外做些事情，像學生自治會的活動，辦民校，組織各種小型的校內團體，如各種學術研究會等，參加校外合乎自己興趣的活動。第四，要在錯綜複雜的社會中，辨別出是非善惡，用你的現察力判斷力，培養自己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你將來的一生才不致迷路。

另外呢？

另外，我們要珍惜自己的快樂，不要便明明的笑聲輕易離開。我們也也要注意自己的尊嚴，不要叫人輕視嗤笑。要鍛練自己的身體，不要使它成爲小河邊的蘆草桿，經不起風打雨淋。要寶貴自己的真純，不要讓污穢的髒東西夾進靈魂。要珍貴時間，不要讓它有太多的浪費。

謹將以上的數點意見獻給女同學們。你的生活是傾向那一種的？讓你自己來選擇那一類型的生活傾向，走上一條正確的路吧！

# 女學生生活點滴

## 我的大學生活 也耶

### 一、當編輯

許多眼光都神秘地射向我，好似在說：「瞧這女孩子當得了編輯！」其實我是辭之再三，得不到幹事會的許可，只好咬緊牙承當下來。

一開頭就遇到無法應付的事。投來的稿並不少，於是我一篇篇的讀下去。

「愛呀，愛呀，愛……愛……」我似乎沒有看到別的字，最少我感到那其餘的字是多餘的，跳在眼臉裏的只有充滿着羅曼諦克意味的愛呀愛，……我編起了眉頭。

「星：真像你的眼睛，那是又美又亮又可愛，溫柔，窈窕，活潑……美呀，美呀……美……美……」我想起那些神秘的眼睛，在那些神秘的眼睛裏原來還藏着星星樣美麗的眼睛。

「一朵紅的薔薇，一朵白的薔薇，一個豐富的祝福，一個淒然的祝福，可愛的小貓兒，梭梭地從我面前逝去，餘下一聲無可奈何的嘆息……」我真的要嘆息了，但我終於忍住了。

「真他媽媽的！」我除了聊自解嘲地罵一句外，還有什麼說的。責任加在頭上，不由你不做，一個扶着病體為生活而工作的勞動者，盡着最大的力量支持下去。

但是，另一個責難又來了，朋友

的信上這樣看着：

「你變了，真想不到你變得這樣快，大學的風吹紫了你的心，火藥氣味飄不過那樣高的牆頭。現在你真不想爬上牆頭看看外面的情境嗎？是的，也許那會無端刺傷你的眼睛，也許那會在你腦子裏抹上更深的陰影。其實，你若不是健忘的人，你該不至這樣快的忘了牆外的一切，你真不願再爬上牆頭嗎？……」我想哭，我想痛哭的哭一場，可是看看今天該送到報館去的稿子，只有用手擦一下眼睛，提起顫抖着的筆，塗下字來。

教授本來就只有敬而遠之的，立正鞠躬，大家都不方便。某些同學偏要光我們這個文藝刊物的篇幅，找到教授頭上去了。老大的面子拉來一篇文藝論著，這位教授交來時叮嚀說是一次登完。待這東西握在我手裏時，我躊躇了，一個小園地容納不下這樣多的花草，商之報館又無法臨時增大篇幅，就來一個權宜辦法，把這篇稿分爲兩期刊出。當作者教授看到截斷登載時，他大發雷霆，立令我們停止出版，說是一這樣的刊物簡直像鬼，

一篇好好的大文章要把牠凌遲細割，這既侮辱作者，又降低學校文化水準，你當什麼編輯？」他說。我被罵得恨無地洞可鑽，而又必得俯首恭聽。

不過，我們還是倔強的維持下去

，命裏註定了該應夭折吧？它的腐爛真太多了。

一天，一位教授與匆匆的從對面過來，他問：

「你是X X的編輯嗎？」我點點頭，于是他從公事包裏抽出一張已寫好的紙，一面指着一面對我說：

「我鋼筆掉了，你在X X上給我登一個尋筆的廣告，這是在美國留學時花了三十美金買的，你想現在美金多值錢，掉了怪可惜的。又是跟我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老同伴，一旦失了牠，簡直使我坐立不安……」

「但是，我們是文藝的刊物呀，只是報紙上的副刊，並無餘地登廣告，而且從來不見人在刊物上登廣告的。」我不等他說完就帶點頭皮的神氣說了。不知是我的頭皮激起他的憤怒，還是他自知說錯了還要掩飾破綻，他突的變了臉色說道：

「學校拿錢給你們辦什麼刊物？難道教授要登一兩個廣告也不行嗎？」他說完頭也不回舞着司的克走了。

終於，爲了更多的困難，大家都願意讓「X X」夭折，我鬆了口氣；心裏想再過半個月某某教授將要結婚了，若不停刊，他要我在那裏劃出一部份來登結婚啓事，我該如何答覆呢？

### 二、在台下與在台上

師生聯歡會，免不了要演話劇，我很早就佔了一個位置，其實雖說很早，已不是什麼好位置了。這荒遠的

山城，熱鬧的事是難得的，大家最盼望的就是校內的劇團公演話劇，話劇在我們算是了不得的娛樂。

在這裏我們的目的僅為娛樂，當然一部份人也注視藝術，不過，多數人都不這麽想：還有些人專爲了看女同學——女角色而來。

幕開了，台上坐着一位濃裝的年青女子，當大家看清担任這角色的是誰時，我的前排便有幾位男同學噓的一聲，接着輕視地咕噥了：

「又是這醜傢伙！」  
「醜鬼偏要裝美人，胖子偏愛扮窈窕，真作嘔！」另一個說。

「越醜的越愛出風頭，美些兒的出出風頭也吧了，這些無鹽娘，倒是安靜點兒好。」又一個說。

「你說若是又來飾該多美呀，她爲什麼又不演劇？只是這些鬼東西。」這一個有些憤憤然，不禁大聲的說出來了，這話聲引來許多奇異的眼光，有的同學在嘻嘻的笑着，當他記起自己剛才讚美了蜜斯又時，面上

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從兩頰直紅到耳根邊。

下台後，那個飾女主角的醜傢伙會說：「不知她什麼時候已聽到男同學們惡意的評語。」

幾個月後的一天，我自己在台上了，扮演的雖不是一個美人，但至少這假扮中人比我總要漂亮些，從台上把眼光向下一掃射，我找到了那幾個人，耳朵邊彷彿又響起了那幾句話：

「又是這個醜傢伙！」  
「醜鬼不知醜，一次又一次的上台，戲台怕要被她醜倒了……。」

「出風頭，出風頭，女孩子最愛出風頭……。」  
下了台，我也決絕地說：「我再也不演什麼鬼話劇了。」

年年都有新的女同學補上去，舊的女同學退下來。當新的女同學也聽到了這出藝術外的嘲笑與輕視的批評時，大家都不願意幹這賣力不討好的勾當。我被罵了二年餘，但我還是演下去，雖然在氣惱的時候我會說誓不再演了，而當一個工作在面前時，我會暗暗地自己鼓勵着自己說：「該衝過黑暗才能到達光明」，同時我又在心裏起了疑問：「大學生對於藝術的欣賞就是這樣嗎？」

三、桃色糾紛

與琳走到操場邊時，迎面來了田，他嚴肅地對琳說：「五時請你到雜誌報章那個圖書館去，有話與你談話。」我們二人一路上猜測着他究竟有什麼話說，如有話相商，也該找個談話的處所，怎麼會在圖書館裏有話說呢？

琳去了，一會，琳又回來了，她笑着告訴我一個秘密的故事：

「湘愛上了貞，據湘自己的觀察貞也在愛他，因爲當貞走到湘的面前時，總是把手帕掩着半邊臉害羞的輕輕淺笑着，又是那麼含情地飄了他一眼，忸怩着去了；這樣觀察了兩三

星期，湘真的發狂地愛上她，自己又不敢直接就向她表示內心的欽慕，只好請老同學琳暗中探探貞的口氣如何，再定進攻的步驟。」

以後，我也沒有再問琳他們的羅曼史究竟進行得如何了，不過，當我看到湘或貞時總想笑，我覺得這把戲玩得真够味。不多久，大家都看見湘時常出入我們宿舍的會客室裏，一個謠言立即傳出：湘與貞在談戀愛了。

不知何故有一天湘氣兒兒的罵了琳一頓，說她該玩弄了老同學，他說：「你這狡兔子，不花錢看了一幕好劇。」琳氣得哭起來，她不服地說：「我早已對你們說過，貞是嬌嫩的小姐，湘是寒酸的書生，這個劇排演不會成功的。你們罵我還是十八世紀老太婆的說法，戀愛是無條件的，無階級的，現在呢，又找到我頭上來，老爺可沒空審查這些狗案。」

其實湘的責難，並非戀愛不成功而失望感傷的結果；他氣的是愛人既得不到手又弄得滿城風雨，這樣有失男性的莊嚴。他在窮根究底着爲什麼同學們都知道他愛上貞的事，他該琳不該把他的秘密洩露。他又裝着紳士式溫文儒雅不在乎的樣子，同時向許多人解釋他並沒愛貞：「你想我怎麼能够愛她呢，她是那麼忸怩的小家氣。」

這個故事流傳到女同學們的耳朵裏時，她們在路上走，連最熟悉的男同學都不敢看一眼，大家怕着這看一

已的鞋尖上。

四、請吃糖

除了上課上圖書館，唯一的消遣玩意兒便是請吃糖。

一個女同學與一個男同學在路上並排走了三步，當你回到宿舍時，至少得花五毛錢買些糖請客。據說你若與他無交情，當不至並排而走，既有交情又是一男一女，那不是戀愛是什麼？

有一天，莫明其妙的人家請我吃糖，有得吃，我也就莫明其妙白吃着，以後有人告訴我黃翠與我們班裏的老鼠戀愛了，所以大家要請糖。

過了兩三天又有一個人請糖了，這次我沒份，她們在那邊吃着哈哈大笑着，有一位同學告訴我，玉與我們班裏的老鼠戀愛了，所以大家要請糖。

有一次是最有趣的了，黃昏後大家在山散步，遠遠地淑從那邊來了，她又談得與一位男同學很大的走着，而斷定他們是一對情人，「那裏該過去要她請糖呀」。她們走到他倆面前便大聲的嚷起來：「淑怎麼！你不該請糖嗎？」淑知道他們誤會了，趕快拉過站在一邊的那個男同學介紹似的對她們說：「這是我弟弟文心。」

五、尾聲

當然，我們這裏的同學，並不全這樣的羅漫諦克，整天的鎖在圖書館想由書上發現真理的有益於人類的實驗室內想從那裏發明有益於人類的

生活工具的有，想做高爾基的……：……讓我用愛倫堡的話作一個結束吧：一面是嚴肅的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

……

……

……

……

……

## 教授說親肖田

下課後，我跑到信箱那裏去，收到一封沒有貼郵票的信，我知道這是校內誰給我的。

「……今天下午一時半希隆舍一談……××約」

啊，原來是一位年老的教授，我不會選過他的課程，有什麼好談呢？橫豎我沒有讀他的書，總不至碰釘子，管他談什麼。

我按時去了，他很客氣的招待了我，談了些日常生活與功課情形，就把話題轉了。

「聽說你一面讀書，一面還自己工作維持生活，真是難得的好孩子。」

「這算不了什麼，因為家裏沒有錢讓我進大學，自己為求知慾所驅使，冒險的闖入皇宮，既已過了兩年多，餘下時間已不長，自己再勤苦些時，也就容易過。」

「太好了，真是好孩子，不過，我……呢……你每月費用全靠自己工作？」

「不，家裏也有幫助。」

「啊，好孩子，好女孩子，哈哈！」他拉了我的左手再慈愛地拍了我的肩膀，言時有一股愛流直貫過我的全身，我第一次感到父愛的偉大。他大笑之後又繼續着說：

「我是老頭子，我極愛年青人，看你們都如自己的弟姪，尤其對於你我特別關心，你這麼工作不太苦嗎？究竟人的精力有限，還是少做些工作好。」

「可是，不工作又怎樣呢，工作在我是快樂，我一點也不感覺疲勞，現在若叫我清閒地過半小時，似乎這倒是磨難，我會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說你是好孩子，大家說你好，大家愛你，說你又持重又端莊，我真愛你如自己的女兒，不過，你可不要這老糊塗的爸爸拉，哈哈……是嗎？」他又顛巍巍的大笑了。

「那裏，求之不得呢，只怕你不要這無用的女兒。」

「好啊，那你就做我的女兒……，呢，老年人總不外乎此，不過這是愛護年青人的一片心，……呢……你訂婚了嗎？」他又正襟危坐威嚴地望着我，我被他突然一問，有些茫然，眼睛睜得大大的等了一會，我才搖搖頭說「沒有」。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之大倫，男女都不能不結婚，所謂獨身者，那是騙人的話。我是老頭子，說的話不會錯……，呢……我想給你說一門親事，這……完全是我的好意，爲了愛你的緣故，我才特別關心你的終身大事。不過……呢……現在婚姻自由，就是親父母都不能強迫……我爲了覺得你是一個好孩子，所以今天特別提出……。」

這真使我意料之外，他爲了這麼一回事，竟繞了個大圈子。我又不好跑掉，只好靜靜的聽着。

「這個人資格相當高，留學過英，美等國，也曾游學過日本，呢……他曾祖是清朝的宰相，祖父就是××，當時的大學者，官祿也不小；就說他的父親吧，雖不及其祖父，在民國前也相當有名，可說他是官家子弟，呢……」他停了一會，似在思索什麼。

「他家的房子才大呢，那是相府呀，金牌喇，書卷啦，什麼都有，做他家的媳婦也够舒服，當然，現在大家都離開了家鄉，根本就用不着行媳婦禮，我不過說說，……呢，當他年青時，既聰明，人品又好，許多官家小姐托媒說親，他總以學未成而拒絕，家人也無可奈何，我記得以前××家小姐，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都會，而且容貌也好，他還是拒絕了，到他學成後，因他擇偶極苛，所以一直延至今天……他急想擇一個有大學資格，容貌美麗，善於持家的，我年來都不曾遇到，……呢，我以爲你還是他的好配偶……，當我提到你時，他也極同意……」

開頭我還是嘻嘻的笑着，我覺得這個老頭子糊塗得可以，他越說下去越增加我的憤怒，我用力咬着嘴唇，不讓咀咒快快的從嘴裏滾出。

「他的家世，他的學問，他的一切都配得上你，只是他的年紀大些，……不過……呢……年紀大點，對世事倒理解得透澈。這個人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也是你的老師……」

「我不會猜……」我憤憤的說。

「你用不着怕羞，呢……他就是××呀，你意思怎樣？不過，……就是年紀大點兒，別的都好，都好……哈哈，你若願意……這是終身大事，用不着怕羞，……這星期日就訂婚，現在學校放假時間也近了，假期正好結婚……，你以爲怎樣……？你們正是一對好配偶，而且……他可以負擔你全部學費，待你畢業後，他還要到美國去，你也有了留學的機會，你意思怎麼？儘管說，這還用怕羞嗎？」

「一切我都明白，婚姻問題現在我沒有想到。我需要念書，我只曉得念書，什麼公子哥兒，博士，教授，這些我無閒情管；他好意，我感謝，可是，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我有力我自己會做工，我不想靠誰。不是配不配，也不是門當戶對的問題，我不想做教授太太，我不想爲誰持家，我要把我的精神與力量爲更多的人服務，我不願爲一個男子服役！感謝你老人家的錯愛，對不住得很，我不能如你的願。我不是你所想望的持重而端莊的女子。」我漲紅着臉一口氣說完，大踏步跑出來，老頭子還在後面大聲的叫着：

「你靜靜的想一想，以後生活程度更要高呢……」

???

# 一位女博士的高見

???

子秋

初冬的一個上午，約莫十點鐘，A大學女生宿舍的佈告版上，貼出了一張佈告：

「本晚六時舉行茶話會，特約新由西南歸來之李××博士演講，務希諸同學準臨，特此通告。」

女生同學會的文書，貼好了這張佈告轉過身子走了，小文下課回來，跨進宿舍大門，看見大廳的佈告版上有了新東西，連忙三脚併做兩步，跑近前去，看個究竟，一看原來還是這麼一回事，便與沖沖地連跑帶跳地躍進六號宿舍，朝着同房兩個正埋頭演微積分習題的鄭偉英和黃瑜，大聲嚷着：

「喂！今晚教務太太李××博士來演講啦！哈！我倒要聽聽這麼一個大學女教授的高見，你們知道她今晚講的是什麼題目嗎？」

鄭偉英和黃瑜先倒被她「衝鋒式」的進房，和「呼口號」似的大叫嚇了一跳，一齊抬起頭來，呆愣着她，直到聽明白了，鄭才嫣然一笑說：

「真是野孩子，這也值得大嚷，剛才我聽見會長說，她堅不肯演講，結果才改為茶話會，隨便談談而已。」

「那爲什麼佈告上要寫演講？」小文瞪圓了兩眼質問似的。

「鬼知道，寫演講容易號召人吧？」黃瑜插了一句。

「談話怎麼談法呢？也得有個中心題目呀！」會長說任我們發言，剛才學術股股長還來交代，叫我們把要問的題目先想一想，等會寫下來交給

她，讓她彙集一下，好按序提出。」

「這樣倒好玩，讓我晚上多問她幾個有趣而又有意義的問題，叫她答不上來。」

小文說完，擲下書本筆記簿，一轉身又衝出房門，朝小李房裏奔去了。

黃瑜低下頭來，吐了一口氣說：

「小文總像個野馬似的，蹦蹦跳跳吵吵嚷嚷的，不像一個女孩子！更不像個文質彬彬的大學生。」

「那還不好？都該像你老太婆似的，整天慢吞吞地，跨着金蓮步，十足的小姐氣。」鄭偉英帶笑說完，還偷偷地看她一眼，心裏有點不高興她的批評。

房子裏立刻靜下來，兩個人又把心埋在書本裏。

× × ×

整個下午除上課時間外，女生宿舍裏人人都在談論推測這個不曾見過面的李博士。博士這個頭銜，在中國女性中是稀罕的，而且是化學博士啦！從前也有過一些女博士，可是一當她們做男博士的太太以後，博士這個光榮的頭銜就拋在一邊，連她自己也不記得了，今晚來會的這位却不同，她不但有頭銜，而且做了六七年的大學教授，在教育界有着一點點聲譽。同學的腦中都懷了不少問題，像：她怎樣得到博士的？女人做教授的滋味如何？牠既是學者又是太太，她怎樣處理職業與家務的矛盾？她對家庭的觀念怎樣？她怎樣教養她的孩子？在西南

那個大學裏？女同學的生活是怎樣的？西南的一般婦女情形如何？……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她們腦中纏來纏去，急於要她來回答。

宿舍裏的空氣在動盪着，大家都很興奮，特別因爲三個月前，福建曾發生過停用女職員的浪潮，國內的某些地方，某些職業部門也有不用已婚婦女的規定，這使得她們對職業與婚姻問題，引起了更大的注意。

× × ×

晚飯後的大廳裏那張長檯上，鋪上了潔白的檯布，中間放上兩個滿插菊花的花瓶，汽油燈在頭頂上滋滋地發光，一排排的椅子，圍着長檯擺着。

六點鐘校長夫人和幾位教授夫人帶來了一位胖胖的中年婦人，一頭鬆散的細髮，圓圓的白哲臉孔，掛着一付黑邊眼鏡，笑迷迷地跟迎接她的人點頭招呼，消息像電流似的，立刻傳遍了每個寢室，同學們都踴躍出來，要認認這一位久盼的生客。先前大家以爲一定是個摩登的太太，那知道，大家都猜錯了，撲索得很，真不愧是個埋頭實驗室與書本中的學者，沒有脂粉氣，大家似乎失望，又似乎滿足似的挨着長檯邊坐下來，等候會的開始。

當催開會的鈴聲在寒冷的空氣振盪時，各寢室裏早就沒有一位同學留下了，汽燈的亮光，照耀着一張張興奮的臉孔，檯面上擺着好幾盆花生栗子。主席站起來致詞了，會場裏一片靜寂，當她說到「我們今晚在這個會裏願意領教李先生的高見」時，大家的目光都轉射到那被稱爲李先生的臉上。

上，投給她以親切和希冀的微笑，出乎意外地，李先生却像老朋友似的對大家笑着問：

「講什麼呢？我是不會講話的人，大家隨便談吧。」說完加上一串響亮的笑聲，大家也跟着她的笑聲，報以一陣微笑。

笑聲過去，會場裏忽然沉靜下來，這使做主席的人有點發急，她轉過身向坐在旁邊的大林嘮一嘮嘴，暗示她先做個開路先鋒，打破沉寂的空氣，大林點點頭，發言了：

「我們生活在這偏僻的地區，很想知道點別地方的情形，李先生由西南來，希望把那邊大學裏女同學的生活報告一點，給我們聽聽。」

李先生又笑了，她想了一想說：

「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上課，下課，讀書，吃飯，玩，就是這樣。」

大家有點感到意外，想不到答案是如此的簡單化，公式化，小文最失望，心裏不甘似的再追問一句：

「我們希望知道一點她們課外做些什麼活動。」

「沒有什麼課外活動」又是一個簡明的回答。情勢有點僵，大林是學術股股長，不得不來個轉環，於是說：

「李先生可以把那邊男女同學間的社交情形告訴我們一點嗎？我們這邊男女同學間是不大招理的。」

「哦，你們這邊是這樣子嗎？那邊倒不，每一個女同學都有男朋友，每一個男同學都有女朋友，他們倒常玩在一起的，那些女同學一下了課就找男朋友玩去了，所以誰也不做什麼活動。」

這倒是一個新鮮的消息，大家都按自己的幻想去想像那種和他們生活得不同生活。

好研究先生心理，愛強爭分數的張衛玉，這時候却腦筋一轉，想到另外一個題目，她在大家沉默中，把要問的話，整理一下後，便用帶着鼻音的國

語嬌聲嬌氣地問：

「李先生，請問你，你在七年教書生活裏，所教的那麼些學生中，你認為好的是男同學多呢，還是女同學多？」

「哦！這個嗎？」李先生又笑起來了，「我倒沒有統計過，不過讓我想想看……對了，我認為最好的學生都是男生，女生雖很用功，但特別聰明的少，而且她們大半有了男朋友，或者有了愛人後，便不大專心在功課上了，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但我覺得有這情形就是了。」她說完，回過頭去對張衛玉笑一笑，似乎說「答够了沒有一？被她一看，張衛玉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

說話有點結舌，平素非常關心婦運的黃柏珍，這時結結巴巴地插嘴：

「可否請李先生告訴我們一點西南婦女工作概況？」

李先生窘了，心想這問到我外行的事兒上來啦，怎樣回答呢！想了一瞬才抱歉似的說：

「這個……，我不大清楚，因為我不是上課，就是在實驗室裏，再不然就在辦公廳裏面，很少打理事務的。」

黃柏珍感到失望，小文屏住氣一直用好奇的眼光緊釘着這位大學女教授，此刻聽了這句話也很失望，她捏捏坐在她左邊的鄭偉英擡起小嘴巴輕輕地說：

「一個象牙塔裏的學者啦，今晚真白希望了一場，什麼也沒有，倒不如請她講點本行，來個化學術演講，還有點內容……」

「着什麼念呢？這個不懂，不好問問別的吗？至少今晚她也給我們知道中國有這末一種人物。」

小文只好不聲響。

對面已訂婚的王培華一揚頭頭皮地笑着發言了：

「李先生，你怎麼能够又當教授又做太太呢？你不會感到忙不過來的矛盾嗎？」

這是大家近來很關心的問題，幾乎每個人都想問，現在王培華問出了，大家的眼光又注射到李先生的臉上，等待她回答。

「我嗎？我覺得沒什麼，家裏的事，我從來沒有管過，都交給老媽子，我每天一吃過早飯就提起公事包到學校去，要到中午才回來，吃過午飯休息一會又出去，晚上再回來，家裏的專用人比較料理得更好更停當，一點也用不着我操心。」

坐在李先生旁邊一直沉默着的周太太，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就不能像你這樣閑散，叫用人做事總不稱自己的心，總得要自己去管束一下才能弄得好些，所以我家裏有了兩個用人，而我却仍舊一天忙到晚，忙不過來。」

「可不是嗎？我總覺得用人做不如自己做妥當，結果一柴一米都得自己管，小孩子更是讓人，自從小婉出生，這十二年來我就沒有法走出家庭去做點事。」典型的家庭主婦，陳太太慨嘆似的說着。

一半是訴苦，一半是為自己辯護，她過去是個大學裏的高材生，念的是物理，可是一跨出校門就跟陳教授結婚了，書本，工作，雄心，都消磨在幾個孩子的身上和廚房裏。

「這真是奇怪，我結了婚七年，沒管過家裏的事，但我也生活得好好的，怎麼會忙成那個樣子呢？」

也許這一句話激怒了校長夫人，她反駁說：「這也得看孩子多少和經濟情形如何，假若孩子太多，又無力個個請奶媽或者僱人照顧，那她只好自己管了，李先生只好算例外，孩子只有一個的，自當當教授一個月二三百塊錢，當然不會有問題的。」

這個意見大家都默認，這還不是例外？一個通常的女人，職業與婚姻一定會衝突，尤其在這種社會裏。

小文又捏了一捏鄭偉英英的手說：「她還不是天之嬌子？天之嬌子是不會知道人間世的苦惱與困難的。」

「天之嬌子是不會知道人間世的苦惱與困難的。」

★★

# 從理論到實踐

李蓮 ★★

「噹！噹！噹！」隨着時鐘，打過了五下，接着「叮鈴叮鈴」的起身鈴響了。

寢室裏立刻在起了熱烈的響應：着衣、穿鞋襪、上廁所、疊被、洗臉、刷牙、梳髮……

再一個鈴聲將許多年輕的姑娘們從寢室裏趕往運動場去了，於是那塊寬大而遍鋪黃砂的平地，立刻被大隊健全的脚步踏破好夢而發出憤怒的「沙沙」怨聲。但女孩子們恣意跑跳，互相追逐得更厲害了，充滿着年青活力的玩笑聲隨着籃球或排球滾到球場這角，又馬上轉往球場的那角；場上的女戰士也跟着擁到這兒，又馬上擁往那邊。在早操的場上，我們是望不見太陽的圓臉孔的，但每個孩子的臉上却可以看見太陽光的色彩了。

每每到遶遠的山羣上抹上一片淡紅色的時候，第三次鈴聲就送來了；體育指導懸在胸前的笛子一接近嘴巴，運動場又立刻靜默下來，一窠小雞不見了。

四次鈴聲間隔十分鐘後又起，膳廳裏的碗筷響了。一放筷，第五次的鈴聲便傳來。同學各各關進自己的教室裏；教師們各各挾着講義及點名冊隨同第六次鈴踏上自己的講台，於是我們上午第一節功課就開始了。

第七次的鈴交響後，由各教室裏吐出的孩子們跑進醫院，披起潔白的實習衣帽。新同學往往不大容易自己扣住或解開做在背面的鈕扣兒的，少不得要央求別的同學幫忙：「王，謝謝你替我扣它。」在起先，素色手術衣帽會給每個初嘗試的同學新奇而好笑的，有幾個簡直弄得坐立都不自在，有的呢，侷促不安地擔心有污物沾染上自己潔白的一身，直到實習開始，工作攝去他們的注意力後，才漸漸忘掉對新環境的陌生。

在醫院的各科裏，從教室裏，書本上，先生口中收來的東西在這裏兌現了。譬如護病學上的鋪床法、繃帶學、體溫呼吸、脈搏測定法，可以在病房中實施了；妊娠、產婦、褥婦之生理或病理的現象，可在產婦科裏鑑別；細菌學上教師告訴我們結核菌、瘧疾原虫、梅毒螺旋體的形態，在我們的記憶力上，只是一個不十分清楚的概念，但一到化驗室裏，我們就可以在顯微鏡檢驗一下證明了；死的理論，變成活而生動的實踐，在教室裏所攝取的固體物得到了消化的機會。實驗在科學上的地位，像我們攝取種種食物需要消化一樣重要；若沒有消化液的作用，消化既不可能，吸收同化更無希望，假使講義可以代表食物，那末實習就是消化液，而經驗和學問便成爲吸收同化作用了。

第八次打鈴是門診完畢回膳廳用午餐的時分了。

第五、六、七節（即下午第一、二、三節）功課完畢後，全校的同學們又跳到運動場上去，在那兒消磨了四十分鐘回來，不多久，我們就第三次跑入膳廳。

晚上五點三十分鐘起，自修室內燃起美孚燈，平均每四位同學得美孚燈一盞，光綫雖未免不足，然在抗戰期間已實够滿足了。

夜自修落課後，各教室內的洋燈，由校役收集管理。寢室裏點的是菜油燈，這些半明半暗的燈火，似乎帶有催眠作用，在隨着時鐘的短針斜在Ⅷ與Ⅸ中間，而長針不偏不歪指在Ⅴ字上，校役最後一次提鈴的時候，全校大半同學已聽不到熄燈鈴聲了。

李先生接着告罪似的說：「的確我的情形是例外，在我看來家庭與職業毫不衝突，在別人也許是有問題的。」

坐在偏首那位念社會系的黃士良，這時候却給她的話引起了一個問題，她問：「那麼李先生看來，有人主張女子回家裏去不要到社會上工作，免得顯此失彼，對不對呢？」

「這個嗎？」李博士又有點窘了，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現在要她回答却很爲難，她停了一響，想了一想，就接下去說：「我認爲不大對，可也有一點道理，我看對家庭有興趣的就回到家庭去管家也好，無論如何，總得看這個人個性與興趣來決定。」

這種模稜兩可，意識不清的意見，很多人不滿，但却也有一些人認爲對。那幾位對婦女問題很有研究的，知道由這位博士口裏得不到什麼啓示與指導，便失去了發問的興趣，小文最感到失望，撇起小嘴巴，心裏老大的不高興，這時候只有幾位擅長於言辭的女同學在和李先生及教授夫人們攀談。

七點半鐘，花生栗子都光了，好奇心也滿足了，意見也領教過了，主席趁大家停止談話時，向李先生及各教授夫人道了謝，把會結束。人散到房子裏去，大廳立刻靜寂下來，滋滋的汽燈照耀着，只有林媽獨自一個人去搬椅子掃地。六號寢室裏這時却展開熱烈的爭辯，辯題是一個大

學畢業的女子，結了婚是否應該留在家裏照顧孩子管家務？小文黃瑜的意見恰恰相反，兩個人爭得臉紅耳赤，幾乎反臉。

對於婦女問題，她們雖然很關心，但因爲她們的生活圈子與社會遠遠地隔離開來，處在這溫暖的象牙塔裏，她們只有一點模糊的概念。像小文雖然有不甘沒落的雄心，但生活却使得她越來越矛盾，失去了對爭取婦女解放方法的真正認識。有些同學却在不知不覺中，走了回頭路，打算畢了業，好好地找個有地位有是錢的男人，享個太太的清福去。她們六個人爭辯的聲浪到九點鐘就寢鐘敲過才停息下來，可是每一個人的心裏，却激起不小的波浪。

# 去學校的路上

菲紅

## 從百官到嵯縣

一個下着雪的陰沉的天氣，我從上虞走到百官，開始我的向着新環境的行程。

爲了嵯縣的「公司船」要第二天早晨才開，所以，我們不得不在百官宿一夜。

百官的米是貴的，而且買不到，這使這古老地方的人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恐慌，然而，菜館與旅館却依舊繁榮異常，毫不影響他們的生意。

吃不起飯，我們只得上麵館裏吃麵，但是麵也吃不起了啊！一頓晚飯化了一塊多錢。

在「雅座」裏，從一個「百官通」的「高等吃客」的極健的談鋒中，知道紹興的所謂妓女的「整脚貨」，都投到百官這發國難財的「暴發戶」的集中地的懷抱裏來了，百官又多了一批可憐的女人。

夜是在寒冷中過了，天一亮，我們就走上往嵯縣的「公司船」。

船裏已經擠滿着各色各樣的人，也代表着各個不同的階層：「一九四一」航空式皮大衣，威嚴不可侵犯的軍官老爺；瓜帽馬褂，毛皮袍子，怡然自得的老闆；雞胸鬍髮愁容滿臉的老太婆；還有沒有表情的鄉下土老兒；以外，就是差不多佔了半艙的永遠樂觀似的黑色「學生軍」。

我是與二個到學校裏的同學一起來的，她們帶着米，被敲去了一張船票的竹槓，這個敲竹槓的辦法是很合乎「時代化」的。

船上我必須要度過這漫長的一天一夜——碰得

不巧還得再過長長的一天。

田帶着有粽子，於是我們開始大嚼冷粽子當早餐。

艙裏是擠的，擠得你不能動。從敏的網籃裏翻出一本「生死場」，這使我感到好像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似的高興，以一種閑散的心情，却緊張地讀完了它；這是一本出色的小說，它大概的意思是叫我們記得自己已經失掉了東北，而且告訴我們那裏的農民是怎樣地倔強得可愛。

看完書，可以吃中飯了，中飯是船上代辦的，五角錢就滿滿地一碗，田獻出他母親偷偷地給他塞在網籃角裏的糟雞肉，煎帶魚，滋味好極了。

船尾裏有一批人是從上海來的，他們從餘姚庵東轉進口，談着路上的情形，真苦，渡江到庵東之前，一定還要赤足涉廿把里水灘，有時候潮退在夜裏，有許多人是因爲餓與凍而死在路上的，因爲那裏是那樣地容易在黑暗中掉入深潭。

我於是想起了孤島——這第二個我的「老家」，分別了這樣長久了啊！我懷念着那裏的朋友們。晚飯，泊在章家埠。水是逆流，加上船夫們的偷懶，看來明朝又要過漫長的整天。

在狹窄的座位上打了一個瞌睡，船已經停了下來，是停在離開嵯縣還有一天行程的路中，船夫們需要一個充足的睡眠呀！

夜風吹進艙，是格外的冷，我打了個寒噤。

在模糊的半醒狀態中，度過了長夜。船又以緩慢的速度行進了。

天發出睜白的光，在江水中洗了個爽涼的臉。

收船票了，於是一個穿着超過他二月餉銀的嗶嘰軍裝，與絲絨皮鞋的，類乎排長的傢伙，用不三不四的「紹興藍青」，交涉爲什麼他中途下船而票價不能減半的理由？頗有「×××大律師爲屏辯×××啓事」之概，而且要「拿出公司船的章程來」。

結果，一個赴金華經商的青年商人解決了這場風波。

於是，船又在靜靜地，靜靜地前進了。

嵯縣的溪流是淺急，而且遼闊的，它代表了寬柔的河江。船到了曹娥江下游——剡溪，羅夫就只得涉水，船的進行就更加艱難，而倒碇的，是與別的船鏟打了攪扭，這是糟透了，於是，又費了刻把鐘。

天又暗起來了，遠行的趁客們焦急着趕不着汽車，嚷着要把公司船當旅館了。

立在船頭上焦急地等，天又下雨了；等着，等着，終於到了嵯縣。在雨中落湯鷄似的進了旅館。

隔壁房間燈光特別地亮得刺眼睛，頑皮的田爬上桌子去窺望，他鬼鬼祟祟地伸了伸舌頭。被好奇心所驅使的我，也不禁上去張望了一下，原來他們在「雀戰」。抗戰時期的「娛樂」，應該也是一不忘救國，而他們却在研究某種「戰」術，大概也是一「時代化」的事吧？

洗了腳，就睡。明天早晨還要上長樂去呢！

# 我們愉快地工作

芥

招生廣告貼出一星期了，來報名的只有一個學生，如何開學呢？

一切都已籌備就緒，同學們都願意把晚上自修的燈火和時間讓給未來的民衆學校，讀本也已抄好，訂好，教員也已分排妥當，但是報名的還只有一個學生，如何開學呢？

星期六的午後，未來的民衆學校的教職員——我們全體二十四個寄宿的女同學——集了一次會，決定把學生一個個從家裏拖出來，定了一個最低的標準，認為這次動員，至少要招到三十個學生。

天在濛濛的下着細雨，沒有太陽的山國的冬天，就是不刮風，那迎面的冷氣也給人面上刺痛，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眼前都輓動着一個憧憬，這憧憬把我們的血都燒沸了；二十四個人分成三組，由會說話的同學打頭陣，不會說話的同學張聲勢，分頭的去敲打那一座座緊閉的大門。

三支精銳的文化軍，開始用着唇槍舌劍向頑固的封建堡壘征伐。

村子並不大，但是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兩個丫頭，我們的對象主要的也就是這些丫頭，自然，當我們開始進攻的時候，敵人是不會不招架的，但是破舊的城壘，腐朽的隊伍，如何擋得住我們還有完善組織和新式武器的生力軍呢？

我們用最溫和的聲調，去融化那些鄙夷猜忌的險孔，我們婉轉地答覆着那無理的推託；我們給燈火，我們給書，給筆，給紙，我們選取了那最不妨礙她們工作的時間——晚飯後。

黃昏前，凱歌從各巷子裏回來了，點點的雨粉子黏在柔潤的髮上，點點的汗珠粘在光澤的額上。寂寞的宿舍頓時成了清晨的樹梢，唧唧喳喳的吵做了一團。可笑的，可氣的，或受了禮遇，或被發了閉門羹，各各訴說着自己的遭遇。

檢視各人的學生登記紙，三十一張，比預期的數目恰恰多了一個，不由哈哈的都笑了起來。

真的開學了。這天，我們晚飯吃得特別快，飯後，教員老媽子趕快把桌子抹乾淨。四條桌子上點着四盞洋燈，敞開了大門。全體同學不論有課的或沒有課的都集中在我們原來的飯廳兼自修間——現在的民衆學校禮堂兼教室——的祠堂大廳上。人

多，陸續地來了，大的，小的，老的，壯的，越來越多，哩哩啞啞的擠了個水洩不通。我們的一校長先生——和一教務主任——可忙壞了，只見她們倆一下出長站到了衆人的面前，教務主任指導了所有的學生

就座，壓下了一切的煩音，校長致詞。我們的校長先生是激動極了，她漲紅着臉，一面講一面不斷的用手將那披下來的短髮掠到後面去。可是講着講着

，她的聲音漸漸低了，她漸漸覺到注視在她身上的，都是莫明其妙的眼光，她試着用問句拋向聽衆，什麼反應也沒有，她們——聽衆們都不懂得國語啊！校長的致詞停下來了，由一位會說本地語言的同學

學站上去，又再把校長說過的話——民校創辦的宗旨，和婦女爲什麼要讀書的意義重述了一遍。

我們臨時決定，開始二星期的課程都由本地同學的担承教員。

我們當天就發了書，而且開始上課。那做教員的用國語教着字音，用本地的方言講解着字義，周圍靜無聲，一對一對望着她的眼睛，都是那麼懇切和充滿求知慾啊！

讀音，釋義，在黑板上指點字的筆畫，一切應做的都做了，便輪到學生們自己試讀。就在這時候，散在桌子四周的同學們，都自動的站到學生的背後，分別的指點她們，成爲一種輔教的情形，到散學時，僅僅上了一個鐘點課，有些已經認識第一課的生字了。

一個鐘點的課程，給了我們一個鐘點的經驗。我們重新分配了教員們的教授時間，我們暫定爲每天由一位同學當領教，七位同學在桌子四圍輔教，一以增強教學進度，一以便於教室內的秩序維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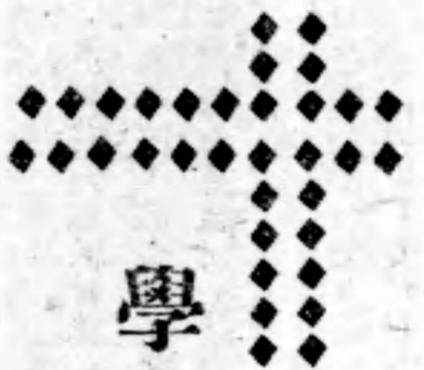
第二天，第三天，我們一天天的上着課，學生一天天的增加。開學一星期後，學生已增加到五十四名，同學們興奮極了。我們第一次抄寫的課本也發完了，四條方桌已經添到六條，我們女生宿舍一共只有四盞燈，於是有了兩個桌子便點了蠟燭上課。

星期一，正當我們領備上課時，事務處差了一個校役送來一盞汽油燈。當雪白的光從門外透進來時，我們全體員生都歡呼起來了，多麼亮的燈啊，每一個角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寫黑板時，再也不要一個人把燈舉到黑板上了。

掛燈時，有個幾同學歡喜得唱起歌來，歌聲一點點的應和，煩音一點點的低下去，低下去，學生都靜下來聽我們唱歌了，誰說唱歌是一項不重要的課呢？在這裏，歌聲是柔撫了一切疲倦的鬱結的靈魂！

我們也有音樂課，在星期六的晚上。我們看到那些從來沒有笑過的女孩子的臉上，都泛上了光輝，我們唱，唱；她們跟着唱，唱，混和地雄厚地唱着。我們，她們都忘記了外面的黑暗

……我們愉快地做着我們的工作。



# 學校的節日

波

但所收的效果，已是我們起初所沒有估計到的滿意了。

冒着寒氣，穿着那村道，已是降了露了。回到宿舍中，那微弱的菜油燈光，看來也像在柔和地微笑，大家興奮着，但想到在早晨八時還要在八都舉行紀念儀式時，連忙閉上眼睡了。

被叫醒轉來，已是七點多了，忙忙地梳洗好，

以最急速的步伐趕去，在這個正日子——三月三日——的紀念會裏遲到，可難為情呢！

校長看來非常高興，像年青了許多；而且大家都有些異樣般的，來客醫藥專科的曹先生說我們每人的臉上都在放着光彩呢！這怎麼不叫我們高興呢，在久雨初晴看見那豁朗的陽光時已够叫人歡喜了，何況又碰上了我們學校的節日？大家的說話都是輕鬆的。我看見魏先生在大會中演講，今天還是第一次。大家儘可能的說些笑話；輪到我們同學們說話時，阿偉要推我上去說，我也不多考慮的與沖沖的上去了。但說些什麼呢？我這麼說了：「今天我們學校成立第一週年紀念日，這好比是我們在家庭中過生日。在家裏，遇到我們孩子的生日時，我們的爸爸媽媽和長輩們，除了給我們說些祝頌的話，祝頌我們好好地成長，好好地成長為一個有用的人以外，總還一定有生日麵吃。今天，校長先生，方先生，魏先生，以及客人曹先生都已給我們說過祝頌勉勵的話，而且是把握着前途光明的話。現在，我跑上來，也沒有什麼好說，我就只想來向王校長和方教導主任討生日麵吃呢！」先生們同學們都笑起來了，王校長，方教導主任也笑，趁這個時候，我忙跳下台來。

在晚飯的時候，我們一揭開飯罩，就發現每桌上果真都添上兩大盆炒麵。

說起來，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下了個把月的雨天的早晨都還那麼陰沉沉地佈滿了愁霧似的天氣，在下午居然會露出了柔雅的光，而且在夜晚亮出了星星了；這正是我們護產職校成立第一週年紀念日的前夕——三月二日（在十天以前，我們預計要在這晚有一個慶祝的小小游藝會。）在上午，我們差不多還在擔心着要失望，而這天竟會突然的明朗起來，這怎不使我們加倍的歡樂呢？雖然說，我們不應該迷信，但我們免不了自然地將這天氣作了我們學校前途開朗的象徵。我們說，這是我們學校的幸運，但先生們說，這也是我們的福氣呢。

這十天來，匆促籌備的游藝會，本不會有藝術表現或宣傳作用的目的，更因了時間的短促，經費的限制，當然免不了是草率的了。但沒有那討厭的雨，泥濘的路，這種便利，是給我們增加了許多的勇氣。游藝會的地點在坑邊村校本部附近的一所祠堂裏。產特級，護三、二、一級，產二、一級，連上春季新來的護一級，產一級，一共是八級。這一羣百左右的女孩子，合湊了九個節目，另外有一個京劇武家坡是陳女士客串的。

這次游藝會的得以順利地通過，要感謝是醫藥專校的同學們給我們幫了大部分的忙：戲台的佈置，前後台的一切支配，雜務等等的繁重工作，都是她們包辦了去；而在游藝開始之前還得要他們來一場開場鑼鼓。

照預定的時間——標準鐘六點，開場了。這戲台的場地雖不大，但黑壓壓的緊密的人頭，怕也在千數左右吧，這需要小小的坑邊村的民衆總動員外，怕還吸收了不少旁的村子呢。第一節出場的就是一「哈哈」，這是六個人帶了異情異狀的假面，穿了古裏古怪的服裝的一種滑稽跳舞，真是笑痛人肚皮的，但這剛好用以來促起觀衆的注意和興趣。第二節是歌劇「萬里尋兄」；第三節是滑稽「說」——這包括了各種各樣的簡直使人意想不到甚至是粗俗的引人發噱的對答，我想，村人們一定會驚奇着文雅的女學生竟會做出這麼逼真的小丑來。第四節是客串的「武家坡」，他們說，陳女士已把京劇的一切好處都做到了。第五節是獨幕劇「三姊妹」；下面是京劇「蘇三起解」，却爾斯登舞，二幕劇「逃婚」，啞劇「新中國」，壓尾的是三幕劇「緋色網」。等到戲演完時，已將是第二天的早晨，標準鐘三點鐘了。在這十個節目中，既已包括了五六種類目，而劇情的內容，更走包括了各方面的。大家都還未盡興，非但先生們都一直等到再沒東西可演出的時候，就是村民們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秩序。

本來，這是一個簡陋的游藝會，同學們藉此熱鬧熱鬧而已，所以佈景的設計，燈光的配備，以及化妝，道具等等，差不多都簡略到無可再簡略，而且沒有指導的人，十天來，什麼都是自導自演，更加只有課餘的一些時候，那晚也是自己動手一切，



# 介紹一個女同學



野華

一、忸怩，羞澀，胆怯  
她叫陳奇霞。

一頭很長很長的頭髮，披在肩上。兩隻遲鈍的眼，老是盯在地下，從來沒有看見她向別人堂堂皇皇地正視過一眼。嘴巴小小的，里面包着一顆褪色的金牙齒；在她那口中，也從沒聽見過一句響亮亮的話。兩頰，很紅，似乎專爲了羞怯時漲紅潮用的。常常穿起一件很短的，噴花的，淡朱色的綢旗袍。同學們總歡喜在她名字下跟上一「女士」二個字。

「呵！陳奇霞女士！……」

在她背後，老是這樣好奇地提到這個名字。其實，我們男同學和她在一個教室裏讀了半年書，從來沒有和她當面說過話。有一次——僅僅這一次，級長向她拿級會費。可是偏又鬧了笑話。

「陳奇霞！陳奇霞！級會費拿來！」

級長坐在她後面，喊着，可是她沒有回應。

「陳奇霞！」

又是很高的一聲。

她驀地回轉了頭，可是又迅速地掉了過去；眼

望着地，面上血噴一樣；嘴巴噤咕了一下——不知說了些什麼。

級長走到了她的座位前：

「請將級會費繳來。」

陳奇霞沒有回答，兩隻手臂圍着書本，頭俯得很低很低。

「請將級會費繳來！」

級長用鉛筆敲着桌子，重說了一句，同學們都好奇地注視着他們。級長也似乎有些窘。

沉寂了剎那……

突然陳奇霞猛地站了起來，低着頭，從門口衝了出去。

級長莫名其妙了，楞着。坐在後面的同學們轟地笑了起來，級長也紅起了臉。

在她回來的時候（又是低着頭），紅着臉將二角級會費很快地丟在級長的桌上。

原來她先前沒有帶錢——然而她就是這樣怪癖相：忸怩，羞澀，胆怯……

「陳奇霞……陳奇霞……」

上課的時候，教師總要喊兩三遍她才聽見。站

起來，像大雞侵襲樣惶恐，懼怕。兩眼向教師瞟一下，又即刻低低地望着書，臉孔又迅速紅了起來；兩手放上桌子，又垂下來，垂下來又放上去——不但兩手，連整個身體似乎偏促得無處安放。這樣子，使人想起一個受着責罰的孩子。

教師問她習題的時候，總回答得像貓叫，輕微到怕只有她自己才會聽見。

「我們聽不見！」誰在嚷。

教師微笑了一下，同學儼得到勝利樣，又轟地大笑起來。

可是，此後也仍然沒聽過她提高了嗓子。她的座位是在教室的最前頭，座位前面的牆壁上

是級會佈告處，同學看佈告的時候，她也會忸怩起來，把身體挨向右面，臉孔低低地俯垂着。似乎別人要望她的 Face（相貌）。

「滑稽！」

「一個活寶！」

所以大家偏愛胡鬧。

「呵！陳奇霞女士……」

老是這樣好奇地提到這個名字。

### 二、看的羅通掃北

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發現陳奇霞孜孜不倦地看的是「羅通掃北」。

雖然，她是近視眼，但是看書很用功。退課時候，人們去玩了，她總是偻着背，把書塞在桌板下靜心地閱讀，有幾課，教師講得沒有味，正是同學們看課外書的時候，陳奇霞就是女同學中最起勁的一個。

然而給我們發現看的竟是「羅通掃北」。

有一次，我們問女同學黃：「你可以勸導導她嗎？一個高中的女青年總容易轉變的。」

黃一開頭就揚起眉來，附帶的一個滑稽又苦楚的微笑：

「實在沒有辦法，她中了封建遺毒太深了，你們一提到她就好笑，就是我們女同學也是一樣。本來我們一級同學少，我很可和她接近接近，但是我們同我們也很少談話。……我有好幾次到她賃在校外

## 我們不需要

### 這樣的導師！ 澹園

考試是連串的來，空氣又緊張嚴肅起來了，每仙清晨，大家都零星地散在這春日原野上，靜靜的看書；在綠油油的麥地裏，剛從濃霧中蘇醒來的山坡上。僅有這一剎那間的空氣，是給了我們清新和自由。

仲是春二的同學，以沉重的脚步，從田塍的那

的寢室里去，她對我也一樣的面紅，說不來話。：啊！她房間，才真有趣呢！綉榻也有，古色古香的梳妝台也有；還有許多書，除線裝的四書五經外，有紅樓夢，長生殿，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呵！太多了，她還告訴我買來是少便宜，她看得多少快……。

大家笑得打斷黃的話。

「有一次，我帶一本子夜和大眾哲學去。她死死爭執「哲學」太深奧，不要看，子夜聽我說是現代小說，似乎更加不贊成；她表示現在許多學生常常談戀愛就是看了這種書的緣故，尤其是女生，不要讀。」

「那次把我也弄得沒趣極了，所以我沒有再去過！」

我們帶着孩子氣地傻笑，可是也實在有些不相信。

「你造謊話。」  
這樣回答黃。

可是後來，據陳奇霞的一個同鄉告訴我們，她原來有着這樣的一個環境：

家里很清貧，父親是個老秀才，只有這麼一個獨生女，所以很疼她，早就教她讀經書，期待着她做一個賢妻良母。她早已許人了，丈夫的父親就是和她父親一樣的人，可是很富，所以她父親勉強讓她出來讀書，她的未婚夫，還在她已畢業了的那個初中里。那邊的校長也是個老冬烘，提倡「男女有別」「讀經復古」的人。

「噯！難怪她要看羅通掃北！」  
大家這麼想。

### 三、寫一篇介紹

「這樣的人很可以做小說題材。」  
有一次，不知誰這樣說。

我寫不來小說，可是我決意要寫篇介紹——介紹給全國的女同學，正當進行民族解放，婦女解放運動的現在，在我們這青年的隊伍里，還有着這樣的一個女同學！

訴說。

邊慢慢踱到我這兒來，兩頰是熱得紅辣辣的，更顯示出她那雙圓大的眼睛的明亮，淚水在眼眶內成了飽和的狀態，差一點沒有落下來。我知道她是受着什麼委屈了：「你們是高中生了，自己的一切行動要自己去檢點，我是不高興直接來告訴你們的，我的任務是監視；不對，就扣你們的操行分數，這是我一貫的教育方針，亦是學校給予我的權力。」……這是又先生昨天夜自修退課後給我的警告，警告一次就要扣五分操行分數呢……？」說着她掉下了淚，喉頭塞住了。一陣洪亮的鐘聲，打斷了她的

她是說我們的生活指導又先生，這是一個自私自利者，她對學生的教育方法是挑撥離間，威嚇利誘，造成自己的小集團，摧殘進步的同學。青年人的心大都是進取的，我們都很年青，我們是純潔而熱情的，僅僅在這機械式的生活下，成天給我們的命令；那生活太苦澀，離我們的要求也太遠了。我們要求自由，要求活潑，要求快活，而學校又不准是修道院，尼姑庵，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記得有一次我會鼓起勇氣，要求她能開明些指導我們

# 實習軍事看護

芸 薈

「軍事看護學」已經讀過了一學期，關於一些藥名及用法，也稍稍記得一點，如沃度防，亞特靈是黃色粉末，可以殺菌，亦可配為軟膏；這完全爲了應付起見，也強記了一二，每禮拜三小時的「軍事看護」在這樣呆板的死讀之下，留給同學們的印象，無不認爲枯燥而乏味的。

這學期的「軍事看護」，又在我們女同學敵視之中開始了，不過只有先生換了一位而已，前學期所擔任「軍事看護」的是一位白髮的老醫師，可是這學期是一位女校醫兼教我們的「軍事看護」，她雖比以前好得多，但最初的教法仍與上學期無異，那會使我們發生興趣呢？每次校長詢問我們「軍事看護」情形時，我們都苦訴着這一課的乏味，其中有幾位同學，竟有請求校方將軍事看護改爲軍訓之必要了。

一次，校長與校醫討論之下，爲了使我們增進興趣，切於實用起見，將三小時的軍事看護改爲一小時講課本，並且定於每天下午在醫藥室實習三小時，湊巧得很，我們只有八個女同學，剛好每次二人，隔二天輪到一次，這消息傳進了我們的耳鼓裏，同

學們沒有一個不歡喜的。

輪到我與X X同學第一次實習了，那天下午，我跑進了醫藥室時，周圍佈置得乾乾淨淨，每個櫃子裏滿是藥瓶，房間裏的空氣也充滿了藥水氣味，這時，我的身體受着新環境所薰淘，不覺愉快起來。女校醫顧先生她早已端正的坐在一條椅子上，握着筆桿，低着頭，開着英文藥方，診着內科病人。在第三班時，醫藥室已擠滿了同學，有的頭上紮着繃帶，有的手上掛着三角巾，有的爛着足，一挨一換的站在我們的面前，他們的眼光，都注射着顧先生，在每個病人痛苦的臉上，就可探出他們期望的心，都等待着顧先生去醫治。

「喂！你把他的傷口用這瓶水（指H<sub>2</sub>O<sub>2</sub>）洗乾淨之後，再塗上軟膏。」顧先生停了她的筆，觀察一下傷口，對我這樣的告訴着。

一隻髒得很多的腳，第一次在我眼前出現，當他自己傻傻的掀開傷口時，一個大的傷口，中央一塊紅肉，旁邊纏了一圈白的東西，立刻使我雙手發抖，一顆心在跳動着，我再不敢碰他一下，我望着腳發呆，我不願做這種駭人的工作，我想離開這一隻可怕

的腳。但當我看到他的面孔上顯露出可憐而祈求的顏色，我的心不覺一陣酸痛，竟把我鐵石般的心軟化爲棉絮，我就鼓着勇氣，拿着藥水瓶，點了幾滴藥水，一面執着夾子，夾了棉花，慢慢的將傷口擦乾淨，再塗上軟膏，封上紗布，並且包紮起來，目送着他從人羣中擠出去。這時，我才透過一口氣來，身心已輕鬆一下；但馬上同樣的第二個又接着上來，於是，我就很熟練的一個一個把他們換好傷口，這樣連續的做到下班後，整理一切用具完畢，才能走出了醫藥室，去練習自己的功課。

現在，我們開始學習，已有二禮拜多了，生活也漸漸的感到有興趣，並且所得到的經驗還不少。而且，我們已經能夠和顧先生分工合作，她診着內科，配着藥，外科完全可由我們擔任了。

在醫藥室中，雖僅僅只學習了幾次，但所得的智識甚至比得過死讀二年的時間呢！時常所用到的重要的藥品及醫治方法，無形中已很清楚的深深的刻在腦中了，而且我們又能利用這小部分的時間，做校醫的幫手，爲全校同學服務，這豈不是一舉二得的事情嗎？

：指出我們的缺點，該如何的去克服，在同學之間，亦能養成相互批評的精神，更希望能和我們談些學校以外的問題。然而結果，她把我們視作危險的學生，使我們反抗她的主張，說我多管閒事，好動。這大概是使X先生討厭我們的大原因吧？

爲了這位主宰操行分數的先生，我們一級的同学中就互鬧着意見，分出了派別，形成了二大利害衝突的陣線，養成她們的狹隘、嫉妬的胸襟，我們在雙重的監視下緘默着自己。

我懷疑「教育」二字的真實意義了，青年的導師啊，我們需要你用嚴正的態度來指導我們，因爲青年是純潔的，他願意接受真理，應該在我們日常生活上來對症下藥。監視和扣分數，這千萬不是辦法，亦不是我們青年所需要的；我們很知道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增加智識，以這種拿分數來高壓青年學生的政策，在我們這些已覺醒了的分數奴隸身上是行不通的。否則你就沒有資格做我們這教育園地裏的園丁，沒有教育青年領導青年的資格。

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的，然而像這樣的導師，我們不需要！

# 憶我的學校生活

夏陽

三四年以前的事，想起來似乎已經有了遙遠的距離。

是自己甘願離開學校的牆門，走進社會來的，抗戰的烽火始終沒有燒到我家跟前，可是却很快的燒着了我的心。有一天傍晚，悄悄的偷了幾件衣服，溜到火車站。於是，來不及向那扇熟悉的紅漆大門多看一眼，就跟它作了訣別。

最初的一些日子裏，被崩裂的情和當時瀑布一樣直衝下來的澎湃的熱情掩住了靈魂裏的一切惦念。漸漸地，瀑布流得緩慢了，熱情也褪了顏色；於是，過去那一段蔚藍的學校生活，常常會像幻夢一樣的繞上心頭，一種遙遠的但却是異常親切的奇異的感覺，像長虹一樣的劃在心際了。

十一年的學校生活，是在強烈的好勝爭強中過去了的，那真是一種可怕的虛榮哪，某一門功課比那個相差一分，心裏就會難過半天。要不是那一羣好心的朋友，一些可貴的書籍，一件件打擊到我心坎裏的偉大的變動，我真會被那種強烈的好勝心吸乾了血

滴，變成一具枯乾的僵屍。

帶着滿身的惶恐和不安踏進那所有着黑色的牆和紅色大門的陌生的中學，迷惑的看着那些長得高高的大學士，聽着她們明朗的笑聲和脆利的說話，我沉醉在裏心的羨慕裏了，心裏想着：「什麼時候能够長得像她們一樣呢……」

從懂得用腦子來思索起，就和幻想伴了。一個人蹲在太陽地裏，躺在床上，躲在不被人家注意的角落中的時候，腦子變成了沒有邊際的人生的馳騁場，各種各樣奇妙的事情，快樂的淒涼的激動，像一根根光亮的絲綫一樣，織成了一個個美麗的故事。那裏面有對於將來的憧憬，有使自己高興的在現實裏不能看到的事情，有傳奇式的詩歌。還有些時候，把一個故事像做長篇小說一樣的，天天繼續不斷的連接着想下去，直到有一個美的結局為止。夜裏閉上眼睛的時候，把幻想和睡夢混在一起，朦朧中分不出自己到底是睡着還是醒着。

不知道是從那一天起的，好像是在進中學的第二年上，我們一夥五六個年齡相仿的同學，給自己搭起了一個用寶石做屋頂，火把當圍牆的小天地。

我們一個個都被熱情燒焦了靈魂的邊緣，我們幾乎是一致的，都喜歡在幻想裏過日子，對於現實有着太多的不滿，像螢火虫似的發出了微光，拿着一顆幼稚無知，但却是狂妄大胆的心，唾罵着舊的，謳歌着新的，用眼淚，傻哭，嗚咽的叫聲，低低的私語，歡躍的蹦跳，和癡迷的閱讀，交織成一幅灼熱得閃光的生活面。

一兩年以後，風暴帶走了它的存在，可是却留下了一個鮮明的，甜膩膩捧不開的，有着做夢那樣愉快和浸在溫水裏那樣和暢，還帶着點輕微傷感的回憶。

一根堅實的鋼條撐住了我們軟弱的心靈，眼望着全國的青年都朝同一個地方跑過去了，我們也不顧一切的跟了上去。

感謝那幾個高中裏的大姊姊，她們把水門汀澆在我們發燙的感情上，使它凝結成一塊堅硬的理智，她們伸出結實的手，攙住了我們向前面跑。

陷在一種不能解脫的矛盾中了，參予了學生浪潮，就要荒蕪了功課，絞痛了我的虛榮心。家裏發現我天天遲回去，用威嚇阻止我出門，當我忍着心拒絕的時候，母親用眼淚拌着苦勸哀求我，她幾乎要跪在我面前了，她說她好容易把我扶養得這麼大，現在却像野馬般倔強……

痛苦的淚水，從靈魂深處沉重的滴出來，好幾夜濕透了被窩，我呻吟在猶豫的邊上……

又是那幾條有力的臂膀，擦乾了我的淚水，把我從猶豫的邊上拖回來，她們告訴我：困難是需要挺身上去迎接的；她們告訴我：學校裏的功課儘可能弄弄得過得去，不要引起先生和同學對你的輕視；家庭的關係，不要使它和你對立；用你的聰明，取得你父母的歡心和信任，獲得你兄弟姊妹的諒解。她們又對我說：單憑一時的狂熱是靠不住的，它經不起一陣風吹雨打，就會輕烟似的消散，多看點書，要把基石打穩……

拿她們的話做明燈，我摸索着走過了一段崎嶇不平的路。



# 茶葉的身世

潘逸耕

當着婦女運動由知識份子的婦女幹部作為領導，推進到一般的家庭婦女以及廣大的農村婦女的現階段，工作者所遇到的困難，自然也比前一時期增加了。首先是因為知識份子的婦運幹部，其生活經驗與一般家庭婦女和農村婦女的生活經驗，其間往往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增加了彼此瞭解的困難，增加了彼此接近的困難。這裏我們想經常介紹一些家庭婦女和農村婦女在日常生活上所接觸到的若干重要事物的常識，以供婦運工作者的參考。

徽州茶區，流行着一種歌謠：

「四月裏來開茶芽，

年輕姐姐滿山爬。

那裏來了個小夥計，

臉兒俏，

唱出茶歌順風飄，

唱得姐姐心肝卜卜跳。」

這歌謠，描寫婦女上山採茶，要被「風流的小

夥計」調情誘引，其實，一般採茶婦女，未見得有

那種閒情逸緻，就會「心肝卜卜跳」！

廣東潮州一帶，不是也流行一種歌謠嗎？其詞

曰：

「家裏無通又無錢，

皆因貧苦入茶田，

摘葉算來無暢樂，

汗流濕透在胸前。」

茶葉對於婦女，好像是一種可惡的東西，又好

像是一種可愛的東西。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

米油鹽醬醋茶」，可見茶葉早已是普遍的日用品

了。現在大多數的婦女，還關鎖在廚房裏「燒茶煮

飯」，她們見了茶葉，不知道會不會觸景生情，聯

想到她們所受的種種束縛否？然而當親朋來訪，總

少不得要款待一番，照例於「請坐」之後，就是倒茶一杯，如此，才顯得熱烈親切，茶葉不又變成她們交際場合的禮物和媒介了嗎？茶葉對於婦女，既有如此密切的關係，那麼對於牠的身世，就不可以不知道一些。

## 一、茶葉的身世

茶葉的命運，和婦女的生活一樣的不幸。一般農家，很少把牠當作主要的產業看待，總是把牠當作一種副業經營。零零碎碎的，在山坡上下，溪澗旁邊，田岸路旁，或者在其他的空隙地方，我們可

以找到牠們的蹤跡。茶樹是多年生的常綠灌木，並不需要很肥沃的土地，只要排水良好的沙質壤土就得了。即使是一般比較瘠薄的土壤，也適宜於牠的成長。

中國產茶的區域，分佈得很廣，出產比較多的有閩，浙，皖，贛，湘，鄂等省。以浙江而論，又可分为溫州紅茶區（包括平陽、瑞安、永嘉、樂清等縣，年產茶二三萬擔），平水綠茶區（包括紹興、嵊縣、新昌、上虞等縣，年產茶約十餘萬擔，以紹興平水鎮所產的珠茶而得名），此外，遂安，淳安兩縣，亦為有名的產茶區域，而杭州的龍井茶，更是蜚聲中外了。

茶樹種植方法，大概可分直播，移植，壓條及挿條四種。行株距離，大約行距四尺至六尺，株距三尺至五尺；栽培形式，則有輪栽，三角栽，四方栽等等；中國茶農，因為經濟貧乏，文化閉塞，對於茶園管理，多不注意，大多聽其自生自滅。照理應該按時施肥（有秋肥，春肥，追肥三種，通常用人糞尿，米糠，油粕，綠肥等），可是多數茶區，皆不施肥；照理應該常常中耕除草，使土鬆鬆，助長發育，但是一般茶農，能够偶一為之，已經是難能可貴；照理應該修剪樹枝，分為高型，中型，低型等等，俾茶樹滋養茂盛，可是我國茶農，向不施行；照理應該勤加保護，可是病蟲叢生，不加防治，春霜嚴寒，不加包捆。綜上以觀，茶樹栽植，如此粗放，不惟生產縮減，品質亦必隨之低劣。

茶樹栽培，經過四五年後，就可以開始採葉了，每年清明節和穀雨節前後，在產茶區域，我們可

以看見三五成羣的婦女，冒着破曉的寒露，趕到茶地去採茶，她們的生活，在本文開首所引的歌謠中就可以反映出來。採摘方法，多憑人工手法，每年普通可採兩季，第一季叫做春茶，第二季叫做子茶，第三季以上的就不多見了。

### 一、茶葉的製造過程

鮮葉採摘以後，接着就開始茶葉的製造過程。

一茶葉賣到老，名目認不了。各式各樣的茶葉，就有各式各樣的製法。不過製造原理，還是大同小異，最普通的是紅茶與綠茶，其主要區別，在創造過程中，前者施行發酵，後者則不施行發酵。

紅茶製法，可分初製與精製兩個階段。初製工作由茶農擔任，精製工作，則由茶號（或茶廠）擔任。

紅茶初製，即由鮮葉製成「毛茶」，共分萎凋，揉捻，發酵，乾燥四個步驟：

第一是萎凋：鮮茶採摘後，以竹席或竹簞盛之，曝曬於日光之下，以手攤薄攤勻，并時時上下翻轉，使全部鮮葉乾濕均勻。俟葉色變成暗綠色後，以手搓之，發現柔曲不斷的時候，即為萎凋適度的時候。過與不及，均非所宜。因為太過則揉捻困難，發酵不易；不及則葉汁不易擠出，製成之茶，留有青味。

第二是揉捻：鮮葉經過萎凋以後，即行揉捻，牠的方法，係將萎凋之葉，置於竹席，人立其上，旁設扶杆，以支體重，用足踏緊茶葉，反復揉捻，至葉汁充分流出，葉成捲曲時為止。此種揉捻方法

，工作效率遲緩，且不衛生，亟應改良，採用機器揉捻。

第三是發酵：茶葉揉捻完畢，結成塊狀者，用兩手左右解開，使成條形，再曬於日光中，稍乾，即改置於木桶內，用力壓緊，上蓋布類或棉被，仍置於日光下增高溫度，使其發酵，經二三小時後，俟葉變成紅褐色，嗅之有茶葉香味時即可。

第四是乾燥：茶葉既經發酵，即由桶內取出，仍曬於日光下，或用焙籠烘培，使水份蒸發，乾燥至六成後，即為毛茶。

茶號從茶農手中購買毛茶以後，即加工精製，其方法分烘培，篩分，揀剔，補火，均堆，包裝等。

(1) 烘培：因毛茶內尚含有多量水份，故先須烘培（俗曰打毛火），使不致發酵變劣。在篩分前，再行烘培一次，（俗曰打足火），使水份幾乎完全蒸發，以適合於篩分精製之用。

(2) 篩分：在茶葉精製過程中，以篩分手續最為繁雜，其目的在使茶身長短整齊，粗細均勻，平正美觀，茶篩之種類甚多，用細篾織成，有二篩，三篩，四篩，粗雨篩，中雨篩，小雨篩，芽雨篩，鐵雨篩，生末篩等等，其篩孔闊度，亦依次遞減。茶葉篩分後，尚須經過風扇簸去其雜質，然後可以發揀。

(3) 揀剔：毛茶中所混之茶梗及其他雜物，未為風扇簸播所除者，則用人工揀除之，揀茶多用女工，她們工作辛勤，工資低微，甚至還要受許多

調笑與侮辱，像一隻歌謠裏所描寫的那樣：

「早打扮，進揀場，

拿手巾，包點心，

走到茶祝喜盈盈。

揀四兩，算半斤，

這種人情記在心。」

(4) 補火：茶葉製成後，最後尚須補火一次，使香氣增加，品質提高，其法用盛布茶葉，置於焙籠上，烘培至適度為止。

(5) 均堆：俗名「打官堆」，即將篩分補火之各種成茶，依照一定的比例，分層混合，堆成小堆，再堆成大堆，即可裝箱出售。

(6) 包裝：製茶之箱，多係木製，木箱內襯以鉛罐，緊貼於木箱。鉛罐內復襯以毛邊紙。茶葉盛於其中，錘口裝釘，再在木箱外用花紙表糊，併以竹篾包捆，遂成箱茶。

綠茶製法，亦有初製與精製的次序，凡是在製造紅茶中所應用的方法，除了發酵一項以外，在原理和原則上，同樣的都要用之於綠茶製造中，譬如紅茶製造第一步的萎凋，與綠茶製造第一步的炒青，其性質和作用，實相類似。炒青的方法，先將鐵鍋燒熱發紅，再將鮮茶倒入鍋中，用手上下翻炒，一直到茶葉的水分炒乾為止。炒茶工作，男女並用。關於炒茶女工的生活，在「浙茶通訊」第十期上，會有較詳的記載，茲特錄於下：

「阿婆！阿嫂！省得遲去搶不到茶做，我們還是不要再睡覺，就到茶舖門口去等吧！於是她們就

披上一件土灰色——吃飽了茶灰和汗的老布衣，向着目的地摸索前進，在漆黑的深夜裏，她們好像是當着守門的狗，期待着天亮。

太陽從山底下爬上，等到人們起來了，茶廠開了門，她們如潮湧般的搶進了火爐般的歪灶間裏，胸膛緊靠着灶口，雙手管兩隻鍋，用力向熱燻的鍋子裏猛撲着炒着茶，她們額上的汗，雖如雨水般流着，沾濕了衣襟，也無暇伸手來揩，面龐燻得像關公，但爲着生活，奮不顧生的掙扎。有時炒焦了茶，還要自己賠償。從早到晚，她們那會有過休息！

她們的手，紅腫了，起泡了，拿得四角五分錢，飯還要吃她們自己的，可是現在物價，（指二十九年八月）快速上升，米一百零六元一石，火柴每盒大洋一角，就是此地土產的木柴，也要八九角一擔。每天四角五分工錢，够什麼用，煎米湯吃也不够。她們，在這物價高漲之下，在死亡線上掙扎着。在每個茶廠裏，佈滿了一張張憔悴黧黑的面孔，她們在嘆息着，怨恨着命運。」

茶葉炒好之後，經過一次篩分，再行複炒，然後搓揉，又加炒烘，即成毛茶，此種綠毛茶如再經篩提，復焙，篩分，揀剔，補火，裝箱等等工作，即得精製外銷綠茶。中國茶葉，在製造方面，缺點很多，如設備不全，揉捻不力，乾燥不足，包裝不善，手續繁瑣，折耗太大，過火太多，均使品質受損而生產成本反形增高，故在國際貿易上，不能勝於人。

### 三、茶葉的運銷問題

茶葉爲我國重要出口品之一，所以我們最後還要談一談茶葉的運銷問題。在六、七十年以前，世界茶葉市場，實爲我國所獨佔，一八八六年，輸出茶葉達二百萬擔以上，以英、美、俄等國爲大宗，後因印度，錫蘭，爪哇，蘇門答臘，以及日本，台灣，均提倡茶業，應用科學方法，從事產製，我國海外茶葉市場，竟爲其所奪；近年以來，茶葉輸出，年僅六、七十萬擔，以視往昔，誠不勝有今昔之感。抗戰以後，政府對於茶葉購銷，施行統制管理，即外銷茶葉，均由政府購買，直接與外商交易，不准私人自由買賣，於是將過去洋行買辦及茶棧制度，盡行摧毀，這樣一方面取消了茶業組織中的中間商人的剝削，藉可減輕茶農茶商的負擔，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控制物資，加強戰時經濟堡壘。惟目前敵人封鎖海口，茶葉出口，運輸困難，政府正謀救濟之中，至於內銷茶（即供國內飲用之茶）則仍採自由買賣方式。

中國茶葉，從栽培到運銷，一直走着一條苦難的道路，今後倘若要使茶業順利發展，恢復已失的國際市場，固然亟需應用科學方法以謀產製技術的改良，而尤須爭取抗戰勝利，以民族的獨立解放，保證技術的自主勝利。

★

★

★



# 上海女學生側影

芳 萃

我要為上海學生歌唱，歌唱她們怎樣在黑暗上浮沉與掙扎，歌唱她們怎樣在苦難的鞭撻裏期待着春天，歌唱她們怎樣與魔手作堅決的鬭爭。這原只是一些平凡的事蹟，在平凡裏可

也有動人的成分。我願我的歌唱能把上海女學生的面型勾勒出個簡括的，却也明確的輪廓，呈獻給一切關心她們的人們。

## 一、類型與生活樣式之類

我不能確切地說定上海女學生的數量。如果說：女學生的總數約模是全體學生的五分之一，那就是說：在上海的十萬個上下的大中學生中間，應該有兩三萬個是女學生。這是個並不算小的數目。她們分佈在師範裏，商科裏，貴族化的教會學校裏，……分布在各個不同的教育部門裏。

人的思維往往會過於單純。一提起上海女學生，立即聯想起女明星型或舞女型的「奇裝異服」，聯想起夜都會的腐爛的私生活，聯想起三角五角無聊的戀愛把戲，……這自然是錯的，只是以一點來概括整體；或者，由師範聯想起小學教員的寒酸相，由商科聯想起「花瓶」的妖豔，由教會學校聯想起修道院裏飄逸的童貞女，……這也是持着不正確的角度，以致把表象替代了本質。

上海女學生大體上可歸入於幾種類型，這自然只是較為單純的分法：

屬於第一種類型的上海女學生，也即是一般人所想像所誤解的「典型」，她們多有着一個富麗的家庭，一個或幾個幸福的愛人，她們是暖室裏的花枝無慮於風霜雨雪，她們修飾着自己像是雕鏤一件精緻的藝術製作。對於政治，她們表現着漠不關心，對於生活，她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主義者，對於學校教育的主要企求僅是一張文憑或一個資格。這說得是一種類型，腐爛的類型，却只佔着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屬於第二種類型的上海女學生，她們對於政治一般地很少關心，而對於學校教育的態度則較為嚴肅，為的是她們或多或少地懷有一個隱約的幻想，即是對於個人前途的憧憬；她們來自各種不同身分的小有產者的家庭，生的欲求，向上爬的夢，使她們在學校教育上寄托出全部希望，可不管這希望多麼遙遠多麼空！在生活享受上，一件青布旗袍，一雙帆布鞋是典型的裝束，閒下來也偶然上上公園，也偶然看看廉價的電影，却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書本上。這羔羊似地苦苦摸索着的一羣，在上海女學生中間佔有着絕大多數。

屬於第三種類型的上海女學生，我把這位置留給那可敬的先進的部分——真理的女戰士。她們熱情，勇敢，孕育着戰鬪氣質，大風暴的激盪，實生活的感受，學生運動的光榮傳統，多樣的動力揭開了她們臉上的蒙膜，這便使她們獻身給了祖國解放

的艱巨事業。她們在沒有陽光的黑地上堅持着運動的暗流，在險惡的低氣壓下堅持着與敵寇奸逆們的英勇鬥爭。為着事業她們把個人的一切利益服役於工作，為着事業她們在艱苦奮鬥裏更力爭着自己的進步與學習。她們是中華民國的優秀女兒，她們是上海女學生的骨幹與楷模。

這三種類型是上海女學生的三個代表面型。她們具有不同樣式的生活實踐，不同樣式的意志與情緒，她們在大體上概括了一切上海女學生。然而這三種類型的劃分僅僅是在大體上，你不能硬生生地任何一個上海女學生按入或一種類型固定而不易。還是為着：在震盪激變的環境裏，毫不留情地引發着她們所從屬的小有產階層的急劇分化，時刻地改造着她們的思想與生活，這就迫使她們從這一條路轉入別的一條路。

## 二、商店與囚牢的交錯

上海搖曳在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尖端之上，這使各種事物同時沾染着這兩種屬性，於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教育事業。上海的女學校，她是商品文化與封建專斷的扭合——商店與囚牢的交錯。

為什麼說是商店，這是為着：許多學校當局往往重視着「營業」利益甚於教育本身，因而把教育方針服從着「營業」方針。這是可以利用一些事實來說明的：

你如果見過上海各學校——女學校也在內的，五花八門的招生廣告，便會懂得上海的學校已商業

化到了怎樣的程度，這些廣告實在不會比任何大商店的廣告來得遜色。或者是標榜着「本校設備完善，管理從嚴，教師多係社會知名之士……」，這好比誇耀着貨真價實；或者是標榜着「學費從廉，力求減輕學生負擔」，這好比誇耀價廉物美；或者是大書着一些免費生半費生的名額，這好比是犧牲品；或者是設立着經濟班半日班與別的什麼班，這好比是廉價部；有的更開列着一大堆校董的「台銜」，自然是聞人之類，這只能比擬作大商店的花花綠綠的裝璜與五顏六色的霓虹燈。

在招生廣告之外，更商業化的還有在各種名義之下對學生們一層層的經濟剝削。作為巨大負擔的倒不是學費，而是學費以外各色各樣的什麼費。你會發覺繳了幾元圖書費而找不到一個圖書館，或者幾元體育費而找不到一個運動場，和一些必要的運動設備；你會發覺繳了幾元講義費而全學期收不到一張講義；最後，你更會發覺繳了幾十或百來元宿費膳費，而所謂「宿」是幾十個人擠塞在小小的一間白鴿籠中，所謂膳是較諸囚糧更不如！到了學期結束，還得逼着你交付五元十元的「留額金」，牽住你要飛的翅膀，在上海，想領取轉學證書往往成了困難。

在商業利益的前提之下，一些爭權奪利的糾紛是難免的，在報上常常可以見到兩個同名的學校互爭正統，互相攻擊的啓事。會有一個擁有二千左右學生的市立女學校，復校后出現了類似的兩個，三個，甚至是四個；而且各自在某種理由之下以正統自居，這够可笑，也够可悲。

由於對商業利益的重視，必然發展到蔑視「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進行「偷工減料」，而且這一傾向，必然會影響到教育本身。在上海，學校教師不是一「填鴨」老手，便是不學無術；不是使學生塞滿了一腦袋木乃伊式的僵死理論與賢妻良母的腐

爛教條，便是使學生陷入於敷衍腐化與苦悶彷徨。你想尋覓一個合乎理想的教師，較之河裏的金粒更難檢取。

以上是商店的一面。

為什麼說是因牢？這是為着：基於商業利益的學校教育，必然要求着彼此適應的訓導方針——封建專斷的訓導方針。其主要特徵是：否定着思想、學習、生活實踐的自由，排斥着學生自身的各種集體活動，抹煞着一切進取、向上、正義感的青年氣質，而把家長式的封建專斷作為替代，由於這樣，因牢是某些女學校最好的比擬。

應該說一些「囚徒」們的生活了。

在上海某些學校裏，師生之間親愛互助的風習是不存在的，却像隔開着一重萬里長城。封建專斷的訓導方針使學校當局和教師成了神聖的偶像；對於學校當局任何設施的反感，對於個別教師任何舉措的不滿，又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罪惡。

既然是因牢，一切學生的集體活動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在這一點上「環境」是最好的藉口。不必說是沾有政治氣味的集會，即使是生活上學術研究上的一般性組織，往往也會遭到阻難，或者必須通過謹慎周詳的審核與麻煩繁複的手續之後才准許存在，而且還得在學校當局經常的「賢明指導」之下。至於某些更聰明的學校當局，却使用着另一種方法，他們拚命加重着學生的功課負擔，使學生在書本上麻痺掉青春朝氣，也就再沒有時間沒有精力去從事集體活動。這束縛這威脅，實在比較有形的枷鎖來得更嚴酷。

在日常生活上，種種有理無理的監制使人更不易忍受。學生們的書籍信件常常受着檢查……有一個女學校，自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成天緊閉着鐵門，不准學生無故出入，即使沒有課也得留在校內，理由據說是：企圖使學生無法與校外的各種團體建立某種聯系。這措措自然更近於因牢化。

在上海，學校當局可以以「人地不宜」或莫須有的理由與罪名，任意斥退為他們所厭視所厭惡的那些品學兼優，為同學愛戴，却在平素愛好活動的學生。

以上是因牢的一面。

商店與因牢的交錯，這就是上海女學校的特質所在。這特質往前發展，必然會忘却了教育的立場，民族國家的立場，而到最後，也必然會給敵寇好逆的魔手所抓取，使學生變成了雙重囚徒。

然而上海女學生決不是囚徒！

### 三、工作，學習與鬥爭

上海女學生在重重困難下進行着艱苦鬥爭。她們是學生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婦女運動的先鋒隊伍。要細細描繪她們實際工作的每一步躍進這不必要而我也不能，在這裏我僅須指出：她們屹立在黑地上有如鋼鐵巨人，在三年又半的鍛鍊中變得壯大而高長，勝利地把工作苦苦堅持。

我已在前而指出過上海女學校一般環境的輪廓，在這裏還得繼續指出環繞着日常工作的具體條件的特徵所在。這特徵，主要表現在第一，由於學校當局對於沾有政治氣味以及其他相當規模的羣衆活動的恐懼，嚴重地影響了工作的展開；第二，由於實際聯系與全校性組織的不可能建立，一般學生的缺乏有形團結，造成了工作進行的實際困難；可是第三，由於對政治低氣壓的苦悶與迷惑，由於生活環境的激變與惡化，由於物價高漲生活窘迫的嚴重威脅，迫使絕大多數學生向現實張開了惶惑的視，要求着思想上生活上的領導力量，也迫使他們投身於集體生活中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是開展工作的重慶前提。基於這樣的工作條件，救亡活動在當前的上海女學校，不得不以各種各樣的巧妙形態與各種各樣的靈活的方法方式而出現，它滲透、溶化、且深入於日常生活之中，存在着，生長着，並發展着。不瞭解這一特點，也就無法探索上海女學生三四

年來行進的道路。

然而上海女學生的救亡活動怎樣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的？其主要特質究竟在那裏呢？

這首先是決定了工作規模的「游擊」型，以及工作重心的轉入基層部門。這就是說：日常工作大體上往往採取小集團的組織形態，以先進女學生為中心，通過生活上感情上的各種聯系，對一般學生各別地加以團結，特別是把各個學級作為基本的工

作崗位；而在整個工作過程中，時刻不放棄一點一滴的有利時機的爭取，把日常工作安置在公開合法的基礎之上。

其次是決定了工作方向的基於兩個中心而發展。一個是生活化，即是抓緊一般學生生活上的各種要求，尤其是經濟生活的要求，作為開展工作的契機，以合作社互助會之類的方式經常團結着一般學生；一個是青年化，即是抓緊一般學生學術研究上與興趣上的各種要求作為開展工作的契機，以集體讀書，集體參觀，直至集體從事各種興趣活動來團結一般學生。這兩個方向是一切日常活動的中心原則。

再次是決定了工作內容的生動，豐富，與多樣化，以及對於進行政治教育的堅持。這是為着：不創造生動，豐富，與多樣化的工作內容，不在日常生活中展開廣泛的政治教育的結果，或者是使一切方法方式陷於單調定型化而為羣眾所厭棄，以致使原定的工作任務無法完成；或者是使各種集體活動充溢着事務主義的氣味，放棄了對一般學生思想上

生活上的領導作用，以致使日常工作離開了基本立場。

就在這樣的正確原則之上，保證了救亡活動在上海女學生的隊伍裏順利開展。

上海女學生的工作與學習，簡單說來大體上便是這樣。

最後，要我說到上海女學生怎樣在鬥爭。上海學生的鬥爭，除却經常的生活鬥爭之外，主要的也是比較值得說的，是他們始終堅持着的反日反奸鬥爭。這鬥爭的序幕，是遠在一九三八年暑假前后的獲校鬥爭，在學生大眾團結的憤怒的力量之下，終於把敵寇漢奸們的第一次進攻反擊了回去！接着便是爆發在一九三九年前后直趨到現在的巨大的反汗鬥爭，最足以表現上海學生巨大的潛在力量的鬥爭，到一九三九年底為止，約摸有五萬以上的上海學生直接間接地捲入了浪潮，而絕大多數都取得了勝利。一九四〇年的三月卅日，更展開了全上海的反汪罷課。在這一戰線上，自然不能不為上海女學生留着主要的崗位。

在這裏，我並不算詳盡地渲染她們英勇奮鬥的史蹟。我只打算提供三個較為典型的事實，從那裏得以窺及鬥爭的全面。

有一個擁有七八百學生的著名頑固的女中，那校長在許多年以來一貫地以專制魔王的姿態統治着學校。在汪逆的威脅利誘之下，這個學校變節了，不僅多數教員都變成了汪逆的爪牙，公開散播着漢奸理論，甚至校長本人也暗暗與偽組織有着勾結。

這個學校在平素是絕對禁止任何活動的，七八百學生素來缺少着有組織的團結。然而在上海學生反汪鬥爭的浪潮中，這個死城似的學校也被激動了起來，廣泛的宣傳鼓動在暗中進行着，到某個時機，學生們像閃電一樣地突然自動召集了羣眾大會，要求校長表明立場，要求驅逐附逆教師，要求給予學生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民主自由。這個措手不及的行動大大震驚了學校當局，幾個學生代表在全體學生的

的支持與擁護中與校長進行着激烈的抗辯。一切欺騙感嚇全都失却了効力，使校長再不能保持專制魔王的尊嚴。之後，是繼續了好幾天的全體息課，在這一時期中學生們通過民主的選舉自動建立了全校性的組織機構，並且立即開始工作，在校內領導着全校學生在七級進行熱烈的自我教育與一般的集體活動，在校外致力於爭取校董，爭取家長，爭取社會輿論來傾向學生。往後，這個鬥爭勝利地結束了，學校當局承認了學生們全校性的組織機構的合法存在，接受了學生們保證不開除愛國同學與學習上生活上的各種要求，通過學生的審察驅逐了一批附逆教員，並在報上發表了由學生擬稿的表明立場的啓事。這一鬥爭的完全勝利，大大鼓舞了全上海學生大眾進行反汗鬥爭的勇氣與決心。

在另一個女中，教員中間潛入了一個附逆份子，他所擔任的課程全在初中，經常向初中學生注射着和平毒菌。後來經同學發覺了，可是初中學生一發地是太年輕的，胆小的，脆弱的，不能獨力進行鬥爭，更壞的是她們與高中同學素常缺乏聯系。然而鬥爭還是發動了起來，一方面由高中學生以各種方法在初中結識朋友，然後教育她們，鼓勵她們，支持她們與附逆教員進行巧妙的理論鬥爭，藉以揭發他奸逆的言論與奸逆的立場；在另一方面，通過合法存在學生團體的關係號召全校同學，向學校當局要求驅逐附逆教員並表明立場。最後，學校當局不得不接納了學生的要求，勝利屬於學生這一邊。

又一個學校，發現了一個與偽組織直接有聯系，具有相當高強的活動能力，而潛藏在學生隊伍裏進行特務工作的附逆學生。雖然經過學生們一次一次的請求，為着懼怕奸逆們的無恥報復，學校當局始終不敢開除那學生；而學生們自身，為着免得暴

露自己的工作立場與工作陣地，也不必個別地與那附逆學生正面衝突。在這樣的困難面前，學生們運用了巧妙的戰術：首先是提高了政治警覺性與工作技術，不讓那附逆學生發現一絲一毫打擊的綫索；其次是在一般學生中間揭發了他的政治面目，使他孤立起來，縮小了也消滅了他的活動範圍與活動餘地；再次是利用了下課，散學，與其他可能利用的時間，發動一批批同學遠遠地指指點點地去看他，包圍他，嘲弄他，隨着把這事情鬧動了全校，這樣，使那附逆學生再也無法繼續潛藏下去，終於自動退了學。

上海女學生就是這樣鬥爭過來。她們的英勇關

(本文上接第三十八頁)

衣、藥品運動，及傷兵之友運動等之宣傳工作，都收到美滿的效果。

## 一一、憲政運動

前年十月第五屆國民參政會決議，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這消息傳到馬來亞，各界婦女會展開熱烈的討論。如星洲華僑婦女互助社號召全馬婦女團體共起響應，檳城會婦女委員會亦聯合各界擴大開會討論，並以該會及全檳婦女團體名義，函重慶擁護實施憲政，以期爭取婦女在憲政時期，獲得應盡與應受的義務和權利。

又去年吳專使到海外各地宣慰僑胞的時候，在星洲接見星洲婦女領袖茶話會中，田翠玉女士會向吳專使提出：馬華婦女應有機會參加國民代表大會

爭互解了變節的學校也堅定了某些學校的立場，清除了教師中間的民族敗類，肅清了並鞏固了自己的工作陣地。這圖爭繼續發展，最後和生活圖爭和爭取民主憲政的鬥爭相合流，成為上海女學生日常的戰鬥課題。反汪鬥爭的前進不僅取得了圖爭本身的巨大勝利，而且取得了日常工作的巨大開展，反汪鬥爭提高了並加強了學生大眾的團結，湧現出成千成百的新工作幹部，這反過來又保證了上海學生反日反漢奸的長期鬥爭的光輝前途。

「誓死不受奴化教育」與「爭取最低限度的民主自由」，這是上海女學鮮明的戰鬥標誌。

X X X

的意見。對於實施民主立憲的要求，不但普遍全國，甚至在海外各地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關懷祖國的勝利的人，都認為實施民主政治為抗建勝利最切要的條件。

還有在去年十一月間，星洲報紙刊載，「福建省政府，最近下令全省機關，除救護工作，紡織廠，家庭副業工廠，托兒所等需用婦女外，其他一律禁用女職員，並停止地方政府幹部訓練團及高級中學招收女生」云云。這消息發表後，馬華婦女界羣情激憤，立即開會討論，決議為福建女同胞聲援，並在各華文報發表反抗文章；吳專使在星洲接見各僑校學生代表談話會中，更有李小姐女士代表全馬婦女僑胞提出質問，請吳專使轉達中央取消此項禁令，俾婦女界的偉大力量得發揮在祖國的神聖抗建事業上！

以上，我為上海女學生寫出了她們的類型，她們的生活環境，以及她們的工作，學習，與圖爭。寫得够草率，也够粗略，但我却敢於保證：我在大體上並沒有背離了真實。

在上海，今天每一個學校都是堅強的戰鬥堡壘。民族革命戰爭的全面發展會推動着上海女學生更加進步，這進步，當能使人改變舊日的固執的成見：上海女學生已不是高貴的小姐，而是不可克服的堅苦奮鬥的英雄。

祝福這些英雄們：在工作的堅持與展開中快活而健康！

## 三、關於馬華婦女的團體問題

抗戰前，馬華婦女一向是不相問問，各自為政的。自「七七」以後，馬來亞各地女僑胞才開始在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但是各團體的組織還是散漫的，沒有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因此她們的力量也還是散漫的，沒有盡量的發揮。要想發揮更大的力量，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統一組織，有了一個統一的組織，才能有計劃和更有效的執行與推動各種工作。

「團結就是力量」這是適應於任何環境中的真理，因此我們認為馬華婦女當前的急務，應該是在組織上更進一步的統一起來，團結起來。



# 護產職校在天台

老 戈

護產職校的正式成立，到現在已一年了。但是，她的存在非但別處的人們不很知道，即使是她的所在地天台，人們也只知道有一個「醫專」，而不知另外還有一個「護產職校」的。實際上，這也是難怪他們，因為從前年暑假，醫專自臨海遷來，護產科和助產科附設在裏面，不過是醫專的一部份；而且，現在雖已脫離醫專而正式獨立了。外表看來，的確仍像是沒有一絲更動：還是原來的宿舍，原來的先生，原來的醫法，連校長也仍是醫專的校長——王吉人先生。

學生人數雖不多，但是在天台城裏已够使人們感覺到了，因為在別個學校裏的女學生都已穿上了同男學生一樣的制服了，而她們仍穿着長衫。當一個店舖裏的夥計接待到一位年青的女學生，剪得短短的頭髮，穿着淡藍色的短袍（冷天是灰色的）時，他準會問一句：「先生，是專醫裏來的嗎？」他們不會叫「小姐」，而且總要把「醫專」叫做「專醫」。當三兩少女提着小箱或挾着小包，去柔聲地問訊一位老婆婆或是嫂嫂：「請問這兒有擔齊身（天台土話，即懷孕之意）的嗎？」的時候，她們馬上就知道這是一「專醫」裏來的了。其實，這些卻都是護產職校裏的同學們。

她們一部份住在城裏醫專的附屬醫院的近旁，她們的產院也就在一起。這樣，她們就很便當地可以每天在那兒實習。另外一部份，是住在離城五里的村落裏，那面也有一個產院，但是兩處的生意都

很清談，以致使她們發生了實習材料的恐慌。

差不多每天下午，總可看見她們分組地在街衢間進出着，作傳道式的勸告：「表嫂，你肚子裏有幾個月了，我們給你在肚皮上聽一下吧？這樣可以知道裏面的孩子好不好。」「表嫂，你是快要生產了吧？到我們產院裏來嗎？那兒不收費的。」但是回答的却只是不信任的探問的眼光，怕羞或是的諷諷的語句：「用不着，我自己知道的囉！」「唔，天下有這麼好的人？」她們絕對不明白這些女學生為何對她們要這麼殷勤，在背後，她們這麼的評議：「一到那裏去生產，她們一定要把小孩拿去，或是調換了，她們一定會向我們要什麼的。」聽做些的，則說：「牠們嘴說不收我們的費，藉此準可向上司領到更多的錢了。」在鄉下的那情況更壞得多了，這學期來，自動入院的產婦還並不多。

至於醫院方面，他們爲了要消釋當地多數醫院的猜忌，是向病人收取醫藥費的。然而，這不但使病人因此却步，而在「同行」之間，仍不能使彼此間多一些友誼。因爲，在初至天台的時候，爲了校舍的問題，當地的紳士們就和醫專有了不快的間隙了。他們非但不肯幫一些忙，簡直還有不歡迎的意見，這樣，醫專就一直處在被當地人們岐視中。從醫專的樓樑裏脫離出來的護產職校，也不得不受到同樣的排斥，上午每天的門診，必然是清淡了。但是，她們還是忍耐着，當黃岩，臨海的病人們跋踈遠路來求診治或是瀕於死亡線上的難產婦被抬

了進來時，她們就可覺到，確是有人在需要她們的。而且，即使天台人的心地是怎樣的固執，保守，但當進步的勢力漸漸滋長，陳腐的殘餘渣滓，總會逐漸地被排除的。

不管反響如何，護職校的同學每星期有三次在診察時間前對病人講解通俗的衛生常識，另外，在所辦立小學裏，她們也擔任着衛生課。祇要時間許可，她們更要幫助公共衛生事務所，進行對中小學的體格檢查，以及各種對社會上的衛生設施，宣傳，統計等工作。

實在，她們也是太忙，每天有功課，有實習，又有課外活動，剩下的時間，只有割給家庭的孕婦，褥婦，嬰孩，病人等的訪問診斷了。所以，對於抗建工作，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未免有及不到的樣子。雖然說，改進國民健康教育，在消極上對抗建是盡了力的，注意提倡產婦褥婦的衛生，也未始不是爲了婦女們的福利。我們更希望她們儘可能的還能積極推進民衆對於抗戰的了解，以及不疏忽對於婦女本身地位的爭取。

現在，她們雖在天台，而且在艱苦中掙扎着，但她原來是浙江省立杭州高級護士助產職業學校，自然她們企冀着有一個日子能打回她們老家——杭州——去！在這一個輝煌的日子到來之前，她們是應該加倍努力在天台有更大的貢獻，讓天台民衆的心目中永遠刻劃下她們的事業。



# 馬華婦運的動態

杉木

抗戰四年來，華僑對祖國的供獻，是衆所週知的，而馬來亞的華僑是海外各地僑胞中對祖國的供獻最熱烈和最多的。據中央財政部的統計，在去年十月止，馬來亞的華僑捐款佔華僑捐款總額的百分之四二、七二，差不多佔了半數，而佔馬來亞三分之一的華僑婦女，也是促成這力量中不可忽視的一部份。

馬來亞華僑婦女明白她們當前的戰鬥任務，她們雖然處在極不順利的環境下，但她們依然創造出不少的驚人紀錄。

## 一、救亡工作

### 籌賑與募捐

自從神聖的抗戰開始以來，馬來亞的各地華僑婦女，都風起雲湧地先後成立了婦女部，婦女籌賑會，在各該地的籌賑會領導下，努力籌賑，勸募，宣傳，訓練等工作，都有優良的成績。最顯著的是，前年（一九三九）我駐英大使郭泰祺夫人請馬華婦女徵募物品往倫敦，在聖誕節義賣籌賑，當時，由星華婦女籌賑會發動，得到馬華婦女界熱烈的響應；同時，這是馬華婦女團結在救亡旗幟下的先聲。

去年星華婦女籌賑會發動全馬來亞各地婦女團體，聯合擴大籌賑，紀念「三八」婦女節，集款購藥寄回祖國救濟傷兵難民。經馬來亞各地女僑胞紛起響應，分別用各種方式進行籌賑，如舉行大規模的遊藝會，演講會，售花，義賣，放映電影和舉行各種救濟會等，創造了一個籌賑以來的紀錄。這次籌賑成績除籌賑會婦女部籌得的二萬一千餘元（星幣）外，星華婦女籌賑會也有一萬一千餘元，其他各次數千或數百元的也不少。隨着全馬婦女聯合擴大三八婦女節之後，星華婦女籌賑會更先後發動了全馬婦女徵募寒衣運動，傷兵之友運動，集募卡車運動及勸募藥品運動。各地籌款購買救傷車及徵募寒衣代金，也曾獲得良好的成績。當國立中央戰地服務團南來募藥救濟傷難，道經馬來亞各地時，也會得各地女僑胞的熱烈襄助。

直至去年六月間，新中國劇團到馬來亞各地舉行籌賑義演以後，各地僑胞更踴躍捐輸，女僑胞們也更熱烈的爭獻巨金，榮任大會主席之職，甚至有些勞動婦女，將她們一日勞苦所得，全部呈獻。舞女和歌妓們，雖然過着悲慘的生活，但救國

的熱情亦不落人後。去年六月間，新嘉坡舞女協會演劇籌款，竟獲星幣一萬五千元之鉅，此外如檳城、怡保、吉隆坡、馬六甲的舞女演劇或義舞，也都獲得優良的成績。

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旗幟下，更發現了不少馬來亞的趙老太太，如星洲的黃典嫻女士，雪蘭莪的池龍女士，都是抗戰中馬華婦女的代表人物。

### 宣傳與教育

爲了啓發女僑胞們的國家意識，使抗戰工作能夠普遍在婦女各階層中建立起來，馬華婦女團體都舉行家庭訪問和通俗演講，宣傳抗戰，爲掃除婦女文盲，灌輸愛國思想，訓練婦女救亡工作人材。檳城中國婦女會，福建女學同學會，怡保吡叻女中，星洲青年勵志社，布先婦女界……等，更進一步地開設了婦女識字班和各種訓練班，造就了不少的幹部人材。

自從歐戰爆發後，馬華婦女爲求與世界各地婦女取得聯系起見，會有四十多個婦女團體，響應蔣夫人之呼籲，聯合通電婦女界，請美國政府禁運軍火資敵，以後隨着又有星華婦女會數次發動之徵募寒

（本文未完轉入三六頁）

# 各地之八

## 其水裏掀起的一陣浪潮

丁羣

——「三八」在廈大——

本來，廈大五十多個女生中，你一腔，他一調，終團結不起來，鬆鬆散散的真像一盤散沙。她們中間有幾類典型：一種是積極的，想向上求進步的，不過少得很，礙於環境，她們也只好跟着過糊塗的日子，雖然她們的心是火熱的。第二種是上帝的兒女，蘇薩王的兒女，除了對上帝耶穌的事，魔王交辦的事外，對一切都不感興趣，也不關心，專門在一邊挑剔扯腿，倒人家的台，寫起論文來連阿比西尼亞已經被意大利滅亡了還不知道，法國被德國滅亡了就誤為意大利被德國滅亡了，她們自己不求進步，却會專門做阻礙人求進步的勾當。第三種人是一「悠日埋頭書案，不問天下是非的好好先生」。還有一些是都市的女兒，大方，活潑，善交際，打網球，玩撲克，野餐，郊遊，彈琴，唱洋歌，都深得其中三昧。像這種絕不調和的四類典型女性，居然會在三八節前後這幾天裏團結起來，做一點事情，過一個愉快的節日，這不能不讚嘆「外力」的偉大。

三八節的前四天，我們誰都沒有想到「三八」要做些什麼。縣婦女會

要我們為她們主編的紀念特刊寫兩篇稿，我們答應了，要我們派代表去參加紀念大會，我們答應了，要我們派一人任大會紀錄，我們也答應了。這僅是一種不得已的答應，為了我們是婦女，而且在長汀又是最高學府，而不得不答應的，女同學中，對「三八」誰都冷淡誰都漠視。

在三月四日那一天，女生同學會會長不知從那裏聽來幾句冷語說：「你們過去曾經那麼轟轟烈烈的以代電上呈陳主席，力爭婦女職業權，現在三八節快到了，有什麼表示嗎？」會長覺得這話不錯，應該考慮一下。就在當天晚上，召開了一個臨時幹事會，討論起「如何紀念三八」這個問題來。

起初，沉默瀰漫在幹事們中間，「只有三天了，做些什麼好呢？」大家似乎都想不起來，但却逼得你不能不想，幾個人想呀想的，終於想出一點東西來了。

有一個人提議說：「我們來出個特刊以職業問題做中心，把上函陳主席的前後經過報告出來，把函電都登出來。為了紀念三八，也為了呼籲接

助福建婦女爭取職業權利的特刊，除了在那天大會裏分發到會的女同胞外，還寄到省內外各中等以上的學校，和輿論機關。

「好！贊成」。

大前提就這樣決定下來了，大家心裏開始感到一點興奮。進一步就討論到經費，文章的內容與分類，按着寫稿人，編輯，印刷諸問題也在一股熱情之下，很快地分派定當。

單出一個特刊就夠了嗎？不！有人提：

「我們還要有點什麼紀念的形式。」

「晚上來個三八節同樂會如何？」自然是一致通過，而且同樂會不單女同學自己樂，也該請校內教職員的太太小孩，一齊來樂一樂，她們難得有什麼集會的。紀念的方式，和工作的分配，也逐步的決定了，幹事們心裏為想出了辦法而高興，又怕推不動同學而擔心，臨時幹事會，就在這種交錯的情緒下散會了。

第二天庶務股幹事奔走的結果，

說是印刷大成問題：在長汀這種地方，要印點東西得早一月或一星期去接洽，二三天內出個萬餘字的特刊，怎麼能辦得到呢？怎麼辦呢？我也給怔住了。結果向學校出版組商量，出版組負責人慨然允諾兩位會排字的工友幫我們忙，於是再跑印刷所商量印工，油墨的價格，一切都接洽妥當了，五日晚上開始寫稿，約定六日早上交卷。

在這樣匆促的時間裏，怎樣寫得出東西來呢？幾位負責寫稿的同學竊竊私語，提著筆，苦苦地思索反駁陳主席觀點和他那理想國中對婦女的錯誤觀點，思索紀念三八節與爭取婦女職業權的關聯，思索婦女職業與婦女解放不可分離的理由。但是，經過了一番思索後，文章沒想出來，瞌睡到來了，責任心逼得她們半夜裏醒過來，望着黑黝黝的床頂起腹稿，天沒亮，就翻身起床，點起油燈，伏在桌上，索索地寫。早飯沒有時間吃，臉也沒有工夫洗，到九點鐘，才把稿子都收齊，會長點收了送到訓導處去過眼；十一點鐘負責編印的人，把看過的稿子帶到印刷局裏去排印，一萬二千多字準兩個工人在一天半內趕排出來，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印刷局的鉛字太少，「她」，「婦」，「女」，「們」都不够用。時間似乎有意搗蛋，走得特別快！

在三八節的清晨，第一份的「婦女節與婦女職業問題專刊」從印刷機上吐了出來，編的人拿到這一份兩三天

內出世的嬰兒，心裏是如何的高興！紀念三八的第一件工作完成了。許多同學在忙着自己的工作：發函，定茶點，印歌，寫標語，佈置會場，剪剪貼貼的，宿舍裏好像熱鬧了些，不過仍然有人不聞不問，埋頭在書本子裏，圖書館裏，實驗室裏。新的壓力與刺激，終於造成了一個新的場面。

三八的前一天女生同學會會長；幾乎要叩下頭去，懇請同學出席明天的紀念大會。有課的同學，請她犧牲一下，告一次假，但慷慨地答應去的却寥寥無幾。她們不是說「課怎麼可以缺課」！就是說「開會有什麼意思」？有的礙於面情，口頭唯唯是從，心裏却在作逃避的計劃。

不過，第二天的情形還不大壞，在大會開始前的一分鐘，還有十幾位同學姍姍來遲地光臨民衆講演廳。

特刊在會場裏分發了，這個特刊的出現，有一點出乎人們的意料，專員，縣長，縣黨部的書記長，以及其他機關的代表們，都分得了一份，對於這個呼籲——以爭取婦女職業權來紀念「三八」節的特刊，他們看了咋咋舌，學生們真是無法無天，竟然敢於反駁堂堂的省府主席，對於我們的呼籲，他們只以輕蔑的態度漠視之。

開會回來後，一種新的消息又來了，說是貼在校內沿路的標語如「廚房不是女子的辦公室」，「結婚不是女

子的職業」等幾條中的「不」字都被撕去了，變成「廚房是女子的辦公室」，「結婚是女子的職業」，而且去撕的却是我們校裏的男同學，我們更氣憤。本來廈大的男同學，就只愛以女同學的舉動，姿態，言談，做談話的資料，今天三八節，女同學貼標語，出特刊，又開同樂會，更助長了談興，嘻笑怒罵聲，鼎沸在各個男生宿舍裏，我們的標語特刊和同樂會都被評議得不值一文錢。他們把女生紀念三八當做和他們對抗，有愛人的怕愛人會給「三八」吞了去，沒有愛人的生怕此後找不到愛人，更可笑的許多人把「結婚不是女子的職業」曲解為「提倡獨身主義」，謠言的誹語，污蔑女性的謗語，像起伏的大浪潮，在校牆內振盪着。我們的情緒，也越來越激昂。

三月八日午後四時，十幾個女同學以加倍的速度，佈置一個最美術化的會場，窗戶上有彩色的紙條粘成的窗簾，粉白的牆壁上滿佈着形形色色的數碼字，有「38」，有「三八」，有「一五五」，有……在光亮的燈光下，越顯得莊嚴與鮮美。

晚上的同樂會，真是廈大破天荒的盛會，一向不愛動的女同學，竟有五十個出席（全數只有五十三人）一點沒有強迫性質，而且大家都是笑嘻嘻的臉，每個人都由衷地感到一種歡樂。不過使大家感到失望的是發函請了幾十位教授和職員的太太，結果來的只有五六位，聽說她們有的並非

不願來，而是教授們阻止她們來，生怕我們的口號，把已經「回到廚房去」的她們叫出來，（她們中間多數受過大學教育），而且聽說教授們對我們的標語與特刊，也有不滿與錯誤的見解。在他們看來，結婚怎麼會不是職業呢？女子結了婚還用謀職業嗎？家務和孩子還不夠她們忙碌嗎？

教授夫人們既然把三八節看得漠不關心，不願來參加我們的會，我們也不再理會她們，我們玩自己的，樂自己的，對於自甘做奴隸的女人，我們沒有辦法叫她不去做奴隸。

我們把會場的座椅分成六組，環圍着中間一個大空地。六組各有名稱：孟母，岳母，木蘭，班昭，良玉，秋瑾，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賢妻良母，女軍人，女革命家，女文人，我們追慕這些先代婦女的人格。

男同學中關心婦女問題的，來會場外面張望，存搗蛋的也來會場外面張望，會場外面另成一會場，裏面拍掌，外面也拍掌，裏面在高低抑揚地演說，搗蛋的在外面也一聲聲地放砲仗，情景頗為熱鬧而緊張。憤怒交織着鄙笑。

我們請了一位很有社會經驗，長於辭令的×教授夫人來演講，她的話，句句打入我們的心裏，博得不少的掌聲，她說：「我們固然願意做賢妻良母，但也希望男子做賢夫良父，社會上單叫女子做賢妻良母，而賢妻良母四字言外之意，又是把女才束縛在家裏做奴隸，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

且也是惡意的……」又說：「譬如高叫「婦女回家裏去！」但家庭是共有的，男子難道便不要回去？試問他們下了辦公廳，放了學在寒暑假中，他們不回到家裏去嗎，爲什麼單叫婦女回家裏去？可見這一句話又是蓄意不良的說法……」最後她勉勵我們，要自己立定脚跟，努力奮鬥，絕不妥協，充實自己以求得婦女真正的解放。

我們吃着，玩着，笑着，鬧着，熱烈與活潑，真是打破廈大一切集會的紀錄。在止水似的廈大，任何集會裏（除非是缺席要記過的集會），女同學出席的人數沒有今天這樣齊，也沒有這樣狂歡過，大笑過，我們中間的隔膜暫時打開了，冷淡換上熱烈的我們融成一體，至少在「三八」的這一天。

開完會回來，在宿舍裏還鬧嚷了三四點鐘，大家都很興奮。忘了疲勞與瞌睡。

「像這樣的集會多開幾次多好啊！——這是代表大多數人對今晚集會的評價。

三月九日清晨，一個早起的同學開起大門來，迎面兩扇大門上左右各一張白紙標語，寫着：「流氓警察是女子的辦公處吧？」「提倡不結婚主

義者，希望她能貫徹始終！」哄笑聲震醒了尚在睡夢中的女同學。

到吃早飯時，才發現校內沿路都是標語：「不回廚房去又回那裏去？」「提倡不結婚主義者，是結婚發生問題的人」，「提倡不結婚主義者是生理上有缺憾的女子」，「結婚不是女子的職業，那麼女子的職業是什麼？」

「……」——真是琳瑯滿目，女同學看了哈哈大笑，許多男同學看了也哈哈大笑，有輕蔑的笑，有無聊的笑，有感到好玩的笑，有……種種的笑，把廈大這一止水又揚掀起一層笑浪，增加了許多談論的資料。

男女同學間還因此對峙紛爭了好幾天。可是「三八」已經過去了，牠留給我們一個鮮明的記憶，它提醒我們，雖然我們是一萬個婦女中的幸運兒——大學生，但是我們仍然是女人，被人瞧不起，被人玩弄，做人奴隸的女人。

### 本社緊要啓事

本社已由金華遷至松陽，嗣後如有來稿及來信，請逕寄松陽十三號信箱爲荷，此啓。

### 致讀者

親愛的讀者們：  
 每一個愛護本刊的讀者，對本刊是深切關懷着的，這次浙東戰局的突變，想來一定更使各位關注和牽念的吧？  
 本刊不能與讀者見面，這當然更使大家對本刊的特別懷念了。  
 今天得以重新與大家見面，是經過着千辛萬苦的階段的。  
 但是我們並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却是越過了困難，又堅決地挺立起來，像前線的戰士堅決地和敵人戰鬥一樣！

說來又使我們感到無限的內疚。在諸紹失守，義烏東陽浦江等地吃緊時，我們只把本期的原稿取了回來；而在各機關紛紛撤退到江山去，我們也負起最簡單的行裝，帶着重慶的稿件，並且計劃着不久之後仍能回到老家——金華——去。

然而事實上，却使我們不能長久地在武義住下去，印刷條件的艱難，又背起這生命樣寶貴的稿件，翻山涉水，攀越叢林，而來到松陽。將編務重新整頓起來，一面登報，一面向各地徵求願印本刊的印刷所。

五月十四日，編者到了麗水。奔走結果：浙江印刷所被炸後已遷往碧湖，在該廠附近，將本刊復工；幸而浙江工業指導所印刷廠尚屹然獨存，承該廠慨允，將本刊接受下來，並允於六月十五日交貨，我們就決定在麗水出版了。可是五月廿一日，敵機廿七架再度狂炸麗水，這本原稿當時正在送審中，得免於難，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本刊的原稿雖然在松陽，而到了滿江山的時候，我們又重新踏上一條新路——由松陽到龍游，而到了滿江山的時候，我們又重新踏上一條

本刊又新進行了。這使我們得到無限的喜悅和安慰，當然，也一定使讀者們無限的喜悅的。這使我們得到無限的喜悅和安慰，當然，也一定使讀者們無限的喜悅的。這使我們得到無限的喜悅和安慰，當然，也一定使讀者們無限的喜悅的。

和武器二個月來，幾乎是形影不離的，結果勝利屬於我們，這是值得告慰的。今後的文化工作，已進入更艱苦的階段了，讓我們不辭艱苦，英勇地戰鬥下去！與親愛的讀者們永遠攜手！前進！

編者謹啓

# 女學生和農婦的同樂會

「三八」在桂林一角

詹月光

## (一) 大會前夕

爲了廣泛動員婦女們來紀念這偉大的「三八」國際婦女節，本市江東岸的二個最高學府以及本省最高學府機關——江蘇教育學院廣西醫學院，和廣西研究所的六十多位姊妹們，在「三八」前一個星期就開始籌備這一個有意義的同樂會。那些天，三個單位的姊妹們在課餘及公餘時間忙著往來接洽，勸募，邀請農村姊妹，調查出征軍人家屬……。

在「三八」這一天，一切籌備已經就緒，經費除大會津補二十元外，其餘都是姊妹們節省下來的費用，經費雖極困難，平時尚請貸金求學的姊妹們，亦從袋裏掏出五角錢來參加。她們預先又在親戚朋友處募集了許多錢，衣服，鞋子……等，是準備送給請來參加開會的出征軍人家屬的。

## (二) 擠擠一堂

今天——「三八」節，在桂林是難得遇到的一個晴天。打過午砲後，在離江的東岸，就可以看見三五成羣的姊妹們在大小路上匆匆走着，她們有的穿的，有的小的，但是大多數是打着赤腳的，有的穿着草鞋的，有的穿着草鞋的，有的穿着草鞋的，有的穿着草鞋的……。

佈置得非常簡單但是却有生氣，最醒目的是那牆上貼着的紅綠標語：「爭取婦女解放先要求民族的解放！」「廣泛的動員婦女參加後方生產工作！」「紀念「三八」要加緊保育的工作！」……。

二點鐘的時間還沒有到，醫學院深長的禮堂已經滿坐着各色各樣的婦女；在會場的最前面，圍着長方桌子坐定的二十餘位姊妹，就是今天被特別優待的出征軍人家屬，每人手裏都拿着一張紅色慰勞券，是大會發給她們的。她們的臉蛋，有的羞紅，有的發白，有的發青，有的發紫，有的發黑，有的發紅，有的發白，有的發青，有的發紫，有的發黑……。

開會時間到了，主席孔文振女士致了開會詞，首先她恭祝姊妹們健康，接着講述「三八」婦女節簡史，最後報告這次優待及慰勞出征軍人家屬的意義。她說：「今天的慰勞品，大部是女同學們向師母，戚朋友捐來的，江蘇教育學院一位段師母是日籍的，她站在反侵略的立場，同情我國抗戰，慷慨的捐了五元，醫學院的德文教授夫人，亦捐給我們五元，還有王師母拾元，李師母……這許多，我今天應代表出征軍人家屬向諸位深表謝意。」跟着，宋慕昭女士報告籌備

經過。宋女士是醫學院女生指導員，對這次大會的籌備是非常出力的。

這裏沒有長官訓話，上來的話都是女的。自由演說時，台下的姊妹們的話敘述出來：第一位是機關女職員，四十多歲的家庭婦女，其中要以最後一位育英托兒所的女士講得最動人，她說：「……紀念今天偉大的婦女節，我們婦女都應該做個一人，要用我們的嘴來說話，要用我們兩隻手來做事，那才不辜負今天籌備的許多熱心姊妹，才不辜負今天我們兩隻腳跑到這裏來。……熱烈的鼓掌聲，從會場的各個角落像暴雨般響起來！……

在茶點時，遊藝會開始了，真是節目繁多：有醫學院姊妹的國技，健身舞；江蘇教育學院的雜耍，三姊妹；以及研究所姊妹的新女性等。兩位德籍姊妹，受了我們的感動，也登台表演，先是魏斯夫人獨唱一首德歌，另一位加萊夫人也登台唱一曲，加萊夫人起來堅辭，理由是「不會說中國話」。這時，就有一位姊妹站起來說：「今天我們中國話，就請跳一個舞，因為加萊夫人感到盛情難却，遂要求魏斯夫人陪着上台合唱了一首德國著名民歌，在座的中國姊妹才感到滿足了。」

## (三) 隆重的禮物

每一包的外面，都貼有一張紅條子，上面寫着「抗戰勝利」四個字。遊藝節目完了後，司儀就高喊：「給慰勞品！」孔文振女士走到台前，沉着地聲明：「今天本來還有許多衣服，鞋襪之類用品，因為不易分配，決定暫存籌備會，待發賣後再慰勞你們。現在送給你們的乾麵、鹽、肥皂、毛巾、火柴……等等。這些慰勞品，使出出征軍人家屬們得到溫暖，得到安慰，她們將它視為非常珍貴的東西，因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就缺乏這些日用品。」

授禮物時，年老的母親接到這重禮物，點頭稱謝；年輕的妻子却有另一種方式，她們有幾個眼睛裏含着淚水，羞答答的把慰勞品接了過去，似鞠躬非鞠躬的彎了一彎腰。不錯，今天我們應該特別安慰她們，正如有一位姊妹在台上講演時說：「我們的抗戰是依賴誰？是前方將士，但是前方將士是她的母親妻子鼓勵着去的，所以，我們的抗戰一半還是依賴於婦女。……我們不能忘記送兒子丈夫去當兵的許多姊妹們。……慰勞她們，才是有意義的紀念「三八」婦女節啊！」

# 女工不該參加「三八」紀念會？

甫克

## 「三八」前後的嵯縣X絲廠女工

三月五日的傍晚，天在下着濛濛細雨，嵯縣X鎮街上的店，大都已關了門。我和校裏一個同事一共二個人，沒有帶雨傘，一滑一溜的跑到X絲廠去，那裏有一羣要學習歌詠的女工在等待着，而這些歌是預備在「三八」節遊行時唱的。

到了工房門口，望進去，裏面擠着滿屋子的人，正在要求出外一小時，到婦女會所指定的小學校裏來學歌，我們見到那個瘦長的女管理員在講話，講些什麼倒聽不清，過後許多手舉起來了，接着哄哄的聲音，工人們都在向門口移來，大概是蒙允許了。我們爲她們這種熱情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她們見到我們時都說：「先生已經來了，真辛苦你們。」這雖是一句極普通的話，出於她們的口中，滲透在我們的心坎裏，已够深切了。

她們有二個領隊的，指揮大家報了數，一共是四十七人（佔全體的半數），排好隊，秩序很好地向學校前進，我們二個走在最前面。我的喉嚨癢癢地，乾咳了起來，準備打掃打掃喉嚨，晚上來一個大顯身手，加以「三八」將近，在她們學會一支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今晚我更得賣力些。想着，跑着，但是跑了還不到

一半路，有幾個人叫了：「後面的人落伍了。」這是可能的，地是滑溜的石子路，天在下雨，大家又沒有帶傘。有人提議叫我到後面去照顧一下，我這才向後轉，發現在我們身邊只有五六個人了。我忙跑回去，卻一個人也看不見，我心裏怦怦的跳，這是怎麼會事啊？轉了二個灣，我開始叫：「來呀！從這條路來呀！」可是沒有人答應我，在這個夜裏，我的聲音顯得那麼焦急和響亮。

又轉了一個灣，才見到小木橋邊堆着一夥人，正是我所急盼的工友們。她們的X工務主任提着燈籠筆直的站着，燈光照在濕漉漉的地上，發生閃爍的光來，直通到我這邊，我忙躲閃在暗的地方，清楚地了解了工人們落伍的原因。接着聽到主任又在說：「還不回去，半夜更深，大夥兒跑到外面來，像什麼樣子？」反應是引起許多工友的爭辯聲：「我們是管理員允許出來的。」但是X主任說：「不管，替我統統回去！」於是再沒有一個聲音。她們垂頭喪氣，馴服地回去了。我忘記了自己，好像做夢一樣，也不去叫她們回來，目送着她們走遠去，轉了一個灣，就看不見她們了。這一下，可把我氣壞了，我忙拔

脚向來的路上跑，長長的一條街上沒有一個人，只有一個熱血奔騰氣憤填膺的我，跌交也顧不了，跌下去爬起來再跑。一進校門，忙喊：「完了！完了！」大家給我弄得莫明其妙，我喘氣告訴大家我所遭遇的一切，她們也都跟着脚，也跟我一樣氣憤。我們商量結果，現在來校的工友只是一小部份，假使再不回去，那她們會吃虧的，只有忍着氣，送她們回去，準備明天向鎮公所和區分部去請求解決。

經過了二天一夜的奔走交涉，廠方允許了以下的要求：「三八」派三十個代表參加紀念會及遊行；七日夜，請小學校女教師到廠裏教全體女工唱歌一小時，燈和座位都由廠方佈置妥當。

在「三八」前夜，我們懷着勝利的心情，和一位常務理事三個人，跨進了工廠的會客室。經過了門房的通報，廠裏的職員出來了，我們和悅地問他：「燈預備好了沒有？」但是他却一味推說：「……沒有知道這回事，工務主任不在，因有客人上館子去了。」當時我心裏不快得很，馬上要他們派人去館子裏和主任接洽。這一個職員倒還算客氣，答應我們前去接

洽。我們帶着一顆焦灼的心，呆木頭似的等了足有半個鐘頭；這三十分鐘內，不時有工友探頭探腦地表示她們已在等待我們了。好不容易派去的人回來了，說是主任馬上回來，地方先叫人佈置起來。於是，我們也到膳廳去，叫他們排好了長凳，又召集了工人。其實，工人早擠在那兒，用不到再召集，大約有六七十個，有許多還在做夜工（據說要做到十二點鐘以後，優待點的話給一頓點心；不客氣的話，就叫工人帶着疲憊的身子，爬到板床上，到夢中找點心去）。

開始，我講了幾句鼓勵大家的話，就唱起歌來。她們粗壯的嗓子是顯得那麼有力，不齊拍子的歌聲，表示出他們情緒的熱烈，一下子，我的臉頰火燒起來了；我不顧一切的高唱了起來，高揚的歌聲帶着顫抖，我發覺自己的心房在跳動，我早已把自己整個情感滲入在歌聲裏，傳到這些偉大的婦女勞動者的耳朵裏去了。

「從千重的高壓下面……」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一小時到了，我們停止了歌聲，自己似乎才從一堆火中跳出來，頭腦清醒了不少。

爲了明天派代表的事，女工熱烈

要求把參加的代表讓她們自己來選。這時，主任却上來打官話了：「領袖說過：『後方生產，重於前方打仗』，要曉得你們每個工人，做一天工就值二支步槍，二百發子彈的價格；要是明天你們去出席紀念會，那麼損失是多大呵！所以決定出席的代表，把有病的——是小病和爛腳的去參加，現在請假的人很多，不夠的話，再派幾個好的去好了，要曉得你們做工就是參加抗戰，靠口裏空喊愛國是沒有用的，要苦幹、實幹、硬幹……」

不等他說完，我已耐不住了，站起來說：「主任，生產固然重要，但『三八』是國府和中央婦女會明令規定的紀念日，領導人就是蔣夫人，難道蔣夫人不會估計到後方生產的重要性嗎？」

接着是我同事的聲音：「X主任，領袖也說過『政治重於軍事，宣傳重於作戰』，可見宣傳的重要，『三八』節正是向落後婦女宣傳的好機會。而且『三八』是婦女節，政府明令規定各職業婦女應休一天，不僅是中國，全世界的婦女，在這一天都要慶祝婦女節，紀念婦女節的。關於買步槍子彈，固然不錯，但你們是否把工人每天所得的錢，全部都買了槍彈捐給國家呢？要是真實的，那末明天出席『三八』的代表也不必派了。」

我們的話，使X主任緊閉了口，臉色由紅而青，由青而紫，在淡黃的燈光下，更顯出他的狼狽。這時，工

人又提議選代表，他就無理地罵了她們：「明天再派，再沒有你們的話，時候不早了，大家睡覺去！」他自己就匆匆地走了。當時我們沒法解決，只有勸他們明晨再說。我們回到校裏，已經十一點多了。

「三八」過去了，開紀念會，游行，宣傳……等都熱烈地舉行了。全X鎮的民衆都在喊着：「今天是婦女節。」參加的人羣竟達一千餘，這不能不說轟動了X鎮。

三月十日的傍晚，X鎮絲廠襲來了暴風雨，參加「三八」紀念會的女工代表，據說一律都要開除，這天已停止了她們間比較勇敢的三個女工的工作，可是佈告版上却没有披露這條佈告，詢問廠方的理由，說是品性不良，如率領工人出廠唱歌，加入婦女會……等。

X鎮婦女會接得這個消息，準備做公事呈請縣政府、縣黨部、縣婦女會等各上級機關，調解這件糾紛，

並懇請援助被開除失業的女工。但是是在三月十三日的午後，正式開除三女工的佈告貼出來了。理由是「工作能力太低。」

處在這個紳士勢力極濃厚的環境下，困難是在向我們招手，但我們祇有幹！祇有鬥爭！婦女會是合法的政府機關，如果任何勢力可以無理摧殘婦女會會員，那麼，婦女會的存在，將是一個空虛的無力的機構。如今，我們應該提出嚴重的抗議，保障這三位女工的生活，這也是保障大眾婦女的生活啊！

## 收縮了跳動的心 夏紫

### ——「三八」在雲和——

在抗戰的第五年個年頭，我在雲和過抗戰中第四次的「三八」節；「三八」是婦女求解放的紀念日，而又是在抗戰第五年的今天，照我們的預測，情形應該是很熱烈吧？但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

在縣黨部寬大的禮堂上，疏疏散散的坐着六十幾個女同胞，說它是婦女節的紀念會吧，那末說是兒童節紀念會比較還要適當些。因為在坐的女同胞中，三十幾個是保育院的兒童，二十幾個是小學裏的兒童，其他是縣政府裏的三四個女職員，幾個太太，及十幾個保育院的教師。

會場的空氣是冷冰冰的，一個跳動得很厲害的心似乎在那里收縮了。

書記長給我們指示出「三八」的意義，及知識婦女應負的責任。動員會的代表訓話說是婦運不能展開是因為在社會上服務的女同胞「品行不端」(?)並叫我們特別的要注意思想問題。

不到一個鐘頭，紀念會就結束了。

在歸途上，我咬緊了牙關，握緊了拳頭，我痛苦地追憶着過去三年發狂似的「三八」，但我堅信着時代的輪子是不會倒轉的！

# 夜行

藍瓔

## ——動員村婦參加「三八」紀念會之夜——

「下次會呵！好好走！」真惠送走了最後的一個婦女。她興奮得臉色通紅，想起剛才座談會上鄉村婦女熱烈的討論，幻想着今年的「三八」節該會有個偉大的行動出現，她不禁微微的笑了。

「惠同志，你辛苦了，今晚就歇在這裏，不要回去吧！」鄉長送過來一個燈籠；他慈祥的笑着，雖然不大滿意真惠招惹這鄉村的女孩子媳婦兒瘋瘋癲癲的往家門外跑，可是服從的原則使他不得不尊敬這位「縣長派來的」政工隊員真惠。

「不，葉鄉長，大爺！她迎住了鄉長太太投向她疑問的眼光。「我還得回到大舍去，鴻茵同志在等着我，明天我們要到安復去發動婦女呢！」

「惠小姐，過了夜去吧，天晚了，路有十來里呢。」葉太太聽見她說，路有十來里呢。」葉太太聽見她說

了要走，却破例地殷勤起來。「謝謝，謝謝，六號再要來一次，我走了。」鄉長往後面點了一盞燈籠出來，真惠拿起燈籠就告辭走了。

村口的狗聽見脚步聲狂吠起來，引得前後左右的狗都一齊叫了，成串

的「呵……汪……」的聲音，帶着威嚇和震怒的意味，真惠按住她發跳的心：「會吠的狗是不咬人的，何況牠們還認得我。」跨過了高及三尺的柵欄，燈火伴着真惠的影子，獨個兒投向廣漠黑暗的大地。狗吠聲漸漸地遠了，拖在空中只剩下一聲聲哀嚎，增加了夜底神秘和落寞。

時節已是初春了，然而峭厲的冷風在暗夜里分外不饒人，真惠扣起棉大衣的領子，依然不能制止尖刃的鑽入，道旁的枯枝颯颯地響着，不時的還扎住了她的衣襟。

手裏的燈籠成了唯一的光明，天空里沒有月光，連星星都不見一粒，獨火跳着橘黃色的光線，晃動着照耀了前面的小徑。

「從千重的高壓下面……難道我們生活的天地，真的只有家庭？朝着解放的坦途，前進……」真惠呼着「三八」預備唱的進行曲，她非常愛好這裏面的歌詞，唱着唱着，常被感動得將淚水糊滿了雙眼，「到了今天，居然還有人高喊出『回到家庭去』的口號，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她憤慨地想着。好像，自己是站在一列

廣大的羣衆隊伍前面，領導大家唱完了進行曲，就大喊一聲：「打倒希特勒的信徒！」這時，她把右手猛力地劃了半圓形似地揮出去，忘了手裏還執了燈籠，於是「呼」地一聲，火熄滅了。

四周模糊的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真惠被這驟然的變動拉回了現實：狹窄的山徑，溼滑的石塊，再走半里過去就有山溪阻擋，需要跳水過去，怎麼辦呢？失去了光明了，而天空黑沉沉的，保不定還會下雨呢。

她搜索遍了周身十一個口袋，沒有火柴。她陷入了極大的慌亂之中，眼前金花亂迸，幾乎不能平衡地站立，她坐了下來，摸着滿掌枯藤的岩石，極力的鎮定着自己的心神。

「首先，這里離目的地大舍不會太遠了，根據以往的經驗，至少已有七里路從脚下跑過。這里走過去，轉過山岩，那里確有一條山溪，只要小心些，拉着岸旁的小草，去探探那第一塊大卵石在什麼地方，然後隔尺半就有一塊，可以走到對岸，不至於落下溪去，過了溪，就是下坡路，沒關

係，再兩里就到了。」

「鼓起精神來走，什麼要緊，現在不能走，將來打游擊，夜摸營可怎麼辦呢？那時還得背槍桿呢！」真惠這樣一想，立刻很快地站起身來。

地面在習慣了的眼裏呈着白色，真惠沿着白色走去，不時地用手摸索着石壁，避免自己踉蹌了水潭或泥阱。

愛幻想的她對黑夜又感到了詩意，設想假定軼在她的身旁，這境地將會變成怎樣可愛和令人遐想，「比外國電影的鏡頭還奇妙些呢！這雄偉的山嶺，枯寂的深空，假定做成我們戀愛的環境！」她笑了，低低的唱起「夜半歌聲」。但是她又責備自己了：「總愛在嚴肅的工作里加上羅曼諾克的想像，一對愛人的散步會比我獨個兒深夜趕路更偉大美麗些麼？呸！」她加緊了脚步。

「隆……」雷聲在山谷里顯得格外沉重，威脅着真惠；「盼望別下雨才好！」可是一刹那間，巨大的雨點已經淋濕了她的雙肩，「真是禍不單行」。

下大雨了，天空更暗黑得像發頭

濃濃蓋下了一張烏幕，遮住了她的眼請本來的能力。

「通！」她的脚一下子踏到了水，她以為是平常的水潭，還是繼續向前走去，不對了，水越來越多越深，她才想到這已是溪，抱怨着自己的莫明其妙。趕快走回頭來，摸索着大的可以行走的石塊。她轉來轉去，頭腦昏了，手臂也伸痠了，可是還抓不到她需要的東西，透濕的雙脚直涼到心裏，頂上的雨也怪有勁的，下不罷休，

「在那兒，他們到那兒去的？」她嗷嗷自語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小心地跨了上去，摸準了方向，戰戰兢兢地，化了五六分鐘才到了對岸。  
下坡路似乎更難走了，她用脚試探着石級的闊狹，慢慢的一步步走下去，她走着，走着，忽然步子跨不開了，有刺的草刺破了她的軍袴，直刺進腿去，脚下是亂七八糟的蔓草交錯着，她奇怪極了，撞來撞去了好一會，才明白走向了岔路，退回來，攀着石級，她才又算是上了正途，雨慢慢的停了。她掠掠潮濕得淋水的頭髮，向天空長吁了一口氣，冷不防一隻脚又滑入了石縫里，她禁不住叫喊了，這澈骨的酸痛呵，一時又拔不出脚來，淚水很快的滾下了她的腮際，咬着牙，怎麼也難忍得住。

「要是這時路過了一個壞人，一條餓狗，那情形就不堪設想了。」

惠恐怖地抬起頭來，大樹像巨人般地站立着，遠近黑影幢幢，似乎有無數的幽靈向她撲來，她幾乎暈眩了。

「鴻茵啊，你睡得怪香甜吧？你知道我爲了你在吃這個大苦頭呢！」她立刻自己糾正過來：「怎麼是爲了她呢？這是爲了工作，爲了工作呵！」

她飛快地開始跑了，不顧自己的脚還是那樣作痛，不顧路是那樣泥濘，她忘了一切，像颶風吹過樹林地衝下山去。

是平地了，她踏了個空，跌了一交，渾身被泥漿透了，揩揩眼淚，她仍急速地向前走去。

不遠處的燈火在誘惑着她，她幾乎要歡躍；一個聲音從她喉管里跳出來：「茵，我回來了！」一種異樣親切的情感通過了她底全身，她只想抱住那一星燈火，鼻子酸酸的……

「砰！砰！砰！」門撞得震天的響，「啊……那個……」一個蒼老的聲音問道，真真一征，怎麼回事呢？「呵！」敲錯了隔壁門，「對不住哪，對不住！」

進了自己的屋子，真真撲在鴻茵的身上，攀住她的肩頭不住的顫抖，她又想流淚，又想大笑，她望着燈火，這一團光明呵！猷猷的睜大了眼睛。

# 臨安婦運新紀錄

余醒坤

## 「三八」在前線

### 一、「三八」節的前夜

這幾天不是雨便是陰，跟着「三八」節的接近，加深了我們的焦慮。白霧無盡止的迷漫着山崗，太陽躲在烏雲的背後，怕羞似的不肯出來，天，仍舊露出一副陰沉的臉，地上是那麼地泥濘，不遠的地方傳來轟轟轟的大砲聲和噠噠噠的機關槍聲，很清晰的可以聽到。

「日本佬衝到青山，非常吃緊，商會小學已經放假了。」一個中年婦人在城外買菜，帶着這樣一個消息回來。

我和胡同志沉着的走出去，一方面打電話探問消息，另一方面去看看街上的情形。果真街上人心惶惶，一間間低矮而簡陋的茅蓬裏，老老小小都很慌張的在整理東西，部份動作比較迅速的已經一担担的挑出去了。大砲聲機關槍聲在臨安老百姓習慣上原是家常便飯，去年十月八日，敵寇更以三十六架獸機狂炸臨安，這種瘋狂無恥的行動，給臨安老百姓一個深刻的

教訓，他們不能不暫時躲避一下。

下午三時許，從各方面得來的消息，證實上午的消息是個謠傳。

各區負責發動婦女的女同志，傍晚從各工作據點與高采烈的先後到齊了，相互報告着發動的經過及困難點。

夜幕漸漸地垂下來，烏黑的雲籠罩着整個天空，天空由深灰而變成漆黑，淅淅淅淅的雨聲愈來愈響，够使人焦急的。我和胡同志仍冒風踏雨，不厭倦的數十次以上消失於小巷弄口，泥濘的街道上，每一角落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一雙雙陌生的眼睛，向我們投上了一瞥異樣的眼光，似乎疑視我們爲什麼要這樣苦心的奔走！

春天的夜是如此的恬靜，沒有人聲，也沒有犬吠聲，只有我們的脚步声在黑夜裏摸索，打破了黑夜的岑寂。

從縣黨部回到寓所裏，躺下了兩條疲憊的身子，靜靜地聽着夜雨的侵襲。

「真傷腦筋，明天不要下雨才好，我倆不約而同的發出這樣的希望聲。」

### 二、我們歡躍的日子

一縷淺黃色微弱的陽光，怪有力的從洞中射進來，接觸了我惺忪的睡眼。

「胡涓！今天好像天晴的」。我很高興的呼醒了胡同志。

「真的」？她含有懷疑的口氣反問我。

它，給我們一個非常大的興奮，我們沒有絲毫猶疑的離開了溫暖的被窩。

四五天來的陰霾，今天突然的張開了，這象徵着婦女解放的前途。

我們共分四組：兩組貼標語，一組借農具，一組佈置會場，有計劃的分配了工作。

在瓦礫堆中新生的臨安城，跟着「三八」的光臨而熱鬧起來了。牆壁上貼滿了各色各樣的標語，壁報和漫畫等。「三八是婦女解放節」「紀念三八要動員婦女參加抗建工作」，「紀念三八要取締納妾」。絢爛鮮明的字樣，清楚地印入每個人的腦海，使一向對「三八」模糊的臨安老百姓，對這個生疏的三個字，開始意識是全世界婦女要求解放的節日，婦女們因紀念「三八」也更見活躍了，街頭巷尾充塞着各鄉婦女代表，有的在買東西，有的在看壁報和漫畫，生活在高度緊張熱烈之中。

× × ×

「下午一時造婦女覺醒林」籌備會中有這樣的一條決議案。

「羣大時代的女戰士先後的集合於縣黨部大禮堂，每張臉孔上掛上勝利的歡欣的笑，這中間有著綠色軍服的女丘八，有艱辛教育着民族小戰士的女教員，有在風霜侵襲下苦鬪着的女政工同志，有天真純摯的女學生，有閨房小姐和太太，也有那頭腦陳舊的鄉下姑娘，在今天因時代的驅使，各人從各個不同的處境而匯流在一起。」

我們這一隊，墾荒的一隊，鐵一樣的隊伍出發了，這壯大的行列，如同旋風，如同怒浪，迅速的向前捲去。背着鋤頭，抬着樹秧，街上來往行人，沒有一個不停止了脚步，凝視我們這批在街心波動的婦女隊伍。

小山上佈滿着大時代的女戰士，在溫暖的陽光下，一面種樹，一面唱歌：「我們是三民主義的青年，民族的中堅……」雄壯的歌聲，發自幾百個中華女兒口中，配合着種樹的「噹噹」聲，結成一個不可掩沒的巨音，震撼着大地，震撼着山谷。

× × ×

「我如果有兒女和長命的話，幾十年後，帶着她們到這裏來遊覽，我一定告訴她們說：『這個婦女覺醒林，是你們母親努力婦女運動的時候一同造的』……」。山頭上的大笑聲把我的話打斷了。

「不做寄生蟲我們要勞働，不怕担子重我們要挺胸」，「不做虛榮夢我們要自重，不怕沒閒空我們要用功」。兩副長長的對聯，直立在會場的四角，有力的刺激着人羣，上面橫條上寫着「臨安各界婦女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在春風裏，輕盈地飄揚着。這嚴肅而醒目的會場，吸引了兩千五百餘的老百姓，爭先恐後的來趕開會。

在一片雄壯宏亮的黨歌聲中，紀念會開始了，會場的空氣更見得熱烈而莊嚴，「今天是三八節，是全世界婦女爭取自由解放的一天……」主席用熱情懇摯的態度，以流利悅耳的語調致了開會辭。次由省婦女會理事周曼碩先生訓詞，她英勇的走到台上，一道銳利的眼光，掃視着台下蠕動着的人羣，接着一聲聲吐露出被侵略民族的憤怒，呼喊出被壓迫婦女的慘痛，好像是一支鋒利無比的箭，穿過兩千五百餘人的赤紅的心，台下的情緒越發高漲了。

× × ×

呼口號中，大家熱血奔騰，聲音激昂，揮起大小不一的拳頭，漲紅了臉，叫出宏大的呼聲！

最後是餘興，是臨安新化劇團表演的話劇「一個勇敢的女孩」，劇情是描寫一個農村小姑娘，被愛國熱情所驅使，英勇地跑上了戰場，在陳巨雷般的掌聲中閉幕了，這掌聲可以和不遠傳來的砲聲相比擬。

今天，二千五百多人羣的意識裏，從此，對婦女力量有了進一步的新的認識，和新的估計。同時今天亦突破了臨安婦運的新紀錄。

# 要團結婦女的力量

梁紅

「三八」在鄞縣——

三月七日的時事公報，發表了紀念三八婦女節的一則新聞，於是筆者往婦女會作一度訪問，承蒙張杏容女士熱烈招待，並告知婦女界情形甚詳。在寧波有數百會員，多係家庭婦女，知識婦女則瞧不起婦女會，不願合作，更不會參加。常務理事孔若珍女士係宜本小學校教務主任，是一個很能幹的人，會裏經常只有三四個人，工作大多是替會員調解家庭糾紛，解決婦女困難。張女士似有對部分工作不能開展作感慨狀。

後來我到朋友家裏去，恰巧碰到幾位幹過抗建工作的女同志，我責備她們為什麼不參加婦女會？她們只是說：「是我們不同情婦女會呢？還是婦女會不需要我們？」

在這種反問的場合下，我的腦子可真有些模糊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三八」上午我因工作纏身，無法參加這個婦女節盛大的紀念會，聽說人數很多，家庭婦女却不大有。

晚上在大光明電影院慶祝三八遊藝大會，我去參加了。鐵門已經拉住了，上面掛着「客滿」的牌子，站在鐵門外有入場券者憤怒地喊着：「爲什麼有入場券不能進去？」我靠了機關的證章從邊門通過了封鎖綫，一同進來的也不用入場券，只一股靠「衝勁兒」。但是觀衆確實擁擠不堪，婦女與孩子那兒來這樣大的力氣呢？

「三八」的夜，節目在開始了。台上的聲音又模糊不清，話劇倒有好幾個，精采的實在太少了些，婦女會的「中國婦女」略能吸引觀衆，宣工隊演出的「未婚夫妻」最能吸引觀衆，後來笑得簡直連氣也喘不過來，這個幽默趣劇，不知道觀衆能了解其中深刻的意義否？故事是這樣的：未婚夫妻倆借了一間房間，房東是很頑固的，他不願把房子借給一個單身人，未婚夫申明他們已結婚，但這位小姐偏不願人叫她太太。這位小姐服務的機關裏一個主任來望她，他是固執地高叫不用已結婚的女子的，因爲……。

事實終於揭穿了，主任說「未婚夫妻同結了婚的一樣」，主人說「你們是未婚夫妻究竟還是正式夫妻」？於是他不要她進機關服務去，主人又不願再借房子給他們，在笑笑不得中閉幕了。

這正是現社會婦女職業問題的縮影。但觀衆中十個倒有九個說這劇本好看倒蠻好看，可惜沒有什麼意思的。這或許是他們表演得不够深刻，或許是觀衆欣賞力薄弱。

其他，京劇由青年劇社演，好雖好，但對婦女節毫無關係；越劇聲音低得只好唱給自己聽的。我在不耐煩的心情下終於離開了會場，但已是十二點半了。我以爲遊藝會的節目在精不在多，古裝京劇在「三八」節表演，實在無聊。

我希望鄞縣婦女會諸同志今後的工作能深入下層，要普遍組織廣大婦女，工作是要做起來才有成就的，靠空口喊婦女工作不易開展有什麼用呢？我們要團結所有婦女的力量！

## 代郵

受了浙東戰事的影響，使我們和許多作者失了聯系，這裏僅是本刊本期中十幾位失去聯系的作者，希望立刻將最近通訊處告知本社，以便寄奉稿費。

此致

芷茵 芳萃

李蓮 磊砂

汶源 葉木

苕 梁紅諸先生公鑒：

菲紅 藍瓔

澹園 甫克

夏陽 老戈

本社謹啓

# 鄉村女教師要接近農婦

秋華

「三八」在一個鄉村裏——

「三八」是一個多有意義的日子，我想好好地召集鄉村婦女來紀念一下，但是終日忙於教務，抽不出一點空閒來，連訪問一二家也不可能呀。

是三月七日了，我決定出發去訪問，但是困難的問題又來了，先到那裏去呢？我到這兒來執教才一個月光景，人地生疏，一點不熟悉的，怎能馬上去接近鄉民？

我一定要本地人楊先生去拉人，而他恰巧有點事情要去海邊一趟，雖然他可以遲去一個時候。不過他這人有點「事先響鼓響，臨事無步聲」的脾氣。在前幾天，他還很有把握的和我說：「我已有許多人叫攏了，你預備怎樣？」但是現在他居然又說準備得太晚了，最好在一個月以前準備起來。是的，誰都會說我們「臨時抱佛脚」的，但仔細想想，在忙迫的環境中，不久允許我們有個長期準備的時間，但至少在一臨時抱佛脚」的時候，應該幹得起勁些，我想，這是沒有人否認的。

終於，楊先生很熱心地帶我去訪問了。因為有熟人伴著的關係，訪問工作很順利的進行了。一跨進人家的門檻，楊先生便高聲說：「明天下午一點鐘請你們女人家都去開會去，大家都要去的。」

「明天是什麼日子？」她們以好奇的眼光問。

「三八節，是一個婦女的節日，兒童有兒童節，我們婦女也有自己的節，而且三八節是婦女爭取到解放的紀念日。」我們也湊上去說。

「××村人也去嗎？」

「去的，大家都去的。」

「好，你明天來叫我了。」得到她的應允，我們便退了出來。這樣走過好幾戶人家，看看情形倒還好，心裏很高興。

天快晚了，我回校來吃晚飯。夜裏和同事們隨便談起應否備茶點的事，我想校中經濟實在困難，在這個時候，也不應再有多餘的浪費了。但是婦女們是只有先用感情去聯絡的，爲了使她們大家來同樂一下，茶點是不能不備的，於是我決定拿出一塊錢來買花生。戚先生起初徵求我的意見，以爲這又是女教員的事情，他們是只能在旁邊贊助的，等我決定後，他也來奉陪一點。

「三八」的早上，我就拉了這個村裏比較活躍的英姐陪同去邀請婦女。英姐的父親很嚴厲，和一般老頑固一樣，是封建頭腦，他是不願意女兒往外跑的，但我鼓勵了英姐，說服了她，她應該是個地方女幹部的。

我們又一家家去通知，請村婦們在下午都到××庵（即我們的學校）去開會。我被她帶到東帶到西，我跟她轉灣抹角，跑了很多人家。

疲憊地回到校裏，馬上就吃午飯。飯後，佈置了會場。一點鐘光景，有一羣小姑娘和丈子來了，其中有年近五六十歲的老婆婆，還有拖男帶女的婦女們。我手忙腳亂的招待她們，我陪她們參觀校舍，和她們談東談西，等到快近二點鐘，第二批的人又來了，統計人數已有二十多位，有許多婦女因家事和孩子牽累，有些小姑娘怕父母責罵，都沒有來。

因爲人數太少，我們改用茶話會方式。宣佈開會後，並沒有舉行議式，一開頭便由我報告開會的意義，我分爲四點講：一、「三八」節的歷史；二、我們爲什麼要紀念「三八」；三、應怎樣紀念「三八」；四、農村婦女的責任；最後結論：「我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和男子一樣平等，一定要努力從事生產工作，我們不單是做些家事，我們也要下田去，和男子一樣做農事。」

後來又請戚先生、楊先生等來演說，他們講了很多關於鼓勵婦女的話，還希望她們來讀書識字呢！最後我拿出粗陋的茶點來請大家

吃，她們也換了嚴肅的臉孔，有說有笑起來，她們也訴說女人的痛苦。

這次會議的收穫，可說是很小的，因爲她們來開會的目的，並非真正來參加開會，而是來遊覽廟，或則湊湊熱鬧。但是在另一方面說，這次紀念會，開了一個從古未有的先例，在這種小村子裏，過去不僅沒有紀念過「三八」節，簡直連「三八」這名詞也沒聽過。所以與他提起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害怕着，會被強留去受訓的。散會時，路過的女人還詢問赴會的人：「你們報了名沒有？」這也可證明她們對「三八」的新奇了。其次的意義是使她們體味到開會生活是怎樣的，一回事，當我起立報告時，我向她們行了個禮，她們竟不知所對了，幾個資格較老的，羞答答地說：「我們是不懂禮貌的。」

由於這次工作，使我得到一些實際經驗和教訓：一、任何事情，必須在事前有個充分準備，這樣臨事時，才不致慌張失措。二、小學教師是當地的幹部，和民衆接近有特別方便，如民衆對教師的尊敬容易和學生家長的聯絡等，所以小教應隨時做民運工作。三、女教師的接近農村婦女並不一定爲了「三八」紀念會，而要隨時隨地和她們接近，最好能設立婦女識字班，由實施啓蒙教育起，使她們了解婦女參加抗建工作的意義，然後她們將是農村中一支偉大的力量。

# 三八節以後我想說幾句話

孔毅

在三月七日的福建民報福州版，看到了這樣一段新聞，縣黨部令各公會於婦女節那天優待婦女，無論澡堂餐室，凡是婦女僱客一律七折優待，並且尚在城區與召區（福州分爲南召與城裏）兩處公演戲劇，免費招待所有婦女同胞。這段新聞很妙，我想了一下到底想不出他們怎樣招待法，如果一個女人和她丈夫一起到澡堂餐室去，走出算賬時，還要一個打七折一個不打折扣的算。晚上逛戲院，如果丈夫一起陪了來，那麼戲院管理的人是不是要把這位丈夫驅逐出來？一方面還要客客氣氣的招待他的夫人？我想這位夫人一定也不願意去的，那不是使她不能領略厚意嗎？

啊！我忘了，因爲這是婦女節，他們以爲這是她們的節日，要給她們佔點便宜，特別優待婦女，重視婦女，給婦女來一天「解放」，因爲「婦女解放」是文明國度裏的東西，是知禮的，是冠冕堂皇的，他們趁這機會做一好名譽的事情，就能够掩飾了他們對女子的待遇。這是奇聞，簡直是怪事，什麼人都不會被他們騙過去

的，相反的襯出了他們平常怎樣的壓迫女子，他們平常完全不讓女子走動一步，緊緊的把她們束縛在家，把天大的一天職一壓着她們，使她們看不到社會的活與動，今天忽然來了這麼一道好聽命令，是多麼好聽呀！

有些自認進步的，開通的，文明的，她把頭髮剪得像男人一樣短，穿上褲褲工裝，她不做針錢，不織毛衣，不學煮東西，闊步走路，儘量學男子相，自己也滿以爲自己已經解放了。這些人對三八節沒興趣；對於我們在三八節爲福建婦女職業問題呼籲的特別刊，也不感興趣；對於我們所呼喊起的口號不重視；對於有人把我們的標語撕掉不憤慨，對於貼了侮辱女子的標語如：「梳裝台該是女子辦公室」，「提倡不結婚者」都是生理有缺陷的「這一類話，不感到受侮辱。她反對我們向搗蛋的同學攻擊，她很驕傲的說：「這些事完全沒有意思，因爲這些根本就不是婦女運動的問題，這是沒意義的。」她以爲人家已經都像她一樣受了高等教育，因爲我們學校裏不是有五十幾個女生嗎？（是全校十分之一）何必再要紀念「三八」呢？一點意義都沒有。真是她以爲解開衣裳滿街跑就是解放，她以爲人人都已經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她沒有看清楚受教育的女子有多少？在黑暗裏生活受壓迫的女子有多少？她不懂得婦

女解放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因此她自己得了所謂「解放」，便不關心許許多多不解放的事情，她才肯否認了三八節的重大意義。這種人可惜了給她受高等教育，她不應該佔了別人受教育的機會，花了許多錢許多心血，栽培成這樣一個人出來，太可惜！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姊妹去受了高等教育，我們也不需要像頭裏所說的給女人買便宜東西，我們不需要戲院優待，我們不需要那些向女人儘管鞠躬說「Lady First」的歐美式作風，這些我們都不需要。我們需要的讓婦女在社會上有個站立的地位，不要排斥婦女；我們需要的是做父母的要讓女孩子與男孩子同樣有機會的上學校，我們需要的誠懇懇懇的指導婦女工作，因爲過去女子所受的教育太不夠的緣故；我們需要的是切切實實努力工作不做花瓶的女子。

婦女解放是有賴於以上各種的需要，但女子自己的努力也是最大的要案，如果女子自己有能力能够做得來事，能够真正的貢獻力量爲國家爲社會，那一定不會再被輕視的。同時我們能幹的受教育的女子，不要忘了有領導婦女解放的責任，只有廣大女子一同站起來，才有真正解放日子。

在我們這大學校裏，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中也有更奇怪的妙論，因爲她們早就聽到了「婦女解放」這名詞，她們就各種各樣的應用它，我們這裏

在我們這大學校裏，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中也有更奇怪的妙論，因爲她們早就聽到了「婦女解放」這名詞，她們就各種各樣的應用它，我們這裏

在我們這大學校裏，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中也有更奇怪的妙論，因爲她們早就聽到了「婦女解放」這名詞，她們就各種各樣的應用它，我們這裏

在我們這大學校裏，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中也有更奇怪的妙論，因爲她們早就聽到了「婦女解放」這名詞，她們就各種各樣的應用它，我們這裏

在我們這大學校裏，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中也有更奇怪的妙論，因爲她們早就聽到了「婦女解放」這名詞，她們就各種各樣的應用它，我們這裏



# 孩子們的節日

徐 凌

## 第二 保育院慶祝兒童節經過

### 一·孩子們的期待

「先生，兒童節快到了，我們快點好預備做表演啦！」

「要來不及啦，我們還要出壁報，還要預備講演，我們可以準備起來呀！」

「兒童節還可以吃糖果，吃豬肉，啊呀！多快樂呀！」

在三月份剛開頭的時候，孩子們就在期待這快樂的節日了。

導師們也老早在籌劃兒童節的事情，當他們聽到孩子們在熱烈地關心兒童節的時候，他們用這樣的話去激動他們一顆顆小小的心。

「是你們自己的節日呀！你們應該自己來設法呀！你們為什麼不快去叫自治團的幹事發動大家來籌備呢？依賴先生為你們設法是倒置的事呀！」

小小的止崗上，生活室裏，禮堂上……時常圍着大大小小的笑臉，興奮地討論着關於兒童節的事情，自治團的幹事們更顯得忙碌，他們一面要指揮各中隊的小朋友，一面又要向導師來商討困難的問題。

在三月八日那天，六個導師，十二個小朋友成立了兒童節的籌備會，凡是全院性的活動由籌備會裏來決定；各中隊的活動，各中隊自己去決定，但不得抵觸全院的活動。

這次會議上決定了幾個活動：舉行慶祝兒童節

的遊藝會，舉行兒童節的徵文比賽，出版兒童節特刊，舉行兒童演講會，選舉模範兒童，參加雲和縣兒童節遊藝大會。

孩子們天天在期待着兒童節的到來。低年級的小朋友，時常扳着指頭計算着日子。

「只有十天了，我們快把表演學會來呀！」

「我演講還背不來，怎麼好呢？」

「我叫日子過得快，越快越好！」

「你不服從團體，我就要在生活會議裏提出，使你沒有過兒童節！」

### 二·四月三日那天

不管導師或孩子們，都感到時間太短促，兒童節的這許多節目，怎麼能够在十二小時裏擠得下去呢？因此來了這樣一個決定：兒童節的表演在四月三日的上午演出，因為下午還要去拾穀子，還要大掃除，還要整潔明天穿的新衣服，還有……

早飯吃過，演戲的小朋友忙着化妝，大家集合在禮堂裏，先來唱幾隻歌，幾百隻小喉嚨今天好像特別有勁點，呵呀！耳鼓都要給震破了。

第一幕是第三中隊的一兒童節的前夜，這劇本是很適合孩子們演和孩子們看的，大家都看得非常有味。以後順序有：歌詠隊上來唱歌，幼稚班

的小朋友表演唱遊，第五中隊（低年）舞蹈，劇團的小朋友演「牧童」，高年級的小朋友演出「古廟鐘聲」，還更使大人和小孩發呆，實在演得太可愛了。院裏的孩子裝扮流浪兒小德三是頂頂適宜的，因為他們對於這生活是最熟悉最有經驗的。「古廟鐘聲」就是描寫流浪的窮小子，因此孩子們一上台就好像真的一樣。最後一幕是會叫大人和小孩子笑痛肚子的：所有的導師扮成了狗、貓、兔子、姑娘、老太婆、老公公，模倣幼稚班的兒童，演一只「拔蘿蔔」。這算是導師們慶祝兒童節的一些禮物。

游藝從六時起到十二時結束。下午，忙着做大掃除，拾穀子，生活組長在整潔大家明天穿的新衣服。孩子們的眉角裏飛揚着微笑，有的在評論今天演出的戲劇，有的在商量着明天的工作。

### 三·興高采烈的一天

四月四日，在孩子們的熱望中來臨了，這不平凡的一天呵！我用什麼話來說孩子們表露出和蘊藏着的快樂呢！

黑暗漸漸的消失，光明慢慢到來，這小小的山谷裏還是罩滿了大霧，時光是五點鐘模樣，照平常，孩子們應該還在夢鄉裏，即使醒來也得靜靜的躺着，直等到六時，敲過起身鈴的時候，方才能唱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但今天的情形不同了，天一點點亮，已有了輝

# 三月的春燕

絡砂

——獻給遠行的嘉——

當油菜花黃遍草原的季候，  
 招來陣薰風把你駛走了，  
 懷着一朵希望，一只跌不破的夢，  
 像三月的春燕，你撲向了那一方。

× × × ×  
 不道一聲珍重，不作一聲寧叮，  
 不顧山徑的朝露濡溼你衣襟，  
 悄悄的你走了一一躍奔上雲野之路，  
 遙向你撒一把江南的塵土。

× × × ×  
 我們結識了，又給烽火遠阻礙，  
 闊別三年才讓偶然引來你身邊，  
 星空僅開放十一度月圓，  
 又爲無情的黑手強把你推遠。

× × × ×  
 憶念你深重的感情，火辣的年青心，  
 你溫熱的關懷，你摯厚的友情；  
 重見的時日直怕須水流一般長，  
 我遣不開這幾束惜別的惆悵。

× × × ×  
 撒離這古城，你只輕輕的一揮手，  
 像水滴漏下春夜的簫溜。  
 儘歲月的風帆飄開了日夜，  
 我把思念擲向了無極的天涯。

一九四一，四，三夜

微的喜笑聲，五點鐘的時候，大家都起來了，穿着筆挺挺的軍軍裝，嘴裏哼着兒童節歌，大小隊長命令沒有用了，當導師走到他們寢室的時候，看了這些頑皮的愛嬌的樣子，誰還能責備他們一句話呢？

緊急集合了，導師向大家講些慶祝兒童節的話，又報告今天所要做的事：

提早半個鐘頭吃早飯，各中隊整理服裝，七點半出發，到城裏參加大會，回來分茶點，下午自治團幹事招待來賓，參加兒童健康比賽，選舉模範兒童，晚飯後，參加城裏的游藝大會。

吹着小軍號，打着銅鼓，雄糾糾的小戰士，由小軍樂隊領導着，向着城裏出發了，看了這些可愛的孩子，誰不稱讚呢，尤其一班人以爲保育院是養

着愁眉苦臉的難童的，更現出驚奇的樣子來。縣長和書記長對孩子們講了許多鼓勵的話，末了，保育院的一個孩子也上去講了幾句話。每個孩子分到四個麻餅，孩子們捨不得吃，藏在口袋裏帶回院裏來。

回到院裏，一大籮一大籮的餅啦，花生啦，豆啦，擺在大操場上，導師幫着孩子們分，每個孩子都得到小小的一包。

分好了茶點，接着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

事情同平常不同了，今天的中飯在大操場裏吃，三百個孩子，二十個導師大家坐在地上大會餐，一盆青菜燒肉皮，一盆紅燒肉（我們在三日殺了一隻大豬），大家吃得真痛快，正午的太陽晒得我們滿身大汗，不礙事的，大家吃得很勇敢很粗蠻，一

會兒二盃菜都消滅了，一張張的小嘴巴大嘴巴，都是油光光的。

下午二時先選舉全院的各中隊的模範兒童，導師們備了不少的獎品：手巾、顏料、橘子、簿子……堆了二檯子。平常工作學習最努力的小朋友被轟動着的拍掌聲，弄得面孔都發紅了。大家都羨慕那幾個得獎的小朋友，小胖子跳着說：

「明年兒童節，我一定也要去得一份獎品！」參觀的人很少，這一點孩子們認爲不大開心的

晚上到城裏參加「古廟鐘聲」與低年級的舞蹈，也得了個好評。

孩子們回院的時候，已是十點鐘了。睡覺後半小時，我到孩子們寢室去的時候，他們都帶着微笑入睡了，有幾個還在說夢話呢！



# 節約家

駱 赦

我們都叫他「節約家」，這傢伙！

一付玳瑁邊近光

眼鏡，一襲青布長衫

，一雙老棉鞋，這貌

儼然的樣子，開口

來總是尋經據典的。

他有着全套老學究的派頭，可是論年齡也不過二十來歲。在平常日子，你總猜度得到：他是怎樣的怪吝相，連用一個銅板都得盤算半天，雖然他的收入算不得豐盛。

他是這樣撞進我們的生活裏來的：

我們這一帶有三個小村子，三脚橋似的鼎立着，互相間隔着半里一里地樣子，每個村子都有一個單級小學。我在其中的一個裏任教，另一個是我的朋友負責的，我和他因為學校相距不遠就住在一起，伙食沒人肯包，也就自己來料理。餘下的一個小學，這學期換了教員，新來的聽說是個師範出身的。

「果然是個老牌呢！他一來，我們這些『代用品』都該給比下去了！」

那教員才到得我們這邊，我的朋友在航船埠頭看到了他，又打聽屬實了他的資歷，就急急跑來告訴我，並且描繪着他的神態。在我們這邊，師範出身的教員往往是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許是「同行相嫉」的關係吧，像我們這種爛肥皂一樣的次等貨，和他們總是合不大來的，何況他長得出奇的古

板相。於是，我皺了眉頭，隨隨便便的拋出一句：

「管他媽的！將來給他個緊壁清野！」

那知兩天以後，他忽然親自摸上我們這邊來了。我雖然感到煩厭，却不得不裝出歡迎的樣子去接待他，和我那朋友。

他對我們一一見了禮，謙讓地在靠桌的椅子上坐下了，守禮得很，却也不過分拘束。我細細打量着他，和我那朋友描繪給我的樣子差不多，他的臉型平板得很，很少表情也很少特點，除非是他那付顯得太小一些的近光眼鏡，特別的令人惹起不合適之感，而他那兩角向下垂着，正中分開，却弄得油光光的髮型，看來也實在有些不大順眼。過一會，我不熟習地問起了他的尊姓大名。

「哦哦，不錯不錯，敝姓典，三墳五典的典；草字龍騰，龍飛鳳舞的龍，飛黃騰達的騰。」他說話了，在近光眼睛後面的眼瞳一突一突的，又像怕我聽不清似地把頭特別伸近我的臉，一雙吃力地做着手勢，這逼着我把頭稍稍移開了一些。「不錯不錯，還渡請教二位台甫？」

我率直地告訴了他，他便說「不錯不錯，久仰久仰；」又說「兄弟初臨貴處，一切叨蒙提攜」等等一類的話。「多麼虛偽！」我心裏想，却不能不忍耐敷衍下去。看看那朋友，他打着個呵欠，順手撩了本雜誌，自顧自躺到床上去翻看了。

「X先生，唉唉！我真糟，不錯不錯，弄得真糟！」

頭更伸近了些，加重地裝着手勢說起話來，着急得使額上的青筋也都一跳一跳地隱隱突露。我心上動，頓時像關心着意外的禍害一樣貫注了全神。朋友也詫異地瞪了我一眼，放下手上的雜誌用手肘撐起身子，似乎給他那着急的樣子引起了興味。

「X先生，我雖然當過幾年教員，却從沒自己弄過飯。到了這裏，沒辦法只得自己來嘗試。前天我盤算了一夜，差不多沒合過眼，天沒亮就起來做飯，我因為想燒得燥一些，就放了五碗米，三碗水，柴又濕，用掉大半盒火柴再澆上火油才燒着，却給煙燻得眼睛到現在還痛。不錯不錯，過一會我揭開鑊蓋來看，中間還是一粒粒的米，鑊焦倒有了三四寸厚……」

像輕氣球過度膨脹了再也包容不住那樣，笑聲像榴霰彈似地爆炸了開來，震得窗格都像在打抖。我記得許多時候以來沒這麼痛快地笑過，久久還抑止不住。朋友也不禁前俯後仰地定不住身子，掏出手帕在揩拭笑出的眼淚。那典先生，仍在認真地說下去。

「後來，第二次，不錯不錯，我有過一回經驗，便小心地特別多放了水，一壁燒火，一壁時刻不忘記揭開鑊蓋看看有沒有焦，前後總總看了一二百回，直煮了兩三個鐘頭，煮來煮去煮不成飯，只煮成了一鍋又不像稀飯又不像粥湯的一鍋半生半熟的米糊……」

我們兩個都笑得直不起腰來，肚子一鼓一鼓地實在不好受。勉強定一定神忍住了笑，喘着氣，等

到我和朋友對看了一眼時，又不禁捧着酸痛的肚子狂笑了起來。

「不錯不錯，我今天專誠造訪，想來同二位商量一件事，一件事。」

他摸出塊手帕來抹了抹鼻子，然後再塞進袖管裏去。乾咳了一下，挺一挺眼鏡，像怕我聽不清似地把椅子向我移近了一些，我本能地把身子仰向了側邊。

「X先生，我想，我想，呃呃……」他遲疑了好一會，這才艱難地重又張了嘴，「要是二位不嫌麻煩，我想，我想……」忽的又煞住了尾巴。我見他那窘迫的神氣不覺有些可憐，就告訴他有什麼為難的事儘可坦白說，如能幫忙我們總是幫忙的。他聽了，便站起來整了整衣服，謙恭地又施了個禮，然後才說明了來意，原來是想搬過來和我們同住，連伙食也大家合作。

要不是他提起了那回惹我們笑個不住的事，也許會脆乾拒絕他的，為的我們都愛清靜，何況地既是師範來頭而又少青年氣。可是他那狼狽樣子似乎打動了我們倆，朋友望着我不表示意見，像是默認了，我略一躊躇便應允了他。

這待候，他那平板的臉上淡淡地掠過了一層欣悅與感激的神色，站起身子親切地與我握了手，之後再與我的朋友，就此跨出門去，在門限上還回過身來對我們深深的一鞠躬。

一天他就搬過來了，住在我們對面的一間空房子裏，他的行李中間一只笨重的特號朱漆箱子最令我注目。等他安置好了，為了爭幾分錢上落的脚力和那挑行李的鄉下人爭吵了半天，頗引起我一些不愉快的感覺。

我們便這樣熟識了又共同生活了。

我的不愉快之感終於漸漸擴大，朋友也一樣，為着他那過度的捨不得化錢，因而破壞了我們原來

的生活的水流。

他對於日常操作什麼都不懂，却又喜歡裝出老大哥的架子，處處都要干涉。比方說，在燒菜時候，我才執起油瓶，他便急急地嚷着：「少放些油，少放些油，貴得很哪！」菜才下鍋，他又急急地嚷着：「快蓋住！不錯不錯，這樣可以省些柴！」我和朋友倆偶然買些魚蝦肉啦回來潤潤嘴，他總得咕嚕半天，直到朋友或者我着瞪眼時了一聲，他才再不敢作聲。

為着菜的好壞我們常常和他爭吵。我們主張營養第一，而他雖有着個可驚的食量，却主張絕對不吃動物，說到理由他會翻出古書給你找出一大串來，有時候，他也會說些什麼生活應當大眾化啦，什麼在抗戰時候應當節約啦……這一類「前進」得很的話。自然他是拗不過我們的，而且他越發咕嚕也就越發和他抬槓，可是他總是忍受的，老是萎縮地緘然地向我們笑笑作了結束。由於這一點，使我感到過度給他難堪是不好的，於是就「和平」了下來。這「和平」自然不會繼續得長久，過一些時，當着別的一些事一準又得爭吵一番的。

漸漸，我們替他提上個名兒：「節約家」。我們總是趕着他叫，嘲弄他，而他却也不怎麼生氣，於是便日益叫得順口起來，甚至於幾乎忘懷了他的大名——典龍騰先生。

自然，我們也大大厭憎他。關於膳食的不必說了，另外，比方說：他晚上捨不得點燈，總是摸到我們的房間裏跟我們海闊天空的扯談。這在起初還感到些跟他抬槓的興味，後來當然厭倦，由于朋友的提議，便在房門上貼上張「晚上讀書時間，火油亦當節約，空談實不歡迎」的紙條，以為可以安靜了。而到下一夜，他還是照樣摸了進來，只是帶着本「公文大全」或「課程標準」之類的書來。我們不理他，他也無所謂，自顧自地問這樣，說那樣，有時還故意向我們誇耀似地搖頭擺尾地朗讀着。這

真沒辦法，我們都給弄得叫苦連天，而他對於什麼都無所謂，即使是罵罵也吧。

於是，我們不能不後悔。但這後悔是多麼軟弱而無力。有一天，朋友像探獲了什麼奇聞似的跑來告訴我：

「節約家還是個屯積居奇的呢！他的箱子裏簡直像雜貨舖！」

原來節約家忘記了關窗，湊巧又忘記給箱子上鎖，朋友為着好奇便從窗口跳進去探了一番險，連箱子都打開來瞧過了。

「有着些什麼呢？」  
「呵，多得很！」朋友揚開了兩手，驚歎似地大張着口，接着是一陣忍不住的笑：「有一隻新鬧鐘，五六件新汗衫，一把菜刀，七八盒粉筆……還有，你猜是什麼？一隻新的糖磁尿壺！」

我頓時像鴨子一樣地笑倒了。  
朋友提議要不要拿他一些東西來敲上他幾毛錢的花生米？我覺得不大好，便表示不必要。我們以後雖不會對他提起過什麼，可是一看到他總忍不住要笑，笑得他莫名其妙。

後來有一次，我們當真敲過他竹槓。那是：他有一封信落在我手裏，而朋友告訴我這是他未婚妻寄來的，因為節約家曾對他提起過。這樣，我們計劃着要找他請客。

他從學校回來了，我們用從來沒有的好臉色接待着他。

「節約家，我有愛人了，你得請客！」朋友裝了個鬼臉。

「愛人是你的，要我請什麼客？」

「如果是你的呢？」

「是我的，那又作別論！——不錯不錯，Love letter！——漂亮得很呢！哦，這裏，這裏——」朋友涎着脸，把藏在背后的信一揚，「這裏是Love letter！」

哈，多甜蜜！」

節約家一愕，立刻又發覺了什麼似的赧然笑了，近光眼鏡後面的瞳子也更加一突一突的。他伸手來搶，朋友却給他撲了過空。

「唉，你真是……別開玩笑了，給我！」

「要信，拿兩毛錢來買花生米吃！」

他不理，還是搶。後來知道是無望了，便換了

一付臉色來求告，又不成，然後嚴重地沉下了臉，像是生了氣。

「你們，不錯不錯，太沒私德！請客是小事，可是抗戰期間，首重節約，這種浪漫樣子……」

又是那一套！我們聽够了。最後，知道石子裏再也榨不出油來，便由我來打圓場，說明信可以不用請客而還他，只要他磕幾個响頭。他略一猶豫，便乖乖的跪了下去。

我和朋友相互歎了口氣，要他詳審的計，又落了空！

X X

節約家的未婚妻漸漸引起我們新的「味」來了。差不多每隔一星期十來天總有信寄來，「節約家，如果他也有捨得點燈的時候，那只有給他未婚妻寫信。」

我和朋友開始十分不嚴肅地討論起節約家未來的老婆來了。我們想像着她的面貌身材之類，推測着他倆結婚以後的一切，以及猜度着節約家將怎樣「節約」地使用她。我們的憑空扯談當然不會有結果，於是便決定找節約家談一次。

有一個晚上，節約家循例摸進我們的房間裏來，我們便向他開了火，要他宣布戀愛經過。

「我就不相信什麼戀愛不戀愛！天下多的是女人，只要合意，便弄上一個訂了婚再說，戀愛？這

是浪費！」

「那麼總得『門當戶對』和『郎才女貌』才是囉！」我說。朋友向我睜了睜眼。

「不錯不錯，我還沒說完。」節約家似乎給我們從來沒有的低聲下氣的態度感到飄飄然了，一陣興奮的紅暈掠上他的臉。「門當戶對」固然要緊，至于「郎才女貌」，這「女貌」却可以不必苛求。夫妻不在容顏論！」

朋友插上一句：「那麼麻子或白眼也沒關係？」

「這，這個——這個又作別論！我是說只要五官端正，也就够了，不錯不錯，此外還得需要幾個條件。」

我漸漸的更給提起了趣味。

「那麼，你未來的尊夫人也有條件的了？」

「有的有的，怎麼會沒有？」他的瞳子透過近光眼鏡更加一突一突的了，「我的條件：第一要結婚以後絕對服從！所謂『夫唱婦隨』，古已有之，書上說得明明白白；第二要絕對會唱歌，會煮飯，既能給我解悶，又能給我代勞，所謂『宜室宜家』，就是在房間裏唱歌，在家庭中燒飯的意思；第三，絕對要，要……」他忽然有些忸怩起來，終於幽默地說：「第三要絕對是處女！」

我想笑，可是笑不出來，似乎有一股不舒服之感壓迫着我。

「節約家，妙極妙極，這辦法我最贊成！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不敢不敢！」他給我朋友的話弄得昏頭昏腦的，傲然地看看我，又看看那朋友，顯得十分得意。

「大概希脫勒所以能稱雄世界，除了他的老婆

能够信守納粹綱紀絕對服從之外，也是既能燒飯，又能唱歌，同時還是真正老牌處女的緣故。這可對？」

「希脫勒還沒結婚——書上有！」

「哦，我說錯了，不過這是比方。」朋友又向我睜了睜眼，裝着嚴正的樣子繼續說下去。「可是節約家，還有一件：結婚的費用可不節約得很呢！」

「結婚要化錢，那還當了得？不錯不錯，我忘記說了：還有一個條件，就是結婚費用要由對方來負擔，這才合算，現在是男女平等了，為什麼一定要男子化錢？」

男女平等？這算盤真打得好！我連一些笑的想頭都沒有了，沉默着不願再開口，只儘着朋友一個和他鬼混。

「倒貼麼？這計劃好極，我將來結婚時候一定要學樣。可是結了婚以後呢？米糧這麼貴，難道給她白吃？這可又失算了。」

「不錯不錯，我又沒說清楚。」他略略頓下，伸手挺了挺眼鏡又抹了抹鼻子，「結婚以後，她當然要生產。我說的生產，除了養子防老傳種接代，還要會賺錢，賺的錢來由我全權支配，那會不合算？我說，在二十世紀之中國，『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實在行不通，沒有才，怎麼能混飯吃？怎麼會唱歌？怎麼會知道絕對服從的大道理？才有才的好處，這些好處都是從書上來的。」

「你打算把老婆關在廚房裏麼？要是萬一她與別人那個了，怎麼辦呢？」

「立刻離婚！並且賠償損失！」節約家忿然地握緊了拳，「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要她服服貼貼，也儘有辦法，可以應用教育原理，先引起動機，然後再決定目的。這是我獨得之秘，你們千萬要記

# 一個小女漢奸

非德

這江南一隅的董村，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大村子。在羣山環繞中的一片原野上，串着一條溪，就在這溪的兩旁疎落地分佈着村落家屋。季候是四月了，山上的樹木和草叢一片深綠，杜鵑花開遍了滿山滿谷，東一簇紅，西一簇紅開雜着；幾天不下雨，溪水是碧青的向灘上岩石瀉去，而生出白的浪花；在那春的陽光下和四周山景相映照，小鳥兒也感到愉悅，滿山滿樹跳着唱着。這兒的老百姓也是愉悅的，使他們愉悅的不僅是爲山水的美麗，而是：「打四年仗了，外邊哪一處不是兵荒馬亂的啊？……只有咱們這裏……。」

這兒的莊稼人是從沒見過鬼子是怎樣一回事。只是有時在軍民大會時，台上所扮演的鬼子兵：「原來是這樣鬼頭鬼腦黑心肝的啊。」然而三年來他們也並不是全沒吃過驚嚇，有幾次鬼子離開這裏只有十幾里路，可是每一次，都是給這兒的駐軍從老遠就把他們打走了。一次這樣，再次這樣，一直許多次都是這樣；人們也就有了信心了。「橫豎這裏就像鐵桶！」三年來他們真是像在鐵的圍牆裏生活着，播種收穫，快樂地迎送着每年的四季。現在春又到了人間，莊稼人又都忙着，大牛、犁耙整天兒在田裏，他們有時也唱着一些新的山歌：「……青天高高……嗚呀嗚……同志哥真正好，放下槍來幫我秧……。」

然而近幾天來情形不對了，白天常有敵機飛來繞圈子，晚上可以聽見山那邊遠遠送來的砲聲，駐

軍照例又是來去的忙，政工人員在村裏跑着，山上各處的工事正由軍民忙着增補；工人，農民，婦女一切民衆團體正忙於開會，在羣衆大會上：「自衛隊嚴密警戒！」「婦女幫助偵察工作防止漢奸！」「準備及掃蕩！」「保護春耕！」狂熱地響着。每個人的情緒都緊張起來了，響應着一切動員的號召。

時間剛是吃過午飯，春天的太陽正在天空發怔，人們正飽倦得打盹，暫時間寂靜也正確像睡去了。忽然那邊西瓜墩徐家宅子有人聲在嘈雜，使那正打盹的小店老闆王老爹驚醒過來，他探頭向台櫃邊外聽聽，聽不出所以然，有幾個女人向徐家那邊奔過去，孩子在後面趕不上叫着。

「喂！四喜子，那邊徐家做什麼吵着？」他問一個門口過身的男子。

「不清楚，——聽說捉到個女漢奸。」

「女漢奸……」王老爹愕然。

「是呵，一個女漢奸，放信號，在屋頂插紅旗子。」另一個過路人接上說。

「這是天雷打的，娘兒們竟做漢奸！聽都沒有聽過，不知是誰家的呵？……放號信！劉二嫂，你想還了得？好在發覺還早，飛機還沒有來。不然該……真是，軍隊這樣好，保護了我們三三四，她害他們？……究竟害軍隊呢？害自己？他媽媽，真該千刀萬剮！」王老爹對隔壁劉二嫂叨念着。

「劉二嫂，有空嗎？……開會去，對面山上大

住。」

我再不能忍耐了，只覺得心頭猛湧着一團熱！朋友也沒有再談下去的勁，於是留着的只是節約家一個滔滔不絕的絮叨的嘮叨。——我又後悔了。

從這一夜以後，他的廢話更多又更可厭。而我們的回答則是沉默；再沉默。甚至於每天計算着距離暑假的日子，每過去一天像從肩上卸去了一些負擔。

春天綠上樹梢了，暖熏熏的氣流撲擊着人。節約家老是茫然地凝視着空闊的雲野出神，有時候關在房裏不知幹些什麼，連晚上也很少來了。我們漸漸感到清靜起來，可是這清靜却頗不習慣。「節約家變了！」我們想，可是測度不出爲什麼變得這麼來快這麼出奇，後來才漸漸知道：他家鄉的未婚妻來了幾封信，竟表示出反抗的意志，表示出要求自由與獨立的人格，表示出不願做奴隸！

過幾天又來了一封信，節約家在接讀之後竟然慟哭了一夜！我們無法知道這封信說着什麼，却暗暗想：也許是最後的決絕吧？是他的幻夢的天國破滅了吧？從此再沒見他未婚妻來過信。

接着便是春假。節約家居然毫不吝惜相當數目的旅費回到家鄉去了，想來總是爲着處理婚事。我和朋友在春假期中過得很愉快，很幸福，簡直像從囚牢裏解放出來一樣，這機緣是稀有的。

春假快結束了，節約家還沒回來。他回來之後，究竟會不會覺醒了他的白日夢？——於是，我又企望着他的重臨。

松樹下婦女會開大會，……這不是審那漢好麼？」  
 「噢！我就來。」一個年輕的媳婦來招呼到二嫂去了。

× × ×  
 溪南岸小山上的大松樹下擁滿了女人——老的少的，也有些看熱鬧的男人爬蹲在樹上，女人們都席地坐着，就在人羣的當中放着一張桌子，立在桌旁邊的是一矮胖胖女人，擺着正像有點生氣的面孔，——主席——她是這兒婦女會的理事董二嫂。娘兒們正在你一句我一句的罵着，主席不斷搖手，阻止她們雜亂的談話，一面囑，一面哄的催那坐長凳上的一個小姑娘：「說啊！旗子那裏來的？」

小姑娘不過十二三歲，身上衣服是油污的，頭髮上生着虱子，黃瘦的面孔上一雙呆滯的眼睛向主席望望，又似乎有點害羞地把鼻管正流出的兩股黃鼻涕用力往裏一縮，跟着又低下頭去。於是旁邊的羣衆又嚷起來了：

「娘賞屁！把董村女人的臉都丟完了！」  
 「本來是一個呆子末，在家整天價叫她婆婆打的。」

「他媽，江北小豬，到江南來出醜！」  
 「徐金寶家裏的眼睛瞎的，把這樣臭貨弄來做媳婦！」羣衆無中心地嚷着。

小姑娘說下去了：「這旗子昨天一個……」  
 「一個什麼人？」羣衆打斷她的話。

「賣洋貨擔子的客人，他經過門口，我心裏想一雙襪子，趁我媽不在家偷量了兩升米要問他換一雙襪子，這人很好呀！他說我這樣苦就送我一雙襪

# 妹妹的出走

張夷天

爸爸賦閒在家已有十六七年了，他自從縣政府裏做事回家後，就不想再出去，就是地方上的某些事業，他也不感興趣。這一半大概是由於已經上了年紀，一半是由於家成業立，兒女成行，樂得坐享清福。

在縣府裏混了幾年而置了五十多畝田，且有了很好的名譽，在祖父手裏已經衰落得不可收拾的一份人家，經爸爸這一飛黃騰達，門楣頓時榮耀起來。這在爸爸是相當可以驕傲的，所以在鄉人稱他福氣高時，他總冷笑着說，沒有當年的苦幹，怎麼會有今日？

爸爸是一個非常愛靜的人物，不大說話，又節儉，布衣素食，除吃點早煙，閒時打打五角倒的小麻將外，沒有別的特殊嗜好，對家庭的管教又嚴，所以我們一家人從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有意外的作為。可是妹妹却是例外的，事情做錯了他也願諒她，因為爸爸只有這麼的一個女兒，聰明伶俐，讀書也好，人又生得漂亮，兩個大哥哥初小未畢業就輟學，妹妹却是高小畢業後還要唸中學。

妹妹在學校裏是一個相當出風頭的人物，每屆學生會中都有她的蹤跡，有一次會爲了什麼事被開除出校，但爸爸仍舊諷諒她，不過只說妹妹不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

抗戰開始後，當局甄拔地方優秀來推行鄉政，因此爸爸便被縣府看中了——年高德重，丁財兩旺之家——便加委他爲鄉長。當然爸爸是不願接受的，可是經過母親的說服，理由是我家兄弟多，做鄉

長總有一點便宜，於是他也就笑着服從了。

鄉公所成立了，一家人便成爲鄉公所裏的大員：哥哥當隊附；二哥當班長；我充鄉立小學的校長兼教員；本來妹妹是要出去當政工隊員的，但是爸爸需要一個親信的事務員，而妹妹也覺得做救國事體不一定要在什麼地方，於是也便決定暫且接任。一家人都高興了，連我家二進五間房子也交了鴻運。頭進幾間便成了閑人莫入的辦公室和會客廳，以及禁閉壯丁的拘留所；大門口還有守門的衛兵，爸爸和哥哥進出還叫「立正敬禮」！

自此以後，真是熱鬧多多了，講壯丁案的紳士，縣區的委員，送禮物的鄉民，還有自動出力來代替哥哥種田的現役壯丁。還有保長，隊兵……事情不算不忙，爸爸整日忙得不能開交。哥哥背了木壳槍在壯丁家裏和一些女人來往，而且還兼做桐油茶葉等生意（？），母親雖然解放出廚房而用了女僕，可是招待客人嘍，接收禮物嘍，也相當吃力。

由於家庭客觀環境的改變，一家人的脾氣與作風也跟着轉變。爸爸和哥哥對人也不復和氣；母親動不動便主張用警察派隊兵；可是妹妹却相反一天天地沉默下去，盡至怠工罷工，因而公所裏的案件漸漸堆積了起來。

星期日，妹妹跑到我的小學裏來，她非常後悔地說先前不應該接收這一職務，她堅決的反對這個環境，並主張要馬上離開，到前線去做一點實際的工作。昨夜她還在母親那邊偷得了一隻戒子作爲出

子，還送我一塊手帕，他不要我米，說給我媽知道打是不好的……，後來他說我這樣苦命要敬敬娘娘才好，他又說明天是觀音娘娘生日，他拿出一支紅旗子說「把這旗子插在屋脊頂上以後就會交好運的」……所以我插了……」他低着頭說了一遍用袖管把鼻涕一擦，又呆着不響。

「蠢東西！這樣你的命就會好的啊？——飛機來了一顆彈，連你自己也炸死了！」

「她家裏大人是死的！平日這些事怎麼都沒有告訴他。」

「噯，噯，我曉得哩，噯，噯……」人們教訓她，她也點點頭。

這場公審經過了兩個鐘頭，事情是完全弄清楚了，大家很明白：像這樣又傻又蠢的一個十二三歲小丫頭決不會有意為敵機放信號的，但是為什麼打三年半鬼子了，他竟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這兒的婦女們不是為抗戰而活躍着嗎？常常開會報告，婦女補習夜校不是辦了嗎？人們有點想不通。然而，假如從她生活上着想，就馬會明白使她愚蠢而毫無常識不是偶然的，她是人家的養媳婦啊！

當最後主席結論：把她送還交給她婆婆，一面向駐軍報告案情，然而這小姑娘最後在她呆滯的眼睛裏滲着眼淚，她哭了，向主席哀求：「奶奶，我……我不能回去，我媽不會憐我的，她……我怕死了！奶奶，你要救……救我……」

「好，好，先把她送給駐軍去再說吧！」

門時的川費，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好鼓勵，也不好阻止。

一年了，在除夕夜吃年酒時，爸爸非常得意地計算着今年的進賬：田又多了十來畝，現銀也增加了不少。母親也笑着說，今年一年沒有買過菜蔬。但是妹妹却睜大了眼說：「吃用別人的汗血，將來連人都要死光！」這真使爸爸氣得發抖，像暴風疾雨一樣的大罵妹妹一頓，但妹妹態度自然非常，而且還常抓住爸爸的漏洞射一枝冷箭，這樣，竟鬧到半夜。

從此，妹妹和爸爸在無形中構成了一條鴻溝，但為了使家庭和睦，順利今後的工作，以及重整家長的尊嚴，爸爸不得不轉換策略。開始與妹妹談判，希望她改正過去的態度，並努力服務於鄉政，爸爸當更優待妹妹。果然，在談判後，妹妹便埋頭等因奉此的工作，我驚異妹妹竟會這樣的容易被軟化，而看不起她。

半個月後，我放學回家，突然不見了妹妹，據守衛說她早上拿着一個書袋出門去了。並說房間裏有封信給我，叫我去拿。於是我馬上到她的房間裏去看信，知道她此次出門是貫徹她以前的主張到前線去，信後附筆並叫我到辦公室的桌上去看看爸爸的生活日記。

這部生活日記是爸爸在中年時候做的，內容不但充實而且非常革命，如改革社會，改善民生，提倡民權以及抵制仇貨等等，每篇的腳跟都有妹妹的大紅字批着，如在改善民生一篇以後批上「必從拷杠」着手，抵制仇貨一篇批上「加緊走私」，並且在最後的一頁上寫得非常嚴厲的警告語。我看完便慌忙的離開辦公室，我怕懼此次定有一場大禍，說不定這禍會連累到我頭上，但是我也欣然，妹妹到底是個堅強不屈的人，前幾日她之所以如此努力辦公，是爲了今日的反攻，和出走前的煙幕彈。

當夜，全家人都發覺了妹妹的不見，都慌急了。在無可奈何中，我只得將衛兵的話轉告大家，並造謠說：「妹妹大概到她的舊同學那裏去了，因為這幾天事務太忙，暫時去休息一兩天，我們可不必擔憂，因為妹妹身邊沒有錢，遠去便要討飯過日子」。果然一家人都信服了，而空氣也緩和了下來。

但是妹妹終於沒有來，從此鄉公所裏沒有了親信的事務員，做呈文等只好爸爸自己動手，後來終於在他自己的生活日記中看到了妹妹對他的攻擊，這次可真使他老人家發火，連兩環八字鬚鬚都氣跳起來，拿起木壳槍要把她找回來槍斃，辭去鄉長去做和尙。可是妹妹仍舊找不着。

一個月了，妹妹果真寫信回家報告自己長征和到達前方的經過，現在是在軍隊中服務，字裏行間充滿了得意之感。爸爸簡直氣得要哭了，因為他根本不相信一個女子可以上前線的，尤其是一個無夫之婦在前綫跟丘八一塊兒生活，定是反常的舉動，不規的行爲。

這個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鄉與親戚之間，好事的人，常在爸爸面前提起這件事來，這真使爸爸哭笑不得，最使他為難的是大舅舅的反問，因為自去年大舅舅女兒逃往前方時，爸爸會罵他「管教不嚴」，因此大舅舅便在我妹妹逃走後，時常來請教爸爸「管教的辦法」。

辭職也無補於事實，做和尙更使剛交鴻運的家庭到霉，於是辭意打消，鄉長仍舊繼續，但為重新粉飾自己的和家庭的尊嚴，爸爸對別人說這是家庭的整頓，這些敗壞門風的子女，她自己不走也得趕她出去。

妹妹經常的在報告工作勝利的捷音，可是爸爸却一天失意一天，因為已失的威嚴已無法恢復了啊！

# 阿金妹的厄運

悵

每天早晨，馬路上靜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行人，只有一二個清道夫在打掃街道，幾家店裏的伙計帶着惺忪的睡眼，懶洋洋地在開店門，這時候阿金妹便與一羣十幾歲大小的檢茶女工，匆匆地在馬路上趕路。她們每人都帶着一隻銅鍋，裏面裝着她們的午飯，只有阿金妹用一隻小小的草包代替銅鍋，天氣冷得使人麻木，北風緊吹着他們凌亂的短髮，他們却不得不加快腳步趕到工廠去，怕過了五點被關在廠門外。

工廠裏對於工人們的待遇分作三等：簡茶男工每月工資大洋一元，午飯由工廠供給他們；女工雖然亦同樣的工資，但沒有午飯，據廠主說女工簡茶速度不及男工，其實這不過是托辭罷了；此外還有檢茶的女工，她們每天的工資是八毛錢。阿金妹只能檢茶，但所賺得的工資，除養活自己外，還要養活一位五十多歲的老母親，這幾天她又病在床上，每天還要去借點錢米給她買藥吃，在米價每担八九十元的福州（去年年底物價），阿金妹每天八毛錢的工資怎能維持生活呢？生活在目前已成了她生命中的大威脅。

阿金妹的臉蛋兒又圓又白嫩，一雙活潑聰明的大眼睛。雖不算頂美，可是却逗人愛，今年她才十六歲，要在有錢人家裏？正是進學校受教育，過着一般小姐的幸福生活的時候，但阿金妹沒這幸運，她爲了生活的壓迫，整天埋頭於工作中，整天愁鬱愁米，所謂幸福快樂青春都沒有她的份。

她們廠裏有一個工頭叫他老趙，這個人又貪色又兇狠，對阿金妹早懷着不良的心事，每天在監工的時候，他總是挨近來調戲阿金妹，不過阿金妹很懂事，總是設法避開他，他後來覺得硬來不行，便想用金錢來勾引，好幾次跟到阿金妹家裏去，塞錢給她，阿金妹都咬起牙來拒絕了，阿金妹想：「我寧肯餓死不幹」。

阿金妹做事很敏捷，四十多個女工中，她揀茶的成績總是勝過別人，加上待人和氣，又很懂事，廠裏的工人沒有一個不跟她要好，那一個有事請她幫忙，她無論怎樣忙都肯答應，後來有人給她取一個別號叫「觀音娘娘」，他們覺得這個別號很適合她的個性，廠裏工人，只要一觀音娘娘在，做起工來就好像特別有生氣。

今早和往常一樣，沒到五點鐘，工人都來齊了，但人叢中却找不到阿金妹的影子，大家心裏都很着急，怕是她起遲了，等關上大門不得進來怎麼辦？平常最關心她的阿三忍不住，他走到住在阿金妹家隔壁的阿銀娣跟前問：

「阿金妹今天怎麼沒來？」  
 「她還用得着來？快做老趙的小啦！」阿銀娣將嘴巴一抿冷冷的說：

「怎麼回事？」阿三急紅了臉，追問。  
 「誰曉得！你去問她自己。」阿銀娣說了就轉過身去，她心裏感到一點報復的痛快，平常阿金妹

總勝過她，今天她可也沒臉見人吧！

「她給老趙弄上手了嗎？」站在旁邊的李根急着問。

「可不是，這幾天她娘病又轉壞了，阿金妹到處找人借錢都借不到，這年頭誰都顧不了誰，缸裏又沒有米了，急得她要去跳河。昨天摸黑邊老趙又嘻皮笑臉的來找她，他知道她要錢用，一下就是廿塊鈔票，紅紅綠綠的怎不叫阿金妹動心呢？何況她娘又病着要錢用……，阿金妹算是毀了……，這年頭還有窮人的路嗎？老趙今年兼做米生意，賺得了一千多塊錢，男人有了錢，那怕比阿金妹更厲害十倍的姑娘也受不住……唉……」和阿銀娣同住的張賢嫂很陰鬱的報告了這不幸的消息。

李根氣得翻白眼，咬牙切齒的說：  
 「老趙真該殺，人家沒米吃，吃貴米，他却發財，拿錢來玩女人！要我做阿金妹就一刀……」他做了一個行斬的手勢。

「也不能儘怪老趙，阿金妹自己早就有了，這種賤坯，哼！我早就瞧不起她，憑着臉蛋長得好，氣勢萬丈，妖形怪狀，現在可沒話說了！要是我寧可餓死跳河也不幹這缺事恥恥的事。」阿銀娣今天特別興奮，好像她非要破壞阿金妹一番不够快心似的。

大家對她的話都沒有好感，但也沒有人來反駁她，只有張賢嫂和幾個婦人們在嘆氣。

這日子怎樣受得了啊。有錢的發財了，還要欺弄人，沒錢的苦了還不够，還要給人糟塌，像國民學校裏的王老師所說的快樂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來呢？「陳大生說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大家都靜默着，沒有人能回答。這一天茶廠裏充滿了怒恨與哀悼，他們的「觀音娘娘」已經打下了塵埃，此後再不會和他們在一起了。

# 縫 洗 隊

葉木

——肅清蟲子！  
——肅清疥癬！  
——肅清破破爛爛！

要使  
我們的隊伍  
在戰鬥中  
更堅強  
更漂亮

我們要做  
清潔突擊運動

用宣傳  
用鼓動  
通過婦女會  
從家園

田莊  
廚房  
井台  
磨坊  
閨房  
學校  
廣大的婦女羣衆  
湧出來了  
縫洗隊  
被組織起來了

縫洗隊

擾攘在  
小鎮和鄉村  
攪亂了小河  
攪亂了市街  
攪亂了  
小脚老太婆和  
拖着辮髮的  
瘦臉的小姑娘

春三月  
好天氣  
蟲子繁殖的好時機  
破的，髒的，爛的  
——軍衣  
馬袴  
軍毯  
軍帽  
乾糧袋  
子彈帶

從各團  
各營  
各連……

拋擲了出來  
堆積在  
婦女會的大廳裏

白蟲在縫洗隊員的手上  
緩慢的爬

白蟲和漢奸  
是戰士的吸血鬼  
消滅敵人  
消滅白蟲  
消滅漢奸  
消滅汪精衛……  
爭取突擊的勝利  
爭取戰士的健康  
縫洗隊  
在用着最大的努力

洋肥皂  
土肥皂  
石鹼  
皂莢  
閃亮的針和剪刀  
藍的線  
白的線  
草綠的線  
許多顏色的線

縫洗隊  
運用突擊的武器  
發揮着最大的火力

老太婆  
戴上  
六十花的眼鏡  
趕緊地  
縫  
同志們光起  
紫黑色的脊梁  
在沙灘上賽跑

於是一件衣裳

洗了，補了  
蟲子捉盡了  
晒乾了  
又不整  
又乾淨  
這一隊成功了  
那一隊也完成了

「縫洗隊」  
（三個血紅的大字  
壁報的號外貼出了）  
縫洗運動結束了

誰使我們的隊伍  
又整齊，又漂亮  
是縫洗隊  
是許多小姑娘和老太婆

一個老太婆得着了首獎  
掌聲要催她說話  
於是她扭動了小脚  
蹬上石凳  
套上了眼鏡

（她的眼鏡  
六十花）

嘻開嘴  
高聲喊：  
「同志！  
嘻嘻……」



# 女生是囚犯？

編輯先生：

開頭先向先生介紹一下，我們是高中學生，因為學校性質和一般的學校似乎不同，所以很少能夠曉得這個世界以外的一切事情。雖然圖書館的書架上陳列着許多雜誌，可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刊物，一直到今天才夠意外的看到一本去年十二月出版的貴刊；這刊物特別引起我們興趣的，就是那上面登載着許多關於本省的婦運問題，我們明瞭環境不允許我們講話，可是悶在中心中很久的話，若能向先生報告一下，使先生知道我們痛苦的情形，或者能把這情形披露給一般在學或在職的姊妹們面前，想到這裏，我們不願一切的冒昧的來寫這封信。

當我們收到廈大女同學「三八」紀念特刊的時候，我們很想回一封信給她們，希望在她們的領導下能替自己打出一條道路來；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勇氣，因為我們到底還是一個受禁錮及約束的學生，爲了想在這裏結束中學的階段。我們承認自己是懦弱無能的人，不敢公然作正當的掙扎。講了很多廢話，現在簡略地把我們處境報告一下：

學校是男女同學的，也許是當局覺得女子是無恥（？）的，要用對囚犯的手段來對付的，所以我們是沒有自由的。不講別的，就拿吃飯與自修兩方面來說：在飯廳裏和男同學一起吃飯，當局覺得男女共餐是「不方便」的，所以要我們搬到另外的一間小飯廳去，可是在這小飯廳裏吃了幾餐，先生又覺得不雅觀，又要我們搬到飯廳裏去，搬動的時候手腳稍慢一點，於是先生們就一批一批的輪流來斥罵！

自修室的門是朝外開的，在自修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從門口走過的男同學，於是學校當局怕我們看見了男同學的影子會不安心（？）讀書，所以把自修室的門鎖了，到散自修的時候才打開來。在學校裏除了極必要的事情要和男同學接談外，平常是不可以隨便談話的。

男同學們可以很自由地到山上遊玩，或是運城看遊藝會。而我們要出門的話，就要跟着女用人或是女先生，要到山上去遊玩的話也要女先生帶領着，而高貴的女先生們又不屑和我們在一起的。

學校當局罵我們的話也是很入耳的，他們常常這樣的罵：「你們這一班東西，不必要和你們客氣，一齊滾蛋都不要緊，免得主席下令來趕。」我們覺得自己也是個人，不是什麼東西，爲什麼要用這些侮辱的字眼來罵我們？真是太豈有此理了！爲什麼學校當局會這樣的對待我們，就是因爲本省當局很看不起女子，可以無故裁掉女職員，禁用女職員，大概將來也可能叫學校不收女學生，學校爲着要迎合政府心理，所以把我們當做囚犯似的禁錮起來。

這小問題本來是不值得討論的，可是爲着要使貴刊先生和讀者們曉得在這女權落後的省份裏，婦女地位是如何低落，所以把我們的苦悶向大家報告一下，最後，我們願望能在抗戰建國期間，在你們的領導勸勉之下，去爭取真正的民族解放與婦女自身的解放！即此謹致勝利的敬禮！

福建省立XXXXX學校學生 潘XX 謹上

# 浙江婦女

(總第二十二期)

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

民國三十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戰時兒童保育會浙江分會  
地址：松陽十三號信箱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地址：江山生關確

## 定價

零售

本外埠一律每册三角

預定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本期合刊每册另售五角)

## 優待長期定期戶

- 介紹十個定戶——贈送本刊四個月一份
- 介紹十五個定戶——贈送本刊半年一份
- 介紹廿個定戶——贈送本刊八個月一份
- 介紹三十個定戶——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 聯合十個定閱——照原價九折
- 聯合十五個定閱——照原價八折七
- 聯合二十個定閱——照原價八折五
- 聯合三十個定閱——照原價八折

# 湖南婦女

三卷六期要目

我國的救濟事業 (指導長蔣夫人對英廣播演詞)

抗戰中婦女們的工作 .....	孫科
女子以下田務農為榮 .....	瑾瑜
兒童錯誤行為的研究 .....	柏萊茵原著張本堅節譯
現代戰爭中的女青年 .....	王伯炎
談談獎勵生育 .....	李素
半年來的「薛夫人湖南婦女書報雜誌閱覽室」 .....	瑞瑤
婦女工作在東安 .....	唐生華
辰谿婦女 .....	君邁
美和藝術 .....	李潤素
南丁格爾女士的故事 .....	楊誠旭
黃昏 .....	莎蕓
家鄉來去 .....	任淵如

# 新贛南報

社長蔣經國

內容.....充實豐富  
言論.....正確精警  
報導.....迅速詳實  
副刊.....新穎活潑

定價每月一元六角  
外埠加郵費二角

新贛南的文化堡壘

社址江西贛縣公園南路

## 戰地文藝叢刊之一

### 怎樣寫作?

每冊實售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 本書目次

「再出發」 .....	夏衍
又回到文藝工作上來 .....	黃藥眠
所謂創作經驗 .....	紺弩
向現實生活的密林突進 .....	黃繩
關於我的寫作 .....	蒲風
寫作經驗談 .....	雷石榆
寫詩難 .....	羅鐵鷹
我怎樣在寫作 .....	蕭蔓若

## 合作前鋒

戰時版第八期要目

全國合作會議 .....	合豐
如何運用合作組織 .....	壽勉
論合作金融制度 .....	陳仲明
合作教育 .....	金步
合作供銷 .....	劉平
現階段的中國合作事業 .....	補拙
現代社會主義與合作 .....	廖家平
工作與學習的配合作 .....	陳翰笙
中國農村 .....	溫濟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	陸合
浙江省合作事業促進會 .....	徐淵
浙江省合作事業 .....	徐淵
合作新村 .....	何敏
合作在孝豐 .....	徐敏
合作社 .....	徐敏
平價 .....	周山
縣合作金庫 .....	周山
從縣合作金庫採用的新式總帳之商討 .....	周山
編行者 .....	周山
定價 .....	周山